大语文

名师导读丛书

根据最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 DE ANNI



原著／[加]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主编／郑小栓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 DE ANNI

大语文

名师导读丛书

根据最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 DE ANNI

原著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主编 / 郑小栓




西南师範大學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郑小栓主编.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015.12 重印)
(名师导读丛书)
ISBN 978-7-5621-6614-6

Ⅰ. ①绿… Ⅱ. ①郑… Ⅲ.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缩写本 Ⅳ.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5161 号

名师导读丛书

绿山墙的安妮

原著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主编 郑小栓

责任编辑：李竹君 熊家艳
封面设计：牧云堂工作室
版式设计：罗智诚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http://www.x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五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80mm×950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26 千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2 次
书 号：ISBN 978-7-5621-6614-6

定 价：21.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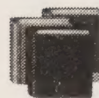
阅读准备



作者对我说

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会使人感到充实，拥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会使人感到喜悦，胸怀大志会使人奋发上进。

尽管我还长着红头发，但仍然是最最幸福的。现在，我的精神已经超越了头发。



名家推荐语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跨越国界与族籍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类幼芽。我们哪个成年人儿时未曾受到这些故事的熏陶与影响？

——浦漫汀

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形象。

——马克·吐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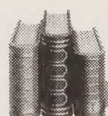
名师推荐语

这是一部最甜蜜的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也是一本能让家长、老师和孩子从中获得感悟的心灵读物。作品以清新流畅、生动幽默的笔触，讲述了自幼失去父母、纯真善良、热爱生活的女主人公安妮在朋友和老师的关爱下战胜生活困难的感人故事。

马修和玛瑞拉兄妹俩在绿山墙过着平淡闲适的生活。内向的马修患有心脏病，为了找一个帮手，他们打算从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却阴差阳错地来了一个满头红发、整天喋喋不休的女孩安妮·雪莉。小安妮天真活泼、热情好动，脑子里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奇特的名字，淘气的小溪，冰天雪地下的欢笑，会说话的玫瑰给她讲有趣的故事，影子和回声是自己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

她的耽于想象和“爱美之心”给自己惹来了接二连三的麻烦。最终在朋友、家人和老师的关爱下，安妮渐渐成长，成为绿山墙里快乐的小主人。

这部让两位英国首相为之着迷的小说，自 1908 年问世以来，已被译成数十种语言，畅销全球。被加、美、英、法等国相继搬上银幕，风靡欧美。



作者介绍

露西自幼喜爱文学，九岁时开始写诗，十五岁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1890 年，露西被送到萨克其万的亚伯特王子城与父亲、继母一起生活。一年后，她又返回了外祖父母身边。

1893 年，露西完成学业后，仅花费一年时间便在夏洛特丹威尔斯亲王大学完成了一个预计需要 2 年才能完成的课程，并获得了教师执照。

1895 到 1896 年间，她在戴尔豪斯大学研习文学，并在学校担任教员。1898 年当她再次回到外祖父母家时，外祖父已经去世。

1901 到 1902 年间，她在哈利法克斯的《先锋报》与《回声报》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的两次热恋双双“夭折”。

1902 年，为了照顾外祖母，露西再度回到卡文迪许。这段时间，开始创作《绿山墙的安妮》。这部处女作在遭遇五次退稿的打击后，终于在 1908 年被美国波士顿的佩奇出版社慧眼相中，一跃成为畅销书。

1911 年 7 月 5 日，外祖母去世不久后，露西与牧师埃文·麦克唐纳结婚，移居安大略省。婚后，他们育有 3 个儿子。

1926 年，露西全家搬到了位于现在安大略荷顿山地区的住所（现为蒙哥马利纪念花园）。

1942 年 4 月 24 日，露西因冠状动脉血栓症病逝多伦多，享年 68 岁。葬于卡文迪许社区公墓。一年后，丈夫埃文·麦克唐纳也长眠于此。

目录

第一章　林德太太的疑惑……1
第二章　阴差阳错……8
第三章　玛瑞拉大吃一惊……20
第四章　玛瑞拉的决定……27
第五章　安妮开始新生活……42
第六章　主日学校印象……62
第七章　别针风波……72
第八章　小学校，大风波……85
第九章　醉酒风波……100
第十章　音乐会后的灾难……124
第十一章　会面牧师夫妇……137
第十二章　危险游戏……152
第十三章　圣诞礼物……161
第十四章　虚荣心引发灾祸……168
第十五章　目标——奎因学院……173
第十六章　人生路漫漫……187

阅读延伸……200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https://archive.org/details/isbn_9787562166146

第一章　林德太太的疑惑[1]

本章导读

一个六月初的下午，平时寡言少语、鲜出家门的马修·卡斯伯特却盛装出行了。这引起了喜欢留意别人事情的林德太太的好奇。她决定去绿山墙农舍向玛瑞拉·卡斯伯特小姐打探一下。她将得到怎样的答复？绿山墙会发生什么呢？

雷切尔·林德的家在安维利大街向下斜伸进山谷的地方，四周长满了梢树和野生花草，一条小溪从树林中蜿蜒奔流，暗藏着许多隐秘的潭水和小瀑布；但当小河流到林德家门前的山谷时，却变得安静而规矩。也许它知道，如果要从雷切尔·林德家门前经过而不适当地注重体面与礼节的话，就无法从林德太太那敏锐的目光下逃脱，此时林德太太正端坐在窗前，犀利的目光监视着外面的世界，从小溪到顽童，无论发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她都要想办法探个究竟，不然就无法安心。

林德太太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厨房窗前，一边时刻注视着那条穿过山谷、蜿蜒攀上远处红色小山的大路，一边飞针走线地缝制棉被，最多的一次竟一口气缝了16床。安维利村的主妇们谈起林德太太都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林德太太又和往常一样坐到窗前。和煦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屋下斜坡上的果园里开着浅粉色的花朵，宛如新娘脸颊上泛起的红晕。伴随着嗡嗡的振翅声，成群结队的蜜蜂围着花丛上下飞舞。托马斯·林德，一个瘦小、温和的男人——安维利的人都称他为“蕾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谷昌后面的小丘上种着晚播的芜青。

名师点评

微小的细节将充满好奇、乐于关注别人事情的林德太太的形象刻画得生动形象。

名师点评

表现了林德太太兼顾家里家外的特殊“本领”，也突出了她的能干。

知识链接

芜菁，大头菜，又称大头芥，根如圆萝卜，盐腌晒干可作咸菜。

① 根据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选编

这会儿，马修·卡斯伯特也一定在绿山墙农舍旁靠近小河的那一大片红色土地上忙着同样的农活吧。前一天傍晚，在威廉·布莱尔的店里，林德太太听见马修回答彼特·莫里森德的问话时曾提到，要在第二天午后种芜菁。

这个通常大家都正忙着的时刻，马修·卡斯伯特却不慌不忙地驾着马车穿过山谷，他还穿着最好的一套衣服——带白色硬领的礼服，肯定是要离村去办事。他赶着栗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看来要走一段很远的路。马修·卡斯伯特要去哪儿？去干什么呢？

如果换了别人这样做的话，林德太太只要巧妙地综合分析一下，便能将真相猜个八九不离十。可是马修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他平日里难得出门，除非有非常紧迫的事要他解决；而且马修性格内向，不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甚至不愿到要与人交谈的场合去。可现在他却穿着白领礼服赶着马车出远门，真是难得一见。林德太太绞尽脑汁，却毫无头绪。一下午的好兴致就这样被搞得一团糟了。

“喝完茶我就到绿山墙农舍走一趟，这件事要弄个水落石出。”这个了不起的主妇最后决定，“这个时节，马修一般不会进城，他从不探亲访友。假如是去城里买芜菁种子，又何必打扮得这样隆重呢？如果是去请大夫，怎么会那么不慌不忙呢？所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可我竟一点儿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呢？不把事情弄清楚，我恐怕一刻也安宁不了！”

于是，下午喝完茶，林德太太便出发了。这里离卡斯伯特兄妹所住的绿山墙农舍并不远，他们那幢掩映在果树园中的大房子离林德家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但因为山路狭长，走起来就显得不那么近了。马修·卡斯伯特和他父亲一样都是腼腆内向的老实人。当年老卡斯伯特创建家园的时候，就选择了这块僻静之地，开垦绿山墙农场。从安维利那些鳞次栉比的街道上，根本望不到绿山墙农舍。林德太太一直认为，住在这种偏远地方，根本算不上是生活。

“住在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好生活。马修和玛瑞拉生活得这样闭塞，难怪他们性格那么古怪，有这么多树也没用，人总不能和树做伴吧！我宁愿对着人也不愿天天看着这些树。我看这两个人已经习惯这样生活了吧，他们自己还觉得挺不错呢！人总是什么都能适应！”

正想着，林德太太已经从小路跨进了绿山墙农舍的后院。院子里一边栽着高大的柳树，另一边是笔直的白杨，地上干净得看不到一块碎石或者一根散落的树枝。林德太太暗自点头，觉得玛瑞拉和自己一样，收拾家务也很勤快仔细。

名师点评

对景物的描写，突出了绿山墙的寂静、清幽，为后文做铺垫。

她用力敲了敲厨房门，得到准许后便走了进去。绿山墙农舍的厨房异常整洁，简直就像好久不用的客厅。房间的东、西两面都有窗户，透过西面的窗户可以看到后院的景色，一抹阳光温暖地照进来。东面的窗户被错综纠结的葡萄藤染成了绿色，窗外的果树园里樱桃树正盛开着白色的花朵，小溪边生长的白桦树在风中摇曳生姿。玛瑞拉喜欢坐在东面的窗前以避开光线的直射，对她而言，在这个应该被严肃对待的世界里，阳光总显得有些轻佻和不负责任。今天，她照例坐在窗前，手里织着东西，身后的桌子上已摆好了晚餐的餐具。

名师点评

玛瑞拉是一位古板、严肃的人，她认为曝晒在阳光下显得不庄重，所以她喜欢坐在避开光线直射的地方。

林德太太刚刚关好身后的房门，就立刻将桌子上的每一件东西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桌上摆放着三个盘子，看来玛瑞拉是在等马修带回来什么人。可盘子里盛的都是些平常食物——酸苹果酱和一些蛋糕，看来她等待的客人也不会是什么特别的人物。

名师点评

这一细节描写，写出了林德太太善于观察的性格。也写出了她急于了解事情真相的迫切心情。

“晚上好，雷切尔。”玛瑞拉快活地打着招呼，“今天天气真不错！家里人都好吗？”玛瑞拉和雷切尔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反而比较容易相处，两个人之间一直保持一种近似友情的关系。

玛瑞拉又瘦又高，棱角分明，缺乏女性的曲线美。她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在脑后盘成一个结实的发髻，用两只发卡别起来。她的样子显得缺乏阅历、刻板而又僵硬，事实上她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幸亏嘴边几分略带幽默的神情做了些许补救。

“我们都很好。不过，我看到马修出远门，还担心是你身体不舒服呢，我以为他是去请医生了。”

玛瑞拉的嘴角会心地抽动了一下，她早已猜到林德太太会来。

“啊，不，我身体一直很好，只是昨天有点头痛。马修是去布莱特河了。我们决定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里领养一个男孩，他乘坐的火车今晚就到。”

即使林德太太听说马修去接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也不会让她像听到这个消息那样吃惊。她怔在那里，整整五秒钟。

名师点评 在林德太太一贯的印象里，卡斯伯特一家住在这么僻静的地方，就是为了远离人群，尽量不与人来往，现在却要领养一个男孩，这让她震惊。

“你是和我开玩笑吗？”林德太太刚缓过神来，就急急忙忙地追问。

“当然不是。”玛瑞拉回答。

林德太太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脑海里不断涌现出带上了惊叹号的语句。一个男孩！居然是玛瑞拉和马修首先要领养一个男孩！从孤儿院领养！这世界真是完全颠倒了！她今后不会对任何事感到吃惊了！再也不会了！

“你们怎么会想到这样做呢？”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做出这样大的决定，林德太太当然不会支持。

“哦，我们考虑这件事已经很长时间了。圣诞节前几天，亚历山大·斯潘塞的妻子来我们家做客，说春天她打算到霍普敦的孤儿院去领养一个女孩。打那以后，我和马修经常商量想领养一个男孩。马修已经上了年纪，以前那种精神头早就没了，心脏也不太好。你也知道，如今想雇人帮忙有多么不容易，除了那些毛手毛脚的法国小男孩，什么人也请不动，而那些雇来的小毛孩子，一旦学到点儿本事，就不安心干活了。所以我们想，等斯潘塞太太去领养女孩时，就托她帮我们物色一个十岁左右、聪明可靠的男孩，年龄不那么正好也行，只要能马上帮着干些活，以

后再慢慢调教。我们打算好好培养他，并送他上学。上星期我们听说她去了，就让罗伯特·斯潘塞住在卡莫迪的家人捎信给她，今天邮差送来了她的电报，说他们坐今天下午五点半的火车到。所以，马修去布莱特河接那个男孩了，斯潘塞太太把孩子留在车站，自己继续乘火车去白沙车站。”

雷切尔·林德一向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感到满意。现在好不容易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她便开始侃侃而谈：“玛瑞拉，老实说，我认为这件事太危险了。你要把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领到家里，他的性格怎么样，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你们都一无所知！上星期报纸上还登了一条消息，说小岛西边的一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可那孩子却在半夜放火烧了房子——而且是故意的！夫妇俩差点儿都被烧死在床上。我还知道一件事，一个被领养的孩子有喝生鸡蛋的毛病，怎么也改不掉。如果你们征求我对这件事的意见——虽然你们没和我商量——我会说这种事想都不要想！”

名师点评 在林德太太所知晓的一些事情里充满着领养者与被领养者之间的矛盾。所以，对于卡斯伯特一家要去领养这件事，她觉得很危险。

“雷切尔，我承认你的话很有道理，我也曾经顾虑过，但我看得出来，马修是死了心要领养一个孩子，所以我也就让步了。马修很少固执己见，所以他一旦坚持，我就觉得自己有义务做些让步。什么事是不冒风险的呢？连自己亲生的孩子也还有风险呢！孩子教育不好长大了也会出问题。而且新斯科舍离我们很近，孩子不会和我们有太大差别的。”

“好吧，但愿这事儿能有个圆满的结局。谁知道他会不会把绿山墙农舍烧个精光呢？说不定还会往井里下毒药呢！听说在新布伦瑞克就有过这样的事情，一个被收养的孤儿院的孩子往井里下了毒，全家都痛苦地死掉了，不过这件事好像是个女孩干的。”

名师点评

看来玛瑞拉对女孩子也存有一些偏见，而且领养女孩子不能帮到家里多少忙。所以，他们的领养计划里根本没有女孩这一选项。但事实却不朝她所想的方向发展。

“我家可不是领养女孩子呀！”玛瑞拉说，似乎投毒是女孩子的特有行为，对男孩子则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等事，“我们从没想过要领养女孩儿。我不明白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是怎么打算的，她那个人，一旦心血来潮，就算收养整个孤儿院她也干得出来。”

林德太太原本打算一直等到马修把收养的孤儿带回来以后再回家，可是一想还得等上足足两小时，就决定先到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个新闻。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轰动的，而引起大家的激动心情正是林德太太最热衷的事情。于是林德太太起身告辞了，玛瑞拉这才稍稍地松了口气。她感到在林德太太反对的论调下，她对这件事的疑惧正在渐渐复苏。

“这里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真让人难以置信！”林德太太一踏上小路便不由得脱口而出，“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真替那个可怜的孩子感到惋惜。马修和玛瑞拉对养育孩子一窍不通。不管怎样，绿山墙农舍马上就会有一个小孩子了，真不可思议！虽然我不能帮那个孩子做什么事，但我还是会替他担心哪！”

名师点拨

本章对出场人物的性格有所描绘，使读者对他们有了初步印象：热衷挖掘秘密的林德太太；腼腆内向的马修；古板严肃的玛瑞拉。此外，对绿山墙景物的描写为后文做了铺垫。

词语积累

敬畏　和煦　红晕　绞尽脑汁　掩映　腼腆　鳞次栉比



精彩瞬间

◎此时林德太太正端坐在窗前，犀利的目光监视着外面的世界，从小溪到顽童，无论发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她都要想办法探个究竟，不然就无法安心。

◎和煦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屋下斜坡上的果园里开着浅粉色的花朵，宛如新娘脸颊上泛起的红晕。

思考交流

1. 本章人物描写主要采用了 ______ 描写。

2. 林德太太竭力劝说马瑞拉放弃收养计划，她的说法是否耸人听闻？

第二章 阴差阳错

本章导读

盛装的马修，兴高采烈地来到车站准备迎接他领养的男孩，但却碰到了奇怪的事情。而玛瑞拉在得知这一爆炸性消息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马修·卡斯伯特和栗色母马优雅地走在通往布莱特河的路上。这条路大概有八英里长，两旁整齐地排列着一些农庄，途中不时会穿过几片美丽的枞树林，杏树从一道道山谷中伸出它们那蒙着薄雾的花枝，空气中弥漫着苹果园和草地的芳香。起伏平缓的原野与紫色的夜幕在远方交织在一起，此时“小鸟儿纵情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夏日时光”。

名师点评

这一路的和谐、靓丽的风景正是对马修充满期待的愉悦心情的注解。

马修按照自己的方式赶着马车，一路上自得其乐，除了偶尔碰到妇女时需要鼓起勇气向她们点个头——在爱德华王子岛，人们在路上遇到都会相互致意，不管认识与否。

马修惧怕所有女人，只有玛瑞拉和林德太太除外，他总会局促不安地认为她们会在私下笑话自己。他这么想并非毫无根据，马修长相古怪，身材粗大，长长的灰发垂在佝偻的肩头，而那一大把软软的褐色胡子是他从20岁就开始留的，实际上，他20岁和60岁的相貌都差不多，只是年轻时没这么多灰白的颜色罢了。

来到布莱特河车站，马修把马拴在小旅馆的院子里，直接走向火车站的站房。长长的月台上空无人影，只是站台尽头的一堆木板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小姑娘。马修望了她一眼，确认不是男孩儿后，就侧着身子从她身边快速走

了过去。如果马修用心，就会注意到那孩子充满了紧张与期待的表情和姿态。除了全神贯注地等待，那个孩子似乎无事可做。

马修遇见了火车站站长，他忙走上去打听五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了。

“五点半的火车半小时前就开走了。不过，好像留了个乘客给你——一个小姑娘，就在那边木板堆上坐着。我请她去妇女专用候车室，她很严肃地告诉我她喜欢待在外边，还说什么‘外面有比较开阔的天地，留给我幻想的空间’。真是个古怪的孩子呀！”

名师点评
通过站长的生动口吻，从侧面刻画出这个小姑娘古怪的性格特征，她会是谁呢？

“我可不是来接一个女孩子的，我来接的是一个男孩子，他应该在这儿与我碰面，斯潘塞太太把他从新斯科舍带来交给我。”

火车站站长吹了一声口哨：“斯潘塞太太领着那个小女孩下火车，并托我照看，说是你们兄妹托她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过一会儿会有人来接，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可没把别的孤儿藏在这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马修顿时束手无策了。

“不如去问一下那个孩子。我想她会把事情说清楚的，因为她好像特别能说。”

说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的站长便自顾自地离开了。可怜的马修不得不走到一个陌生女孩儿的面前，去询问一下她为什么不是男孩儿。这对马修来说，简直比虎口拔牙还难哪！

那女孩儿自从马修从身边经过就一直看着他，目光从没离开过。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这是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儿，上身穿着又脏又难看且过于短小的浅黄色灰绒布罩衫，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褪了色的褐色水兵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红发，两根小辫子从帽子下伸出来，瘦小而苍白的脸

名师点评
在普通人的眼里，这个女孩丑陋得让人难以接受。即将领养她的马修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上长着好些雀斑，大眼睛大嘴巴，眼睛在处于某些神情和情绪时看起来是绿色的，在其他情况下则是灰色的。

这只不过是用普通人的眼光看，如果是目光更敏锐的人来观察，便能发现，这个女孩儿长着尖尖的下巴，棱角分明，两只大眼睛充满了朝气与活力，嘴唇线条优美，长得可爱逗人，藏着丰富的表情，前额宽阔——总之，这位有眼力的观察者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身上蕴含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名师点评

在不同的人看来，小女孩的气质迥然各异。

那女孩见马修朝自己走过来，便用一只瘦瘦的小手拎起一个破旧的旧式提包站了起来，另一只手则伸向了马修。

名师点评

初次见面，小女孩就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可以看出她的健谈。从这一系列话语中可以看出她坚强、乐观的性格。

“你就是绿山墙农舍的马修·卡斯伯特吧？”那孩子用异常清澈可爱的声音说，“很高兴见到你，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刚才我还想，如果你今晚不来的话，我就到对面铁道拐角，爬到那棵大樱花树上一直等到天亮，一点儿也不用害怕。隐藏在盛开的樱花中，沐浴在月光下睡觉，不是很浪漫吗？就如同睡在用大理石砌成的客厅里一样。”

马修笨拙地握着女孩儿干瘦的小手，暗自决定了下一步怎么办。他不能对这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女孩儿说事情出了差错，也不能把她扔在这儿，所有问题都不妨拖到平安返回绿山墙农场再说。

“对不起，我来晚了。”马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来吧，马车就停在那边的院子，让我替你拎着提包吧。”

“啊，我拎得动。”女孩儿很爽快地说，“提包不重，虽说我的全部财产都在里面，但确实不重。而且稍不小心，提手就会拽掉的。尽管在樱花树上过夜想必会很浪漫，但你来了真是太好了！坐马车要走很远的路吧？斯潘塞太太说有八英里。我可喜欢坐马车了，真是太高兴了！今后我和先生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真幸福啊！我还从没有过像样的家庭生活呢！孤儿院太可恨了，虽然我只在那

儿待了四个月，可是已经烦透了。先生你没去过孤儿院吧？所以我想你是不会明白的。总之，那里是想象不到的糟糕。斯潘塞太太对我说这样乱说话可不是好孩子，但我却不以为然。那儿的人都是好人，可孤儿院那种地方似乎没有让人幻想的余地。关于别的孤儿的身世，我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幻想。幻想这东西挺有趣的，我曾幻想同桌的孩子实际上是个伯爵家的阔小姐，在她还是婴儿时就和奶妈朝夕相伴，而奶妈在告诉她身世的真相前就死了什么的……我夜里总也睡不着，脑子里幻想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不过，到了白天可就没有闲工夫幻想了。也许因为这个，我才这么瘦吧。所以我总是想象自己胖乎乎的，一笑脸上就能有两个酒窝。”

说到这儿，马修的小伙伴停住了，因为她喘不上气来了，而且他们已经来到了马车旁边。马车上路后，直到一段陡急的下坡路为止，那女孩始终没说一句话。道路是深深翻起的松软的泥土，两侧的土堤有些地方比人头还高出几英尺，土堤上栽着一排排盛开的野樱桃树和修长挺拔的白桦树。野杏树的一根树枝擦着马车的车身，女孩伸出小手“叭”地把它折了下来。

名师点评

一口气说了这么长一串话，对于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确实是个“奇迹”，甚至导致她气都喘不过来了。

“你不觉得很美吗？看着这片把道路都装扮得雪白的树，你联想到了什么？”

“啊，我不知道。”

“哎呀，不就是个新娘子吗——一个身穿白色婚纱、头披美丽彩霞般面纱的新娘子。虽然我从没见过新娘子，但能想象出是什么样。不过，我想我这辈子是当不上新娘了。我长得很难看吧？可我还是会想象将来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穿上婚纱，那不是最幸福的事吗！我最喜欢漂亮衣服了，哪怕仅仅体验一下也行呀！今天早晨我离开孤儿院时，穿得破破烂烂，可难看了，连件混纺衣服也没有，真

名师点评

面对这么一个健谈的小女孩，本来就腼腆的马修，更显得局促而且有些言语障碍，回答问题都只能用简短的几个字来搪塞。

思考交流

这简短的两句话可以看出小女孩的另一个性格特征，是什么呢？

让人害羞。孤儿院的孩子都不穿这个，这是用去年冬天霍普敦商店向孤儿院捐献的300码布料做的。虽然有人说这是商店卖不出去剩下的，但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善良的。你不觉得吗？坐火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有些可怜，但我却满不在乎，自顾自地进入了幻想世界。幻想中我漂亮极了，穿着淡蓝色的丝绸裙子，头戴用鲜花、羽毛装饰的大帽子，手戴金表和用山羊羔皮制作的手套。一想到这些，我就来了精神，一直到岛上，我都很愉快。即便坐船的时候我也感到很舒服。斯潘塞太太总是晕船，我对她说，我连晕船的工夫都没有。不过如果她不晕船的话，我能来回上下地跑跑该有多好啊，把船的里外全都看个遍，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啊！看，到处都是盛开的樱花，真是个花的世界呀！我打心里喜欢这个岛，能在这里生活多棒啊！以前就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也曾幻想过在这里生活，但没想到真的变成现实了，我真是太幸福了！但是，道路为什么是红色的呢，我真搞不明白！在夏洛特丹坐火车时，看到窗外红色的路，我就问过斯潘塞太太，但她也不清楚。而且她还求我别再问了，说我已经问她一千个问题了。可不提问就什么也不知道呀，对吧？这道路到底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

“嗨，就不能了解一下吗？这世界上需要了解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觉得这很愉快吗？在一个有趣的世界里生活多让人高兴啊！如果什么都知道了就没有幻想的余地了。啊，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总是因为这个挨骂，难道只有把嘴闭严才好吗？如果你不希望我这么唠叨，我就住嘴。虽然这很难受，但如果你感到厌烦的话，我就不说了。”

连马修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他觉得这个小姑娘唠唠叨叨的听起来挺有意思。他实在没想到自己会愿意和一个

小姑娘待在一起。在他遇到的所有女人中，没一个是好对付的，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更是讨厌，她们总是斜着眼看马修，鬼鬼祟祟地从他身边溜过，好像她们胆敢在他身边说一句话，就会被吃了似的。马修对此深恶痛绝。然而身边这个满脸雀斑的小女孩却全然不同，尽管他感到自己迟钝的思维很难跟上她那活跃的思路，但是听她唠叨却有种说不出的愉悦。于是他像往常一样腼腆地说：

名师点评

这一段心理描写可以看作对马修往常生活的一段插叙，在他遇到的女孩子中没有一个能使他有好感的，因为她们都对他有所“戒备”。然而旁边这个小女孩却表现得如此友好而容易亲近。

“你喜欢就说吧，我不会介意的。”

“噢，太好了！我想说的时候就能随便说，太棒了！我觉得我们能相处得很不错。因为唠叨我挨过不少训斥，我早已经烦了。而且我一说长语句，大家就笑，可要说明重要的事情，不用长语句不行啊，你说是吧？”

“对，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

“斯潘塞太太总说我的舌头是不是老在中间悬着，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你瞧，它不是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待着吗？先生的家叫作绿山墙农舍吧？听说府上四周有树林环抱，那该多好呀，我可喜欢树了。可惜孤儿院里一棵树都没有，只是在正门前的白围墙下，孤零零地长着两三棵小木棒似的小树，让人觉得又孤单又凄凉的。一看到这情景，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所以，我向往着能在像府上那样一种环境里生活：到处都是树木，树根上长着苔藓和蘑菇，附近还有小河流过，枝头上，小鸟们在欢快地歌着唱。可事实却不是这样，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啊！可话说回来，今天早晨，当我告别孤儿院的时候，还是有点儿舍不得。噢，我忘了问斯潘塞太太了，绿山墙农舍旁边有小河吗？”

“有哇，在房子的南边。”

“太棒了！我的梦想真的变成现实了！这种事太少见了，是吧？现在的一切太完美、太幸福了！不过，我怎么也不会有完美、幸福的心情的。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名师点评

小女孩孤儿的身份和她的常人看来丑陋的外表和健谈、活泼、善于想象的特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并且还因为话多经常被训斥，所以她有这样的慨叹。

女孩儿把一根光滑的长辫子拽过肩头，伸到马修眼前。马修向来不会分辨女人头发的颜色，但这次他没费什么劲就看出来了。

“是红色的吧？”

女孩把发辫甩回肩后，长叹了一口气，这声叹息似乎久藏心底，吐出了长年累月的一切哀伤。

“不错，是红色的。”她顺从地说，“就为这个，我就不会有完美幸福的心情，你明白了吧？什么雀斑、绿眼睛、干瘦啦，只要我一幻想起来，就会全忘在脑后。我能幻想我的皮肤如蔷薇般美丽，我的眼睛像天上闪烁的蓝紫色星星，我也常对自己说，‘我的头发黑亮美丽得如同湿润的乌鸦羽毛’，可心里却知道它是红色的。唉！我曾在一本小说上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女人如何把人生中的悲哀埋藏在心里……但她可不是红头发，而是金发，从石膏一样的前额上波浪般垂下来。我怎么也琢磨不明白，石膏一样的前额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哦，我不知道。”

“那一定很美！大概是那种很庄严、很神圣的美吧！面对这种美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你想过吗？”

“没……没想过。”马修坦率地回答道。

“我总是在想，庄严神圣的美、令人难以相信的聪明伶俐以及像天使一般的好孩子，它们相比，哪个更好呢？”

“这个……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是呀，是很难确定吧？不过归根到底，其实怎样都没关系。因为都是不存在的，人不能一点毛病也没有，斯潘塞太太常这么说。啊！卡斯伯特先生，你瞧！你瞧！”突然，那孩子兴奋起来，差点从马车上掉下来，而马修并没有发现什么令人吃惊的事，只不过是马车在路上转了个弯，走进了“林荫道”而已。

被新布里奇的居民称为“林荫道”的，是一条长不过四五百码的大街。道路两旁，排列着漂亮的苹果树。枝繁叶茂的树形成一个漂亮的拱门，头顶上一片雪白的花宛如馥郁芬芳的帐篷。枝头下，紫色的黄昏不知不觉地来临。远处，地平线上的天空仿佛一幅美妙的图画，晚霞如大教堂的蔷薇窗户一样富有诗意。

女孩子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好像不会说话了似的，倚靠在马车上，两只瘦削的小手紧握在胸前，扬起欣喜若狂的小脸，出神地欣赏着头上那团白色的光辉。

马车走出林荫道，驶下了通往新布里奇的缓坡。那个孩子依然纹丝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两眼紧紧凝视着西方天际的晚霞，以这个令人心荡神驰的天空为背景，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幕又一幕美丽的幻想。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走过三英里路程。

名师点评

热爱大自然的小女孩，陶醉于刚才“林荫道”的美，此时的无声，正是对秀丽的景色的最好诠释。

“你是不是累了？好久没吃东西了吧？”马修终于大胆地问道，他只能这样理解她长时间的沉默不语，“我们还有一英里就到了。”

女孩儿深深地叹了口气，终于回到现实的世界里。她用一种恍惚的目光盯着马修，就好像她的灵魂曾经被星星引领着，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啊，卡斯伯特先生，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那个白色的世界，叫什么名字呀？”

“那儿叫‘林荫道’。”马修沉思了几秒，又补充说，“那儿是个漂亮的地方。”

“漂亮？仅仅说漂亮可不能恰当地形容它，不能把意思尽情地表达出来。啊，总之是——美极了。这样的仙境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它让我终于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女孩把手放到胸前说道，“现在，我这儿非常痛苦，可那是种快乐的痛苦，你有过这样的痛苦吗？”

“从来也没有过。”

“我就经常感到痛苦，一看到非常美丽的东西就这样。不过，那么美的地方，怎么能只起个‘林荫道’这样的名字呢？对啦！叫它‘白色的欢乐之路’怎样？是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漂亮名字？我要是对什么地方或人的名字不满意，总要自己再另外想出个名字来。所以虽然别人把那地方叫作‘林荫道’，但我偏要叫它‘白色的欢乐之路’。离家真的只有一英里了吗？我心里很高兴可又有点伤感。伤感是因为坐马车是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事情一完，我总是要伤感一番的，恐怕再没有这样的好事了吧？根据我的经验，不开心的时间似乎总是多一些。可一想要到家了，心里又不由得高兴起来。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没有过真正的家呢。”

名师点评

容易伤感的小女孩正是因为开心的事情不多，所以遇有开心的事情，她总是那么不舍，于是在开心之后留下一连串的惆怅。

马车翻过丘岗，往下看是个池塘，细长、弯曲，像条小河，一座桥横跨在池塘中央，池塘尽头是一条琥珀色的带状沙丘，将池塘与下面深蓝色的海湾隔开。桥与沙丘之间的水面上，红、橙、黄、绿、青、蓝、紫以及各种叫不出名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变化多端，绚烂多彩，简直就是个色彩的海洋，让人找不到适当的词来形容它。水池边的岸上长满了枞树、枫树和李子树，倒映在池水中的树影，黑黑的，犹如幽灵一般。从水池上方的沼泽地里，不时传来阵阵青蛙们的合唱声，对面斜坡上，苹果园旁的林木中，掩映着一幢灰色的房子，尽管天色还有一抹微亮，但窗边早已点起了一盏灯。

名师点评

新奇的比喻。优美的景致，令人如临其境。

“那就是‘巴里的池塘’。”马修指着说道。

“啊，是吗？这个名字可不怎么招人喜爱呀。嗯……就叫它‘碧波湖’吧，怎么样？这样就恰当了。你知道吗？一旦想出个相称的名字，我就激动得不行，你也有这种体验吗？”

马修认真地考虑了一番才回答：

“嗯，看到从黄瓜地里挖出来令人恶心的白色幼虫之类的，我也很激动，我很讨厌它们的样子。”

“啊，那可不是相同意义的激动，你认为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白色幼虫与‘碧波湖’之间没多大联系呀！为什么要叫它‘巴里的池塘’呢？”

“因为那里住着巴里一家呗。他们住的地方叫作果园坡，要不是果园坡后面那一大片树丛，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绿山墙农舍了。等过了桥，拐过街道，大概还有半英里就到了。”

“巴里家有没有小女孩，也不是太小，年龄和我差不多的？”

“有一个 11 岁左右的小姑娘，叫黛安娜。”

“是吗？多好听的名字呀！”

“嗯，我说不准。可我还是觉得像简、玛丽这些普通一点的名字实用。听说黛安娜出生时，正赶上学校的老师在她家住宿，家里人就请老师给起名儿，于是得了黛安娜这么个名字。”

“我出生时要是也有那位老师在场就好了。啊，要上桥了，我得闭会儿眼睛。我总害怕过桥，常常幻想一旦到了桥中间，桥就会像袖珍小刀似的折成两半，把我压扁喽，所以就赶紧闭上眼睛。可是，估摸着到了中间时，我又会不自觉地睁开眼睛了。我倒想看看，如果桥真的折成两半的话，那一瞬间到底是有多么可怕。啊，桥发出了‘咕隆咕隆’的声音！我喜欢这种动听的声音，这个世界美妙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对吧？啊，对了！让我再回头看一眼。晚安，可爱的碧波湖！对于你喜爱的东西，假如像对人一样对它说声“晚安”，它就会感到很开心的，水池也一定冲着我笑呢！”

翻过了丘岗，拐了一个弯，马修指着前方说：

“到家了，那就是绿山墙农舍……”

“啊，请别说了！”女孩神情激动地打断了马修，两手紧紧抓住他伸出的胳膊，闭上了眼睛，“让我猜猜，肯定能猜对。”说着那孩子睁开了眼睛，环视着四周。这时，马车正好走在丘岗的脊背处，太阳已经下山了，在柔和的残光中，以下景象依稀展现在小女孩眼前：金盏花般的天空下，耸立着教堂高高的尖塔，下面是一块小小的谷地，对面是个广阔而平缓的斜坡，斜坡

名师点评

这座远离街道的房子，不为人们所看重，却引得小女孩关注。看来，她和卡斯伯特家的境界追求是相通的，这个小女孩注定是他们该领养的。

上是整洁干净的农场。那孩子的目光从一座扫向另一座，最后，她热切渴望的目光停在了最左边远离街道的一处房子上，那房子四周环抱着黑乎乎的树林，在茂盛的树丛中，微微发白的房子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房屋上空晴朗的西南天际中，闪烁着一颗亮晶晶的大星星，好像希望与引路明灯一样散发着光辉。

“就是那儿吧？”那女孩指着问道。

马修高兴地甩了一下缰绳：

“嗨，你猜对了！肯定是斯潘塞太太告诉你了吧，所以你猜得这么准。”

“哪呀，没有。她也不过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部分，主要是靠我的感觉。一看见那房子，我就觉得像自己的家。你瞧我的胳膊，这几个瘀血印，我已经掐了它好几次了。我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这种念头一上来，我就掐它几下，可掐完后又会后悔，怕把好梦惊醒了。这回可是实实在在的真的了，马上就要到家了。”说完，女孩又陷入了沉思。

这回轮到马修不安了。他感到有点欣慰的是，玛瑞拉可以替他来告诉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她所热烈期待的家根本不会接纳她。马车经过林德家前的山谷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但坐在窗前的林德太太还是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当他们来到屋子前，一想到就要弄清真相时，马修就感到自己难以理解地畏缩起来，因为不忍心看到这孩子变得灰心丧气。一旦真相大白，那孩子眼中闪动的光芒就会被扑灭。不知为什么，他产生了一种像要去帮助扼杀什么——比如他在不得不宰杀小羊或任何其他无辜生灵时产生的罪恶感。

他们走进院子里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周围的白杨树叶发出了轻柔的“沙沙”声。“啊！树在说梦话呢，你听。”

马修把女孩从车上抱下来时，她悄声说道，“一定是个很美的梦吧！”然后，她便提起那个装有“全部财产”的提包，跟着马修走进了房子。

名师点拨

小说的主角崭露头角，这是个健谈的、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对自然充满爱的小女孩。但等待她的却是个难过的事实——卡斯伯特家想要领养的是一个男孩。

本章运用了大量语言和心理描写，将女主角善于交谈和幻想的特点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词语积累

佝偻　清澈　笨拙　束手无策　鬼鬼祟祟　唠叨　深恶痛绝

精彩瞬间

◎如果马修用心，就会注意到那孩子充满了紧张与期待的表情和姿态。除了全神贯注地等待，那个孩子似乎无事可做。

◎女孩把发辫甩回肩后，长叹了一口气，这声叹息似乎久藏心底，吐出了长年累月的一切哀伤。

思考交流

马修没有撂下这个小女孩不管，由此可看出马修是个怎样的人？

第三章　玛瑞拉大吃一惊

本章导读

满怀期待的安妮来到绿山墙，却得知她的到来是一个误会，玛瑞拉并不乐意收留她。事情会怎样发展，安妮的命运会不会有转机呢？

马修一推开门，玛瑞拉便赶紧迎了上来。可是，当她看见一个穿着过于短小、破旧，梳着红头发的长辫子，打扮奇怪的女孩，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站在她面前时，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哥，这到底是谁呀？男孩子呢？”

“没有男孩子，只有这个孩子。”

“没有男孩？不是和斯潘塞夫人说好了要领个男孩来吗？还托人捎过口信呢。”

“反正没有男孩，夫人领来的只是这孩子，我还特意向站长询问过呢，结果，只好把她领了回来。”

“那可太糟糕了！”

那孩子一边交替看着二人，一边默默听着，刚才的满面欢喜劲儿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是，她随手将提包扔到地上。紧攥着小手，向前猛地跨出一步，大声喊叫起来。

“你们不要我是吧？就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就不要我对吧？我早就有不祥的预感了。真心想收留我的人到现在还一个也没有哇，我把一切都想得太美好了，但总是不能持久。你们要是不要我，那我该怎么办呀？”那孩子一下坐到身边的椅子上，一头扑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

马修和玛瑞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样收场才

名师点评

耽于幻想的安妮，总有些奇特的想象，在她的灵魂世界里，一切都那么美好，但每当她清醒过来，面对周遭，面对不被人接纳的现实，她又变得悲观失望了。

好。没办法，最后，还是玛瑞拉充当了一次老好人。

“行了，别哭了，好吗？”

“不，我偏要哭！”

那孩子一抬起头，满脸是哭过的泪痕，嘴唇还颤抖着。

“斯潘塞大婶看我是个孤儿，想为我找个家，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孤儿院的人听说就因为我不是男孩而被退回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呀！连斯潘塞大婶知道了也会难受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悲剧了！”

玛瑞拉脸上露出了微笑，那微笑极不自然，好像长期不出现，锈住了一般。但不管怎样，刚才严峻的表情开始变得温和起来。

“别哭了，今晚不让你走还不行吗？等把事情弄清楚再说。你叫什么名字？”

那孩子一瞬间犹豫了一下。“能不能叫我科迪莉娅？”那女孩挺着胸说道。

“科迪莉娅？这就是你的名字？”

“嗯，不，不是我的名字。但您要是这么叫的话，我会高兴的。多优雅的名字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科迪莉娅不是真名，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

“安妮·雪莉。”

那女孩低着头，不太情愿地说：“求您了，就叫我科迪莉娅吧，反正是暂时叫，怎么都没关系。是吧？安妮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罗曼蒂克。”

名师点评 因为觉得“安妮”这个名字不够罗曼蒂克而给自己取名“科迪莉娅”，这也是安妮想象力的产物。

“罗曼蒂克的名字听了会让人吃惊的！”玛瑞拉毫不留情地驳斥道，“安妮这个名字，听起来纯朴、诚实，是正正经经的名字，对不对？没什么可羞耻的。”

“哎呀，我并不是感到羞耻，只是喜欢科迪莉娅这个名字。”安妮进一步解释道，“我总认为我叫科迪莉娅，

知识链接

安妮的英文拼写“Ann”来自法语中的女性名“Anne”。它的变体还有Anna（安娜），最初起源于希伯来语中的Hannah（汉娜）。该名字的各种变体被西方国家广泛使用，Saint Anne（圣安妮）是传统上圣母玛利亚的名字，这也是它在基督徒中广受欢迎的原因。

最近也这么一直叫着来的，更小的时候，我叫过阿尔典。不过，要是非叫安妮的话，就请用带字母‘E’的安妮。”

“不就是字母的拼法吗，怎么拼不都可以吗？”手拿茶壶的玛瑞拉脸上又不自然地浮起了笑容。

“当然不对了……”安妮又要继续说明一下。

“知道了，好吧，安妮，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我们对斯潘塞夫人说想领养个男孩，孤儿院里没有男孩子吗？”

“有哇，有很多呀，但是斯潘塞夫人却明确地说想要一个11岁左右的女孩，宿舍女管家就问我愿不愿来，我当然愿意了，昨晚我高兴得连觉都没睡好。”说到这里，安妮冲着马修责备道，“你们不想领养女孩这事，为什么在车站时不对我说呢？如果那时弄明白了，我也就不会来到府上了。也不会看见‘白色的欢乐之路’和‘碧波湖’了，更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痛苦了。”

“她到底说的是什么呀？”玛瑞拉惊讶地盯着马修。

“那……那是她途中说的话。”马修支吾道，“我把马牵进来，回来就吃晚饭。”

“除你之外，斯潘塞夫人没带别人出来吗？”马修刚出去，玛瑞拉又继续问道。

“大婶领养了一个叫作莉莉·琼斯的孩子。莉莉今年才五岁，长得非常漂亮，头发是褐色的。我要是也长着一头褐发，脸蛋漂亮些，您愿意收养我吗？”

“不，我们需要一个能给马修干农活、当帮手的男孩，没要女孩。来吧，拿上帽子、提包，把它们放到正门厅的桌子上去。”

安妮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地拿起提包和帽子，照玛瑞拉说的去做了。

这时，马修回来了，三人便来到饭桌前开始吃饭。安

妮实在没胃口，只是轻轻地碰了碰奶油面包。眼睛直直地盯着碟子旁边玻璃碗内盛着的苹果脯，呆呆地发愣。

名师点评

卡斯伯特兄妹间想领养男孩而不是女孩的谈话令安妮心灰意冷，期望瞬间变成泡影，她怎么能吃得下饭菜，看着满桌的美食，也只有失望地发愣了。

“怎么不吃呀？”玛瑞拉不解地问道，同时面有难色地看了看安妮。

安妮叹了一口气：“完了！我已陷入绝望之渊。试想当您陷入绝望时，能吃得下饭吗？”

“你陷入什么绝望之渊了？我可什么都没说。”

“是吗，没陷入？那么，我想象一下还不行吗？”

“别想了。”

“我怎么解释您也不会明白的。真烦死人了。我刚一要吃，喉头就好像堵得要命，肚子也胀得鼓鼓的，一点也咽不下东西。这么好吃的巧克力奶糖我是没有口福品尝了。

“两年前我曾吃过一块巧克力奶糖，好吃极了。从那以后，我有好几次都梦见得到了好多好多的巧克力奶糖，可总是刚放到嘴边梦就被惊醒了。请您不要太勉强我了，桌子上的东西都非常好吃，可我就是一点儿也吃不进去。”

“啊，太累了。”从仓房返回来以后，一直默不作声的马修这时插话道，“最好先让我歇一歇。”

玛瑞拉没搭理他，她正考虑着如何安顿安妮呢。原以为会来个男孩，所以就在厨房旁边的房间准备了个躺椅，并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可没想到来了个女孩，让女孩睡在那里怎么行呢！除了客厅，能睡的就剩下楼上那间东厢房了。

玛瑞拉点了根蜡烛，对安妮说了声“跟我来吧”，便引导着耷拉着头的安妮去看房间。安妮顺手把放在正门厅桌子上的帽子和提包也拎到了手中。

二人走过大厅，上了二楼，进了东厢房。窄小的东厢房收拾得更干净，但不免黑得有些冰冷、凄凉。玛瑞拉把蜡烛放到了一张三角形桌子上，便开始给安妮铺被褥。

"有睡衣吧？"

安妮点点头："带了两件，是孤儿院宿舍女管家给我做的，非常合身。因为孤儿院的物品总是不足，什么都紧紧巴巴的。我非常讨厌又瘦又小的睡衣，要是能有件下摆长长的，带有波浪褶边的睡衣该有多美呀。但梦想归梦想，我能有件这么短小的也就知足了。"

"快换上睡衣吧，过一会儿我来取蜡烛。让你吹灭蜡烛我可不放心，要是引起火灾可就糟了。"

玛瑞拉一走出去，安妮便环视起房间四周来。房内墙壁粉刷得雪白，什么装饰都没有，安妮心里空旷得厉害。地板用料极为普通，正中央铺着一张安妮从未见过的编织地毯。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张长长的老式木床。四根床腿低矮，圆圆的，颜色漆黑。另一角摆着一张三角形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天鹅绒针包。再往上看，是个悬在墙壁上的四角形小镜子。在桌子和床之间的窗户上，挂着用银白色细软毛布料制成的窗帘，它的前面是洗脸池。

房间充满了令人难以形容的冰冷气氛。安妮害怕得连骨髓都在打战。她啜泣着脱掉了衣服，换上了紧紧巴巴、过于短小的睡衣，跳上床，然后把脸深深埋进枕头里，猛地扯过被子，把自己连头带脚地给盖上了。

玛瑞拉回来取蜡烛时，只见地上到处扔着安妮的衣服。不过，从被子被抓得乱七八糟的样子来看，安妮还在房间里。玛瑞拉把安妮的衣服一件件拾起来，整齐地放到一把椅子上，然后拿起蜡烛走到床边。

"晚安。"玛瑞拉用有些生硬，但并不冷淡的口气说道。

名师点评

玛瑞拉为人古板而严肃，言语直白，听起来不是那么舒服，但她的心毕竟是暖的，所以口气并不显得冷淡。

安妮突然从被子下露出头来，埋怨道："还说晚安呢，今晚可是我一生中最不安宁、最烦躁的夜晚了，知道吗？"发完牢骚，安妮又蒙上了被子。

玛瑞拉慢慢地来到厨房，开始洗碟子。厨房要是稍脏

一点儿，玛瑞拉就受不了。马修正心事重重地抽着烟斗。这一切，玛瑞拉都装作没看到。

“简直是万万没想到的事情。”玛瑞拉生气地说，“就因为自己不去，结果弄成了这样。肯定是斯潘塞夫人误会了。总之明天，你或者我必须到斯潘塞夫人那里去说清楚，那孩子也得送回去。”

“那……那好吧。”马修不太热情地附和着，“看来只好这么办了。可玛瑞拉，那孩子确实非常非常可爱。她那么想留下来，咱们又偏要把她送回去，你不觉得她有点儿可怜吗？”

即使马修说他现在想倒立，玛瑞拉也不至于被吓得这么厉害。

名师点评

玛瑞拉没想到马修能说出挽留安妮的话来，所以她非常吃惊。

“你不会想把她留在家吧？”

“不会，不会，你说得有道理。”马修立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一被玛瑞拉追问，他可受不了。“不会，我本来就没有留下她的意思呀，当然了，那孩子能有什么用处呢？不过，或许我们对她会有用处。”马修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哥哥是不是中了那孩子的魔法？我已经看出来了，你是要收养那孩子，对吧？”

“哎，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很有趣。”马修也固执起来，“从火车站往回走这一路上，她一直和我唠个不停……”

“她是很能说会道的。我一眼就瞧出来了。可这也不算她的优点呀，我不喜欢碎嘴的孩子。反正不行，就是不能留下，农场的活儿，还是雇个法国男孩帮着干吧！”

“好，好，既然你玛瑞拉都决定了，就这么办吧！我可要睡了。”

二楼东厢房里，安妮怀着对新生活的渴望，怀着委屈

和痛苦，流着眼泪，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入了梦乡。

名师点拨

安妮知道卡斯伯特家想要领养的是一个男孩，不禁黯然神伤。但在本章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转机。安妮何去何从，有待读者继续追踪。

词语积累

颤抖　褶边　耷拉



精彩瞬间

◎玛瑞拉脸上露出了微笑，那微笑极不自然，好像长期不出现，锈住了一般。

◎窄小的东厢房收拾得更干净，但不免黑得有些冰冷、凄凉。

思考交流

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卡斯伯特兄妹一点儿也不想领养一个女孩，莫非在欧洲也有这种思想？

第四章 玛瑞拉的决定

本章导读

安妮满怀期待地来到绿山墙，却面临一个尴尬的境遇。固执的玛瑞拉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安妮醒来时，太阳已升得老高。她一翻身从床上爬起来，胡乱望了望窗外。阳光从窗外洒入，空气中有一些白色的漂浮物在摇曳着，天空一片碧蓝。

安妮走到窗边想推开窗户，窗户好像已经很久没开过了，吱吱嘎嘎地响着，安妮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它打开。安妮跪在窗前，瞪大眼睛环视着眼前的景色，多么美呀！这儿真是一处让人留恋的地方！尽管她最终不会留在这里，但还是可以任想象自由地驰骋！

窗前是棵正值开花期的樱桃树，低垂的枝头几乎要碰到房子，雪白的花朵竞相怒放。房子两侧是果园，一个苹果园，一个樱桃园，也都不甘寂寞，树上盛开着鲜花，树下的杂草中点缀着蒲公英，别有一番情趣。

窗下的花坛里，紫色花朵簇拥着丁香树，沁人肺腑的甘草香味随着晨风飘进屋内。花坛对面，一片缓坡伸向山谷，绿油油的紫苜蓿格外茂盛。山谷里流淌着一条玉带般的小河，两岸生长着白桦树，林间草地还分布着许多羊齿类、苔藓类植物，看上去非常有趣。小河那边有一座小山丘，被针枞和枞树自然分割成许多条块，染上一层绿色。透过林中缝隙，安妮望见一角在“碧波湖”另一侧曾见过的灰色小屋墙壁，左边排列着宽敞的大仓库，越过平缓的草原可以看到闪光的蓝色大海。安妮完全被这诗一般的景色陶

名师点评

越是把景色描绘得美丽，越能表现出安妮不舍的心情，她陶醉于这诗一般的景色，仿佛梦想交织着现实。

醉了。可怜她一直生活在缺少美的环境中，难免会把这里当成梦境。

安妮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一动不动看得入了迷，丝毫没注意到玛瑞拉已经站在了她的背后。

“你该穿好衣服啦。”说实在的，玛瑞拉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口气对小孩子说话，这种茫然失措导致她说话的口气里有几分生硬，其实她并不想用这样的语气对她说话。

安妮从窗前站起来，深深吸了口气，说：“你看窗外多美呀！”她挥动着手臂，像在对窗外精彩的世界招手，好把这一切揽进自己怀中。

“树木很高大吧？”玛瑞拉说道，“还开着很多花，不过它结的果子可不怎么样。”

“啊，不只是树木！我要说的是那些果树、小河、草地……周围的一切一切，都这么光彩照人，我真是太喜欢这个清晨时分的世外桃源了！你不喜欢吗？而且，这里还能听到小河的流水声。你感觉到了吗？小河是多么快活、兴奋啊！潺潺的流水声就像它在欢笑，即使在冬天的冰面下也会这么欢笑。房子旁边穿过一条小河真是妙不可言啊！如果在没有小河的地方，我会想，要是有条小河该多好呀，否则我真会受不了。多亏今天早晨的美景，才没使我坠入到绝望的深渊，不至于像昨晚那样愁眉苦脸。但我还是很悲伤，如果你们收养了我，我一辈子生活在这里，那该多好啊！但再好的幻想也有被打断的时刻，所以我就特别难受。”

名师点评 这近乎乞求的语气，正印证着安妮对能生活在清幽的绿山墙的热切渴望。

“你最好停止幻想，快点儿穿上衣服下来。”玛瑞拉趁安妮停顿时赶快插话进去，“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去洗脸梳头。窗户就这么开着吧，把被子叠好放到床的一边，尽量麻利点儿。”

安妮做事手脚相当快，十分钟后，她就换好衣服，梳好头洗完脸，整整齐齐地下楼来了。她以为自己把玛瑞拉吩咐的事儿干得很不错，心里美滋滋的，其实，她还是忘了叠被子。

“啊，今天早晨才觉得肚子有点儿饿了。真想不到，噩梦醒来竟会是个春光明媚、神话般的早晨，下着蒙蒙细雨的早晨也一定很美吧？世界上有这样那样的早晨真令人开心。这会是怎样的一天呢？幸好今天是个好天气，它使我战胜不幸，不气馁，变得精神饱满。但我的遭遇还是很不幸的，是吧？我看悲剧故事的时候，曾下过决心，不向苦难低头，要勇敢面对艰苦生活。但这种事儿幻想幻想还行，一旦真遇到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名师点评

天气的美好，正反衬出安妮的不幸。

“求求你把嘴闭上一会儿行不行？一个小女孩不该这么爱唠叨。”

听到玛瑞拉这么说，安妮立刻顺从地沉默下来，再没开口。可不知为什么，这样一来玛瑞拉倒觉得不自然了，马修也一言不发，这倒是很平常。安妮机械地吃东西，一双大眼睛却凝视着窗外的天空。见她这样，玛瑞拉心里有点儿不舒服，这样一个孩子，留下能有什么用呢？而马修却不可理喻地说要留下她！玛瑞拉看得出来，马修正如昨晚一样，还是想留下这孩子。马修的脾气她是一清二楚，假如他想坚持做什么事情，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而他的沉默就会变成最强有力的武器。直到吃完早饭，安妮才从出神的状态里摆脱出来，主动要求洗碗。

名师点评

马修虽然腼腆，但心里坚持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虽然他表面上屈从了玛瑞拉的安排，但心里却是不快的，他的抗争方式便是沉默。

“你能洗好吗？”玛瑞拉怀疑地问。

“完全能，不过我照看孩子更内行，我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里要是有个小孩让我照看就好了。”

“有你一个就够乱的了，我可不想再要个孩子。凭良心说，你现在已经够成问题的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

办。马修办事真荒唐！”

“不，不对，他不是那种人！”安妮叫起来，语气中似乎包含责备，“他很有同情心，我怎么唠叨他都不烦，好像他就喜欢我这种性格。初次相遇，我就觉得我和他具有相同的灵魂！”

“你们俩都是怪人，那就是你所说的相同的灵魂。好了，去洗碗吧，用热水好好洗，然后一定要擦干净。下午我们必须到白沙镇去见见斯潘塞太太，让我们看看怎么安排你。洗完碗，上楼去把床铺好！”

玛瑞拉觉得安妮洗碗还算熟练，但收拾床铺却不那么利索，因为她不知道怎样把羽绒被子扯平。但看得出，她已经尽全力了。玛瑞拉不愿看到安妮总在她面前晃动，于是她打发安妮到外面玩，午饭前再回来。

名师点评

对于安妮差强人意的表现，玛瑞拉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看到了她的尽力。看来，玛瑞拉也不是那种专制蛮横的人，虽然她有些固执。

安妮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忽闪着大眼睛直奔房门口，可突然又在门前停住了，然后转身回来坐在桌前，欢喜的神情也转瞬消失了。

“怎么啦？”

“我决定不到外面去玩了。”安妮的口气就像一位决定放弃人间欢乐的殉道者，“我已经深深爱上了绿山墙农舍，一旦到了外面，和那些树木、花草、果园以及小河交上朋友的话，就会因为离开它们而痛苦。我不想再受这种打击了。当初我知道能在这里留下时，确实兴奋了好一阵子，哪知道这不过是个短暂的梦罢了。要是我到了外面，决心又会发生动摇，那一切不就都完了吗？对了，窗边的植物叫什么？”

“那是带有苹果香味的天竺葵。”

“不，不是说这个名字，我是问你给它起的名字。难道你没给它起过名字吗？那我给它起个名字好吗？嗯，就叫它‘邦妮’吧。我待在这里时就叫它‘邦妮’好吗？”

“你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我可不管。不过你干吗要给天竺葵起名字呢？”

“我喜欢给各种东西起名字，哪怕是一棵草，这样它们就会像个人。如果只叫它天竺葵而不给它起个名字，它也许会伤心的，就像别人如果老叫你‘妇女’而不是你的名字，你也会不高兴的。今天早上，我已经给绿山墙外的樱花树起了个名字。因为它雪白雪白的，所以我叫它‘白雪皇后’。虽然它迟早会凋谢，但那会让你随时想起它怒放时美妙的身姿。”

名师点评

安妮尊重自然的赋予，面对大自然就仿佛是面对自己的朋友，总要给她遇到的事物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连我也会被她迷惑的。马修已经不清醒了，他刚才出去时的表情说明，他还在想着昨天晚上说的话呢。他要是和正常人一样，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我还可以说服他。可他只会用表情表达，能拿他怎么办呢？”

玛瑞拉没有理会她，直到把提前准备的午饭放在桌上，才把安妮从幻想中唤醒。

“下午我要用一下马车。”玛瑞拉说道。马修点点头，不安地朝安妮那边望了望。玛瑞拉赶紧遮住了马修的视线，口气严厉地接着说：“我要到白沙镇把事情说清楚，安妮跟我一起去。斯潘塞太太应该马上想办法把安妮送回去。我会先把茶准备好，并准时回来挤牛奶。”

名师点评

玛瑞拉想尽快打消马修留下这个小女孩的念头，所以动作坚决、口气严厉。

马修依然沉默不语，玛瑞拉感到自己在白费口舌。没有比一个人不愿搭理你更气人的了，除非是个你不想搭理的人。

马修套好栗色母马拉的马车，把院门打开。当马车经过马修身旁时，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早上，杰里·波特家的孩子来过，我告诉他或许我会雇他来干一夏天的活儿。”

玛瑞拉没搭理他，扬起马鞭，狠狠抽在不幸的栗色母马身上，这匹肥壮的马还没受过这种待遇，狂怒地迈开大

步，冲向那条小路。玛瑞拉在飞奔的马车上回头张望，看到马修正靠在院门边，用略带沉思的神情目送着她们远去。

“海滨大道？太好了！”安妮情不自禁地说道，“听它的名字就那么美，仿佛世界上所有美景都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白沙镇也是个很美的名字，不过，我更喜欢安维利这个名字。”

一上路，安妮又打开了话匣子。

“啊，我早就盼望旅行了。在旅行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回孤儿院的事。啊！快看，那朵早开的野蔷薇，多漂亮啊！如果我就是那朵蔷薇花，该多美呀。按说蔷薇花的红色是世界上最美的颜色了，可我却只喜欢粉色，但我又不能穿粉色的衣服，红头发和粉色怎么搭配呢，幻想也白搭。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在小时候是一头红发，但长大后又变成了别的颜色呢？”

名师点评

安妮讨厌自己一头的红头发，这几乎是她所有坏心情的根源。她希望有一个使她的头发改变颜色的奇迹出现，这种强烈的欲望使她生发了这样的问题。

“从来没有，而你的头发将来也不可能改变颜色。”玛瑞拉冷冷地回答。

安妮失望地叹了口气：“唉，又一个希望破灭了。我的人生就是‘埋葬希望的墓场’，这是我以前读过的一本书里的句子。如果我碰到什么不太好的事儿，就把它念给自己听，安慰自己。我简直把自己当成小说中的主人公了，这挺浪漫吧？今天我们会从‘碧波湖’前经过吗？”

“如果你说的‘碧波湖’是指巴里家的池塘的话，我们今天不从那儿走，我们今天从海滨大道走。”

“美吧？就像音乐一样。白沙镇也多少有点那个意思，对吧？”

“还有五英里路呢，既然你这么爱说话，干吗不说说自己呢？”

“我？我的事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我幻想出来的人生更有意思。”安妮热切地说道。

“不，我不想听你幻想的人生，要毫不隐瞒地讲真实情况，从头说起，你在哪儿出生？今年多大？”

名师点评

玛瑞拉对安妮幻想的世界似乎已经有些厌烦了，她想知道安妮真实的情况。

安妮轻轻叹了口气，老老实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

“我出生在新斯科舍的波林布罗克，到今年三月份就11周岁了。我父亲叫沃尔特·雪莉，是当地的中学老师。母亲叫巴莎·雪莉。父母的名字都很好听，这让我感到很自豪。如果我爸爸取名叫——比如杰德迪亚，那不是太丢人了吗？”

“一个人只要品行端正，叫什么名字都没关系。”玛瑞拉觉得有必要对安妮进行一些有益而实用的道德教育。

“我妈妈也是那所学校的老师，结婚后就不再教书了，靠父亲一个人工作维持生活，住在一间窄小的房子里。我从没见过那间房子，但无数次幻想过：在客厅的窗边开着金银花，前院种着紫丁香，栅栏门里长着君影草。薄纱窗帘给房子带来一种奇特的气氛。我就是在那间房子里出生的。托马斯太太说，她从没见过像我这么丑的婴儿，又小又瘦，只是眼睛水汪汪的，还算有点神。不过，妈妈认为我非常漂亮。我想妈妈的眼光总要比一个穷困的临时女佣高明些。不幸的是，我刚三个月的时候，她得热病去世了，如果她能活到我会叫‘妈妈’时该有多好呀！能叫一声‘妈妈’该有多幸福！我父亲也染上了同样的病，在母亲死后的第四天离开了我。托马斯太太说，没人想要我，似乎这就是我的命运，父母双亡，一个亲戚也没有。结果，还是托马斯太太收留了我。她家很穷，还有一个酒鬼丈夫。我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好孩子，一旦我干了什么错事，她就严厉地责备我。

名师点评

认可自己母亲的早逝，成了安妮回忆中的隐痛和一生的遗憾。言语中充满了她对亲情的渴望。

“后来，托马斯一家从波林布罗克搬到了马里斯维尔。在八岁之前，我一直住她家，先后照看她的四个孩子。后来，托马斯先生被火车轧死了。托马斯先生的母亲收留了托马

斯太太和她的孩子们，但不愿要我。后来，住在河上游的哈蒙德太太看中了我看孩子的用处，就收留了我。

“哈蒙德先生开了一个小小的锯木加工厂。他们有八个孩子，其中三对双胞胎。虽然我很喜欢婴儿，但三对双胞胎还是太多了。当最后一对双胞胎出生时，我很严肃地对哈蒙德太太说，再这样下去，我也吃不消了。

“在哈蒙德太太家生活了两年，哈蒙德先生去世了，他们一家也四分五裂。我还是没人要，最后只好进孤儿院。孤儿院本来孤儿就多，所以并不欢迎我。可我实在无处可去，只好硬着头皮待在那儿，直到斯潘塞太太把我接出来。”

安妮讲完了，叹了口气，仿佛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些轻松的感觉。显然她并不喜欢和别人讲这些悲惨的过去，仿佛这个世界没有人需要她。

> 名师点评
> 安妮之所以喜欢幻想，不愿提起生活中的真实经历，是因为那些经历都显得过于悲惨，自己的“悲”，只有靠想象的“喜”来化解。

“你上过学吗？”

“没怎么正经上过，在托马斯太太家的最后一年，我上了几天学。但到了哈蒙德太太家后，因为离学校太远了，只有春、秋两季才能上学。不过在孤儿院里我一直在读书。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你喜欢那些使你感到心潮起伏的诗歌吗？我能熟练地背诵很多首诗。第五册课本里有一首诗名叫《波兰的陷落》——读起来令人颤抖不已。当然了，我只学到第四册课本，但大一点的女孩经常把她们的课本借给我看。”

“托马斯太太和哈蒙德太太对你好吗？”玛瑞拉侧目看着安妮。

“哎……怎么说呢？”安妮吞吞吐吐的，小脸突然变成了红色，额头上的汗也流下来了，满脸窘迫为难的样子，“唉，这么说吧。她们的心都是好的，我知道她们也想尽可能地对我温柔热情些。那种感觉你明白吧？如果她们能有这份心意，即使她们不总是那样，我也不会介意。她们

> 名师点评
> 安妮的善良使她不愿意论人是非，即使别人对她不好，她也总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也有难处呀。托马斯太太有个酒鬼丈夫，日子肯定不好过。哈蒙德太太生了三对双胞胎，更是糟糕透顶。但我一直理解她们，她们是想对我好的。”

说到这儿，玛瑞拉没再接着问，安妮沉默着，出神地欣赏着海滨大道的美景。玛瑞拉心不在焉地驾着马车，陷入了沉思，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这个孩子一直孤苦伶仃，对家庭的爱与温暖有着强烈的渴望，难怪她听说将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家时，是那样高兴。可惜她还是要被送回去。如果迁就马修那古怪的念头，那又会怎样呢？马修对收养这个孩子是那么固执。安妮也的确是个相当不错的、可以调教的孩子。“当然，这孩子是话太多了点儿，”玛瑞拉暗自思量着，“但这一点完全可以慢慢纠正过来。而且她的话也没什么失礼之处，她倒很像个名门之后呢！安妮的父母肯定也都是有教养的人。”

名师点评

这一段对玛瑞拉的心理描写，对安妮做了恰如其分的中肯评价。至此，玛瑞拉的主意已经基本改变了，怜悯，使她愿意去收养安妮。

从海湾吹来的风打在海滨大道右侧低矮、茂密的枞树上，大道左侧是一片红砂岩的断崖，如果不是驾车的马经验丰富的话，乘车的一定会捏一把汗呢！悬崖下面，是被波浪拍打、冲刷而形成的鹅卵石岩滩，往里则是宝石一般的银色沙滩。极目远望，碧蓝的大海波涛起伏，翅膀尖儿被阳光映成银色的海鸥在海面上飞来飞去。

一直默默不语的安妮瞪着大眼睛打破了沉寂：

“大海真是美极了！我在马里斯维尔的时候，有一次，托马斯先生雇车带我们到十英里外的海边玩了一整天。虽然我得照顾孩子，但还是快活极了。我做梦都梦到那次旅行。不过这儿比马里斯维尔还要美。看那些海鸥多了不起！你不想变成海鸥自由地飞翔吗？我倒是非常想试一试。海鸥在每天太阳一升起时便飞出来，整天在海面上飞翔，一会儿俯冲到水面，一会儿又飞向高空，多浪漫啊！啊，请问前方那所大房子是什么地方？”

名师点评

安妮已经不能自已地爱上了绿山墙，可是她一想到到了斯潘塞太太那儿，自己就将被退回去，心里就十分的苦闷、惆怅。

"哦，那是白沙镇大饭店，是柯克先生经营的。现在还不是旅游旺季，一到了夏天，美国人就会蜂拥而至。"

"我正在考虑到了斯潘塞太太那儿之后的事呀。"安妮愁眉不展地说，"不到那里还好，我觉得一旦到了那儿，所有希望就都破灭了。"

说话之间，马车已到斯潘塞家的门口。热情好客的斯潘塞太太见马车停在门口，赶紧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亲爱的，亲爱的！"斯潘塞太太惊喜地叫道，"没想到你今天会来，见到你们真高兴，把马牵进来吧。安妮怎么样？你好吗？"

"还可以，谢谢你。"安妮绷着脸回答道，仿佛遭到了严重打击。

"真不好意思，在百忙之中打扰您。"玛瑞拉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斯潘塞太太，想跟你打听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们都希望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并请你的兄弟罗伯特捎话来，说要收养一个10岁到11岁的男孩子。"

"啊？玛瑞拉，这是真的吗？"斯潘塞太太听后，感到事情复杂起来。

"罗伯特派女儿南希来说你们想要个女孩来着。珍妮，她是这么说的吧？"斯潘塞太太向已经走出屋门的女儿求助。

"南希确实是这样说的。"珍妮也证实道。

"真是太对不起了。"斯潘塞太太赶紧解释说，"不过也不能说是我的责任，我是完全按照你们的指示做的，并且尽了全力。南希真是个马虎的姑娘，我已经说过她好几次了。"

"这么说来我们也有些责任，"玛瑞拉无可奈何地说，"这么重要的事直接到你这里来面谈就好了。错也错了，

关键是安妮怎么办，我们可以把她送回孤儿院吗？他们还是会收留她的，是不是？”

“这倒没什么问题。”斯潘塞太太沉思了一会儿，“我想没必要让她再回孤儿院了。昨天，彼特·布里埃特太太来我家，对我提起后悔没有托我给她找一个女孩子帮忙做家务。安妮正好能去，这真是上天的安排了。”

玛瑞拉似乎没有感觉到上天的安排已经解决了她的难题。这个出乎意料的好机会把安妮的事儿这么快就解决了，但她却丝毫不觉得惊喜。

名师点评
出门之前，玛瑞拉一心想把安妮送走，到孤儿院换一个男孩来养。但一路上听了安妮的身世后，玛瑞拉的怜悯之情动摇了她的主意，尤其在此时，在她原来打算的把安妮送走即将成为事实的情况之下，她又变得不舍了。

玛瑞拉和彼特·布里埃特太太不太熟，但见过几次面。那女人长着一副泼辣的嘴脸，小个子，浑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肉。听说她对人粗暴蛮横，从她家被解雇的女孩子没一个说她好的。除了她脾气暴躁、小气外，她家里还有那么多没礼貌、吵吵闹闹的孩子。一想到让安妮到这种人家去，玛瑞拉就觉得良心有些不安。

“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坐坐，我们再商量一下，好吗？”玛瑞拉说。

就在这时，只听见斯潘塞太太叫道：“那不是彼特太太从小路上过来了吗？太巧了。”斯潘塞太太把玛瑞拉等三人领到客厅，然后把深绿色的百叶窗放了下来，室内顿时变得昏暗、冷清，所有的暖空气仿佛都一下子消失了。“运气实在太好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问题谈妥。玛瑞拉请坐在这把扶手椅上，安妮坐到那边的长椅上，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的，把帽子交给我吧。珍妮，你快去烧壶水。布里埃特太太，下午好！现在正好有事想跟你说。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卡斯伯特小姐。啊，实在对不起，我忘了嘱咐珍妮把面包从烤炉里拿出来，请稍等。”说着，斯潘塞太太把百叶窗拉起来，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安妮紧握着的双手放到了膝盖上，默不作声地坐在长

椅子边上，一双大眼睛死盯着布里埃特太太，心里暗想：“难道让我到这个尖嘴猴腮、尖酸刻薄的女人那里去吗？”她越想越悲伤，喉头一阵哽咽，眼睛也不由得一跳一跳地疼了起来，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正在这时，斯潘塞太太回来了。她脸上泛着红晕，甜甜地微笑着，似乎在对人们说，无论什么难题，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布里埃特太太，这孩子的事出了点差错。我听说卡斯伯特小姐想收养个女孩子，可实际上她想收养的是男孩儿。我想如果你还是像昨天说的那样，这个女孩子不是正合适吗？”

布里埃特太太仔细打量了安妮一番。

“多大了？叫什么名字？”这位太太盘问道。

“安妮·雪莉，11 岁了。”安妮吓得直往后缩，声音有些胆怯。

“她太瘦了，不是很健壮，不过看上去倒蛮有精神。你要是到了我家，不求你做个好孩子，只要能听话，干活利索，手脚伶俐，安分守己就行。对了，卡斯伯特小姐，如果可能的话，现在我就把这个孩子领回去。”

名师点评

布里埃特太太的这简短的要求确实不过分也不刻薄，但细想前面玛瑞拉对她的印象，可能她的这些话语就只是表面文章，做给旁人看的了。

玛瑞拉看了看安妮，只见她紧闭着嘴一言不发，青白的脸上现出一种凄惨的神情，一副小动物即将被宰割的可怜相。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就这么把她推出去而无视她这种无言的悲惨的倾诉，就是到死的时候也会受到良心谴责的。把一个极敏感、容易冲动的孩子交到布里埃特太太手中，实在不让人放心。绝对不行！我不能这样不负责任。”

“啊，这件事嘛……”玛瑞拉慢条斯理地说，“马修和我并非不想收养这孩子，说实话，马修很想收留她，我来也只是想先弄个明白，我看还是先让我领回去，再和马修商量商量吧！如果不和马修打个招呼就擅自决定，恐怕

不太好。如果我们决定不收养的话，明晚就把孩子给你送到家里去，如果我们没有把她送去，那就是我们决定收留她了。你看这样好吗？”

“看来也只能照你说的办了。”布里埃特太太不高兴地说。

就在玛瑞拉说话时，安妮的脸如雨过天晴一般，又恢复了充满希望的红色。眼睛如同晨曦中的星星一般明亮、深邃，简直和刚才判若两人。

布里埃特太太这时向斯潘塞太太说明来意，本来是要借烹调食谱用用。于是，两人便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取了。她们一出去，安妮便一头扑到了玛瑞拉的怀里。

“卡斯伯特小姐，我或许还有希望留在绿山墙农舍，你刚才确实是这么说的吗？”安妮急切地低声问道，好像声音稍大一点，那美好的可能就会化成泡影，“真的是你那么说的，还是我在做梦？”

“安妮呀，如果你连事实和幻想都分不开，你真该控制一下你的想象力了。”玛瑞拉有些生气了，“我确实是那么说的，但只是说说，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也许最后还是要把你送到布里埃特太太家去，比起我家来，她家似乎更需要你。”

“我宁可回孤儿院，也不愿意到那个人家去！”安妮激动道，“那人就好像一把——锥子。”

玛瑞拉听了这话，觉得有点儿好笑，但她认为安妮应该为这样失礼的话而受到斥责，于是竭力忍住脸上要绽开的笑容。

> **名师点评**
> 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玛瑞拉虽然对安妮关于布里埃特太太的评价表示赞同，但她却不想纵容安妮。小孩的失礼是应当受到及时的斥责的，玛瑞拉认为，这样的教育才是有益的。

“像你这样的小姑娘，如此评论一位初次见面的太太，不觉得害羞吗？”玛瑞拉严厉地训斥道，“回到那边老老实实坐着，安静些，表现得像个好孩子！”

“你若是答应收养我，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安妮恳求着顺从地回到长椅上。

傍晚，玛瑞拉和安妮又回到了绿山墙农舍。玛瑞拉老远就看见马修站在小路上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当他望见玛瑞拉还是带着安妮一起回来时，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神情。玛瑞拉下了车，就和马修到仓房后院挤牛奶去了。一边挤着牛奶，玛瑞拉一边给马修讲述了安妮的身世，并告诉他同斯潘塞太太谈话的结果。

“布里埃特家的那个女人，我连自己喜欢的狗都不会送给她！”马修精神抖擞地说，这种神情在他脸上真是少见。

“我也不太喜欢她。”玛瑞拉也承认道，“但我当时的确很为难，不知道是否该把她留下。不过我也认为收留她比较合适。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这么做。我们都没养育过孩子，尤其是女孩儿，所以留下她肯定是件麻烦事，但我无论如何也要拼命做好这件事。马修，我决定收养这孩子。”

马修那张时常羞涩的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神情：“啊，你终于想通了！那孩子的确是个非常可爱、有趣的孩子，是吧？”

“如果你说是非常可爱、有用的孩子，那才算是说到点子上了。”玛瑞拉纠正道，“我一定要让她成才、有出息。马修，请你不要过问我的教育方法，一个老姑娘也许不太懂得怎样教育孩子，但总会比老单身汉要强一些吧！所以，关于教育孩子的事你最好少管，等我失败了，你再管教也不迟。”

“随你怎么办好了。”马修再三向她保证，“只是既不能娇纵，又要尽量温柔体贴，我想她是这样一个孩子：只要你能使她爱你，你让她做什么她都会听话的。”

玛瑞拉对马修发表的关于女性的意见嗤之以鼻，拎上水桶，到加工牛奶的小屋去了。

“我今晚不会告诉安妮已经决定收养她的事。”玛瑞拉一边把牛奶过滤后倒进器皿，一边想着，“那孩子听了肯定会兴奋得睡不着觉。真难想象我们会收养一名孤儿，而且还是马修提议的。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怕女孩子怕得要命的马修，居然会这样做。不管怎么样，既然定下来了，就试试看吧。”

名师点拨

这一章中，作者对人物神态、心理的描绘是下了功夫的，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比如对玛瑞拉听了安妮身世后的心理描写；安妮在得知自己可能被布里埃特太太收养后的恐惧；玛瑞拉再次给了安妮希望以后，安妮脸上的神色……

词语积累

驰骋　簇拥　沁人肺腑　贪婪　潺潺　心不在焉　隐瞒　蛮横
解雇　暴躁　窘迫　晨曦　慢条斯理　嗤之以鼻



精彩瞬间

◎她一翻身从床上爬起来，胡乱望了望窗外。阳光从窗外洒入，空气中有一些白色的漂浮物在摇曳着，天空一片碧蓝。

◎安妮讲完了，叹了口气，仿佛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些轻松的感觉。显然她并不喜欢和别人讲这些悲惨的过去，仿佛这个世界没有人需要她。

思考交流

斯潘塞太太将安妮介绍到玛瑞拉家是一个善举，但玛瑞拉来“退货”时，她便打算将安妮另外送给一个令人讨厌的家庭。对这样的“善举”，你如何看待？

第五章　安妮开始新生活



安妮终于幸运地被留在了绿山墙庄园。可这个话语丰富、喜爱幻想且性格倔强的小家伙的新生活开始的第一天似乎并不那么顺畅，且看她如何化解。

直到第二天上午，玛瑞拉给安妮安排了各种活儿，并在一旁仔细观察。她发现安妮这孩子温顺、机灵、有干劲，理解事物快。最大的缺点就是常常精神溜号，很长时间才醒过神来，容易出大差错。为此，玛瑞拉不客气地批评了安妮一顿。

中午清理收拾完毕后，安妮便以一副做最坏的打算、豁出去了的面孔来到玛瑞拉面前。她瘦小的身体哆里哆嗦直打战，脸颊上泛起红潮，眼睛睁得大大的，两只小手紧紧捏着，以恳求的口气说道：

“求求您，卡斯伯特小姐，能否告诉我，我能不能留在这里？从早晨起，我就忍着一直没敢问，再这样下去，我可实在受不了。请您尽快告诉我吧。”

> 名师点评：关于去留，安妮渴切地想知道答案，这种等待宣判的日子，是挺煎熬的。

“我跟你说过用热水消毒抹布，是吧？”玛瑞拉不动声色地说，“等把这个活儿干完之后再问吧。”

安妮只好顺从地去洗抹布了，回来后便紧追不舍地用眼睛盯着玛瑞拉，玛瑞拉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那么好吧，现在就告诉你，马修和我都决定让你留下来。希望你做个好孩子，好好听话。喂，你怎么了？安妮？喂！”

> 名师点评：梦寐以求的生活终于成为现实，安妮喜极而泣。

“我……哭了？”安妮不可思议地说道，“我这是怎

么了？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是太高兴了！嗯，说高兴还不确切，当初，见到‘林荫道’和‘白雪皇后’时，我曾经高兴过。但能留在这里，真比高兴这个词还要高兴。我真是太幸福了！

“我力争成为一个好孩子。托马斯大婶总说我是个非常坏的孩子，不过，我会努力改正缺点的。可我为什么哭了呢？”

“太兴奋了吧？你已经乐昏头了。”玛瑞拉责怪道，“坐到那把椅子上，冷静冷静。动不动就又哭又笑的，你的情绪起伏过于剧烈了吧？总而言之，为了使你长大成人，有出息，我们打算尽力而为。现在上学还不行，因为下一两个礼拜学校就放暑假了，还是等到九月份新学期开学再说吧。”

“从现在起称呼您什么好呢？是继续称呼您卡斯伯特小姐呢，还是改称您卡斯伯特大妈？”

“这些都不行，你就叫我玛瑞拉就行了，要不我会感到别扭的。”

“叫您玛瑞拉？太没礼貌了吧？”安妮提出了异议。

“如果你能用郑重、诚恳、谦逊的口气来称呼我，我是不会介意的。在亚邦里村，大家都叫我玛瑞拉，只有牧师称我为卡斯伯特小姐。”

“我真想叫您一声玛瑞拉大妈。”安妮恳切地说，“听说您除了马修外，一个亲人也没有。如果我叫您大妈，您不就有了自己又多一个亲人的感觉吗？怎么，叫您玛瑞拉大妈不行吗？”

“不行。我不是你妈妈，我讨厌不相干的称呼。”

“那我把您想象成我妈妈总可以吧？”

“那也不行。”玛瑞拉固执己见。

“您不幻想吗？”安妮瞪着眼睛问道。

名师点评

面对安妮用强势的语言“逼迫”的时候，固执的玛瑞拉只是简单地用否定还击。她其实的内心并不真正反对安妮的称呼和想法，只是下意识的言语回应而已。

“不幻想。”

“真的吗？”安妮屏住了呼吸，“哎呀，玛瑞拉小姐，幻想太好玩了！”

“脱离实际去幻想，真讨厌！”玛瑞拉插嘴说道，“上帝创造了人，不是为了让他整天幻想的。噢，我想起来了：到起居室去，先看看你的脚干不干净，别让苍蝇飞进去，把壁炉台上的卡片给我取来，上面写有《主的祈祷》，从今天起你要记住它，像昨天晚上那样的祷告是不行的。”

名师点评

玛瑞拉是一个务实的人，讨厌脱离实际的幻想。

“是呀，我也觉得昨晚的祷告很生硬，不流畅。”安妮道歉道，“可我以前从来也没做过呀！第一次做祷告总不会十全十美吧？

“昨晚上床之后，我忽然想出一篇非常出色的祷告词，就像牧师说的那样，长长的，富有诗意。您相信吗？今早起床后，便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那种记忆已经彻底消失了。”

“安妮，说到记忆，我可要求你了。我说让你干什么，要立刻按我说的去做。”

安妮这才赶紧到正门厅对面的起居室去了，但一去便不见回音，玛瑞拉实在不耐烦了，便放下手里编织的东西，板着脸去招呼安妮。

只见安妮倒背着两只手，眨着一双大眼睛，仰望着挂在两个窗户中间的画，一动不动地站着。透过窗外苹果树和常春藤照洒进来的阳光变成了白色和绿色，以及令人难以想象的颜色，整个房间闪烁着绚丽的光芒。安妮的心完全陶醉在这洒满阳光的天地里了。

“安妮，你到底在想什么呢？”玛瑞拉没好气地问道。

安妮这才猛地醒过神来。“是那个……”安妮指着画说道。玛瑞拉扭头望去，原来是一幅名叫《向孩子们祝福的基督》的石版画。

“我在幻想我也成了那群孩子中的一员，就是角落里身穿蓝衣服的那个孤苦的女孩子，她非常像我，孤零零地站着，一副悲伤的样子，对吧？不过，那个孩子也得到了主的祝福。她跟在大家的后面怯生生、静悄悄地向前靠近着。除了耶稣以外，好像没有人注意到她。

“我很清楚这孩子此时是一种什么心情。有点像刚才打听能否留在这里的我，心扑通扑通地跳，两手发凉，直担心耶稣注意不到她，她当时是怎样一副样子，我全都能想象出来。小女孩一点儿一点儿地向前靠近，终于来到耶稣的跟前。就在这时，耶稣猛然看到那孩子，便把手放到她的头顶。于是，一股无法形容的愉悦的暖流通遍了她的全身！

名师点评

安妮看到石版画《向孩子们祝福的基督》里的一个孤零零、怯生生的孩子，便想到了自己刚才询问去留时的境况。同病相怜的情愫使她驻足留意起这幅画来。

“可是，我想绘制这幅画的人如果不把耶稣画得这么悲伤就好了。不知您发现没有，凡是耶稣的画都是这样。耶稣真的总是这样一副悲伤的表情吗？果真如此的话，孩子们就会害怕得不敢接近他了，是吧？”

“安妮！这么说可不行啊。这是不敬，可以说是纯粹的不敬！”

安妮惊奇地眨着眼睛辩解道：“怎么会呢？我对耶稣可是非常敬仰，非常虔诚的呀！”

“我料你也不会。如果你用现在这种亲切的语气说这样的事怎么样？还有，我再跟你说一次，如果我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应该立即做。把那张卡片给我拿来，然后马上到厨房去坐到那个角落，把祷告语背下来。”

安妮照着玛瑞拉的话，取了卡片便来到厨房的餐桌前，在背诵前她简单地布置了一下餐桌，摘来一大把苹果花插在餐桌上的花瓶里。当安妮用苹果花装点餐桌时，玛瑞拉斜着眼睛瞪了安妮一下，什么也没说。

接着，安妮把卡片竖放到花瓶上，双手托着腮，开始

认真地背诵起来。

“噢，这个祷告语写得太漂亮了！”安妮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以前我也曾聆听过一次这样的祷告。不过，我当时没觉得怎么好，因为念祷告的声音非常嘶哑，非常悲哀，让人感到祈祷是件令人讨厌的事儿。”

“虽然它不是诗，却能使人产生出诵诗一般的感受。比方说‘在天国的我们……’，就像音乐中的一小节似的，我很容易把它记下来。您说呢？”

“那么，你就安静地记吧。”

安妮把花瓶弄斜，轻轻地吻了一下瓶中的浅桃色的苹果花花蕾，然后又认真地投入到背诵中去了。

“玛瑞拉，”过了一会儿，安妮又喊道，“在亚邦里，会有人成为我的知心朋友吗？”

“什么？你说什么朋友？”

“知心朋友，就是连心都能掏给你的肝胆相照的朋友。什么时候能遇到这样的朋友呢？”

“倒是有个孩子，年龄和你差不多，名叫黛安娜·巴里，人挺可爱的，也许会和你交上朋友的。她现在到卡摩迪的亲戚那儿去了，不过，巴里太太非常挑剔，如果是举止粗俗无礼的孩子，她是不会让黛安娜和他在一起玩的。”

安妮眨着大眼睛，隔着苹果花丛望着玛瑞拉。

“黛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不会是红头发吧？噢，但愿她不是红头发，光我自己长着红头发就够烦人的了。要是我的知心朋友也长着红头发，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了。”

“黛安娜可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蔷薇色的脸颊，头发和眉毛都是黑色的，另外，她还特别的聪明、善良，这一点可比漂亮更重要。”

名师点评

玛瑞拉时时不忘对安妮的教育，前面一次安妮说到名字要“罗曼蒂克”的时候就被玛瑞拉反驳了，这次安妮说到漂亮的时候，玛瑞拉告诉她：品德更重要。

玛瑞拉很喜欢《不可思议王国中的艾丽丝》中的公爵

夫人式的教训法，然而，安妮却一点儿也不在乎什么教训不教训。

“是吗？长得那么漂亮，真令人兴奋。啊，我就要有一个漂亮的知心朋友了！

“当初在托马斯大婶家时，起居室曾摆放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柜，但不是用来放书的，而是用来装托马斯大婶最心爱的茶碗和果脯的。有一天晚上，托马斯大婶喝醉了，把其中一扇门的玻璃给打碎了，另外一扇门的玻璃则完好无损。我总是把玻璃里映出来的我当成住在柜子里的女孩子，给她起名叫凯蒂·莫利丝，我们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和凯蒂常常坦率地交谈几个小时，凯蒂既是我的安慰，又是我的鼓励。

“我想象中的书柜仿佛中了魔法，如果我说对了咒语，就能打开门，进到里面去。门里面放的不是托马斯大婶的茶碗和果脯，而是凯蒂住的房间，我甚至还到了里面。凯蒂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一个充满金色阳光、鲜花以及精灵的奇妙王国，我们在那里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等我要到哈蒙德大婶那里，不得不和凯蒂告别时，我悲伤极了，凯蒂也好像痛苦得不得了，当我们隔着书柜的玻璃门吻别时，我和凯蒂都哭了。

“哈蒙德大婶那里没有书柜，不过，在附近的河的上游有一个小小的绿色山谷，能产生非常美妙的回声，连小声说话的声音也能回音出来，于是，我便给它起了个女孩子的名字，叫作维奥蕾塔。虽说不如凯蒂，但感情也相当深。

“我到孤儿院的前一晚，曾特意跑去同维奥蕾塔道别，她很难过地说‘再见’，我是不会忘记维奥蕾塔的。在孤儿院，我没心思想象出知心朋友，就是有空想的余地也白费劲。”

“没有空想的余地不是更好吗？”玛瑞拉冷冰冰地说，

名师点评

面对健谈的安妮，玛瑞拉似乎有些招架不住，只能采取这种严厉的口吻来打断她的滔滔不绝。

“一天到晚热衷于空想，实在不怎么样。空想总是不切实际的，若是结识了真正的朋友，你就不会想那些伤心的事了。跟巴里太太不要提起凯蒂和维奥蕾塔的事，她会认为你撒谎。”

“没关系，我不说就是了。谁让我说我也不说。

“哎，快看！从苹果花里飞出一只大蜜蜂。苹果花是个多么迷人的世界呀！啊，如果能躺在微风吹拂的苹果花中进入梦乡，该有多浪漫呀！我要不是女孩子，也想变成一只蜜蜂整日生活在花丛中。”

玛瑞拉哼了一声说道：“昨天你不是说想变成海鸥吗？我说过了，要记住祷告语，不要胡说八道了。到自己的房间去，快把祷告语背下来。”

“已经差不多都背下来了，就剩下最后一行了。”

“好了，快照我说的去做，到房间好好背，准备喝茶时我会叫你的。”

“把苹果花也一起带去行吗？”安妮恳求道。

“不行，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再说，随便摘花是不良行为呀！”

“我也有同感，好不容易绽开的花朵，被采摘后生命就缩短了。我要是苹果花呀，肯定会讨厌别人采摘我的。可是，我怎么也抵挡不住它美丽的诱惑，您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是好呢？”

“安妮，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让你进屋去，难道你没听见吗？”

安妮这才叹了口气，回到二楼的东厢房，坐到了窗边的椅子上。

“啊，太好了！终于把祷告语背下来了。刚才上二楼时，我就把最后一行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幻想把这个房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地板是粉玫瑰色的，上面铺着白色的天鹅绒地毯，窗户上垂挂着粉色的丝绸窗帘，墙壁上挂着金银织锦。家具都是用桃花心木制成的。桃花心木虽然没有见过，但听说非常有名。

“我姿态优雅地横卧在由粉色、蓝色、鲜红色和金色的丝绸椅垫堆积而成的高高的躺椅上，墙壁上挂着考究的大镜子，通过它可以目睹自己的风姿。

“我的个子会长得很高，如女王一般，身穿带有白色花边拖着衣下摆的裙子，胸前佩戴着珍珠十字架，头发上也镶嵌着珍珠，头发如午夜一样漆黑，肌肤好似象牙一般，我摇身一变，成了科迪莉娅·菲茨杰拉尔德侯爵夫人。嗯，不行，这个怎么也不会令人相信的。”

安妮两脚交替，轻轻地跳着小步走近了镜子，偷眼往里一看，映照出来的是一张长满雀斑、闪动着一双表情认真的灰眼睛的脸。

“只有你才是绿山墙庄园的安妮吗？”安妮自言自语地问道，“怎么幻想变成科迪莉娅侯爵夫人，可到头来还是这张脸？不过，绿山墙庄园的安妮要比无家可归的安妮强上几万倍。”

安妮贴近镜子，和镜中的自己吻了一下，便又回到了敞开着的窗边。

“尊敬的‘白雪皇后’殿下：您好！洼地的白桦树们：你们好！山丘上可爱的灰色小屋：你好！我又要结识一位新朋友了——黛安娜。虽说这是件高兴事儿，但却限制了我对你们的爱。

“我不会忘记凯蒂和维奥蕾塔的，忘记了她们肯定会令人伤心的。无论是书柜中的女孩，还是回声女孩，她们都讨厌心受到伤害。所以要切记不能忘记她们，每天要送给她们一个飞吻。”

安妮向樱花送去了两个飞吻，然后便又双手托腮，愉快地漂向了幻想的海洋。

林德太太来看望安妮时已是两周之后的事了。当然了，没能及时来并非林德太太的主观意愿，自从上次到绿山墙庄园以后，她就一直抱病在家。

名师点评

林德太太再次出现，令读者感觉姗姗来迟，因为对于爱管闲事的她来说，如此晚来打探消息，并不是她一贯的作风。作者深知读者的疑惑，便在后面交代了，并不是她不想来，而是患了流行性感冒，不得已。

林德太太很少患病，她常常对别人患病表示轻蔑，而流行性感冒和其他病根本不一样，因此，林德太太说自己得了感冒只能算是天意吧！

医生刚允诺可以到户外活动一下，林德太太便急急忙忙地奔向了绿山墙庄园。

这两周里，安妮一刻也没闲着，她和农场里的一草一木已经完全混熟了。另外，她还有重大发现，在苹果园下

方有条小路，一直通向山丘上细长林带的深处。

安妮沿着这条令人激动的小路到处探险。小河上边的桥，枞树小树林，野生樱花树形成的拱门，还有一角是茂盛的羊齿草，以及生长着枫树、欧亚花楸的岔路，都留下了安妮的足迹。

安妮和洼地的泉水也交上了朋友。泉水清澈、深邃，如冰一样凉爽，泉底铺满了溜光水滑的红色砂岩，泉的周围生长着像椰子叶一样宽大的水羊齿草，泉对面的小河上横架着一座独木桥。

走过独木桥就会看到山丘上的树林。树林里林立着粗大的枞树和虾夷松。林间草地总是如黄昏一样昏暗，那里的花除了森林中遍地都是的，最温柔、最可爱、如梦幻般的吊钟水仙外，还点缀着几个前些年开过后凋落了的、华美的、幽灵般的、有一种淡淡的美的贝茨海姆星。树木的枝头之间连挂着银丝一样的蜘蛛网，枞树的枝头和那一张张网似乎在亲热地窃窃私语。

安妮的探险大多都是利用每天半小时的玩耍时间进行的。每次探险归来，安妮都要把她的新发现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

马修当然是什么话也不说了，他总是默默地听着，会心地笑着。玛瑞拉虽然也听任安妮信口开河地胡说一气，可一旦察觉自己不知不觉地被安妮的话题吸引住时，便总是立刻打断，并教训一顿。

林德太太来的时候，安妮正在果树园里玩耍，林德太太趁机抓住了玛瑞拉，详细地说起自己生病的事，直到玛瑞拉确信这流行性感冒的严重性后，才道出了她此行的真正目的。

“听说府上出了件令人惊讶的事？”

“只是我自己虚惊了一场。”玛瑞拉解释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严重的事。”

“这种差错发生在你家，真是一场灾难！”林德太太深表同情地说，“不能送回去吗？”

“送倒是想送过，不过后来又死了这条心。马修很喜欢这孩子，我也不讨厌她，只是有点儿小毛病，不碍大事，她是个非常开朗、可爱的孩子。”

“既然这样，你得担负起相当大的责任哪！”林德太太阴沉着脸说，“你养育子女没有经验是小事，重要的是你对孩子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她的本性，

她将来会出息成什么样，没人能预料到，我可不是打算给你泼冷水、挑拨离间呀！”

“我并没认为你给我泼冷水。”玛瑞拉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我要是决定下来干什么，就轻易不会动摇的。你想见见安妮吗？我给你把她叫来。”

没多大工夫，在果园里玩耍的安妮便脸颊红润地跑了进来。她没料到会有客人在，所以紧张得在窗口不知所措地站住了。

安妮身穿从孤儿院来时的那件短小的混纺布衣，短木棒一般的双腿裸露在外，非常显眼；一副怪里怪气的寒酸相，甚至眼睛上边还多了一些平日不见的雀斑；没戴帽子，被风吹动的头发鲜红得如燃烧的火一样，可以说这种红色非常罕见。

“你也没挑一挑长相啊？”林德太太语气粗暴，不容反驳地斥问道。她什么都不在乎，这是她的性格。

“怎么这么丑呀，而且还骨瘦如柴，玛瑞拉？来，孩子，到这儿来，让我好好瞧瞧。天哪，这么多讨厌的雀斑呀！还长着一头像胡萝卜色一样的红发！”

安妮虽然听见了林德太太的招呼，却没马上照她说的去做。过了一会儿，她实在受不了了，便几步穿过厨房，来到林德太太的面前，小脸气得通红，嘴唇直哆嗦，瘦小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我非常讨厌你！”安妮一边歇斯底里地喊着，一边用脚踩着地板，“我讨厌！讨厌！非常讨厌！你竟然嘲笑我，我真没见过你这种粗俗野蛮、不懂礼貌的神经病患者！”

“安妮！”玛瑞拉吃惊地阻止道。

可是安妮依然昂着头，瞪着喷火一样的眼睛，紧握双拳，毫不畏惧地面对着林德太太。她感到非常愤怒，周身

思考交流

林德太太粗暴无礼的指责很是刺耳，这是赤裸裸的贬斥与否定。听者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名师点评

林德太太的评价真是毫不留情。

的热血几乎要沸腾了。

“你竟然那么笑我，挖苦我，你知道别人会怎么想？我要是说你‘你这个蠢猪，一点也没有头脑’，你能忍受吗？你甚至说得比托马斯大叔喝得烂醉时挖苦我的话更厉害，我绝对不能饶恕你！绝对！绝对！”

“咚！咚！”安妮使劲儿地跺着地板。

“太不像话了！”林德太太惊慌地喊道。

“安妮，进屋去，给我进去！”玛瑞拉呵斥道。

安妮“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飞似的跑进正门，狠狠地带上了门，震得外面阳台里堆积的空罐也好像同情似的稀里哗啦地一阵乱响。接着，安妮穿过正厅，旋风般地上了二楼，又传来“砰”的一声，东厢房的门也被猛地关上了。

“唉哟，收养这么一个孩子，真够你受的了！玛瑞拉。”

林德太太一副无法形容的严肃表情。

玛瑞拉张着嘴，不知是谢罪好，还是抗议好，接着她说出的话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事后回头一想，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我说雷切尔，乱挖苦、讽刺别人长得如何丑陋可不怎么好呀。”

“什么？玛瑞拉，她那么嚣张地大声叫喊，发脾气，你还为她辩护？”

“不，我不想辩护什么。”玛瑞拉慢慢地说，“出了这种事，过后我要教训她的，还请你别放在心上，宽恕她吧。不过，怎样做正确，我也没请你来指教呀。另外，雷切尔，刚才你确实说得有些过分了。”

名师点评

玛瑞拉言语温和却不乏攻击力，言语里面已经带有了她的倾向，她在指责林德太太，也在维护安妮。

林德太太好像被伤害了自尊似的站了起来。

“哎呀，看来从今以后，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说话了。但是，玛瑞拉，对这个来历不明的孤儿敏感的自尊，我看最好还是别太在意。你别以为我生气了，不要担心，也别

感到过意不去。那孩子会叫你操透心的！唉，我前前后后生过10个孩子，死了两个，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话，我根本不用去说教，只用些桦树枝就足够了。对这种孩子就只能用这种办法，有什么样的头发就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唉，你看上去倒没什么，你总是那样一副表情，我反倒要客客气气的，我被个小孩子这样训斥、侮辱，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呀。”

名师点评

林德太太以她粗暴的教育方式为荣，似乎在指导玛瑞拉该怎样去收拾安妮。

说完，林德太太便一甩袖子走了，剩下玛瑞拉一个人心情沉重地走向东厢房。

边上楼梯，玛瑞拉边琢磨着该怎么办。并且她突然意识到，与其说自己为安妮的莽撞感到悲哀，倒不如说自己为出了这种事而感到丢脸。

还有，该怎样惩罚安妮呢？林德太太建议用桦树枝打，实在让玛瑞拉无法接受。应该让安妮自己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一定要考虑一个更加有效又特别的办法。

玛瑞拉一上楼，就见安妮正趴在床上放声大哭。满是泥土的鞋子被甩到了洁净的被罩上面，她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

“安妮。”玛瑞拉破例用亲切、温柔的口气招呼道。

没有回答。

“安妮！”这次玛瑞拉有些不高兴了，“马上给我从床上下来，听我说话。”

安妮慢腾腾地从床上下来，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全身一动不动，眼睛已经哭得红肿了，满脸尽是泪痕，只是倔强地直勾勾地盯着地板。

“你干的好事，安妮！”

“她没权利说我，什么红头发，长得难看啦……”安妮辩解道。

“看看，你又发脾气了，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没有权利

说你，安妮，我本想让林德太太看到一个举止文明、有礼貌的你，没想到你竟让我丢人现眼，你自己不也总说你是红头发吗？”

“可是，自己说和被别人说根本不是一回事呀！”安妮又提高了哭声，“你说我脾气大，但我没办法呀，被人那么挖苦、讽刺，就觉得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上涌，甚至连呼吸都要停止了，没办法只有大声喊叫了。”

“即便这样，也够丢人的。林德太太肯定会到处乱说的，你要是把她惹火了，可没什么好结果哟，安妮。”

“要是您当面被人挖苦说长得多么丑陋，您会怎么想呢？”安妮含着眼泪抽泣着。

名师点评

安妮的反问，是希望玛瑞拉站在她的角度去思考。果然，这一反问奏效了，使玛瑞拉想起了小时候被人挖苦、讽刺的往事，那记忆深刻的隐痛真是不堪回首。

听了这话，玛瑞拉猛然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当时，曾有两位邻居说她“太可怜了，长得又黑又丑”。50年过去了，每当玛瑞拉回忆起这些议论，就会感到胸口像当时那样的疼痛。

“话又说回来了，林德太太那么做也不对，安妮。”玛瑞拉口气稍稍缓和了一些，“可你也不能因此就采取那种态度呀！对你而言，她是个陌生人，还上了年纪，另外，她还是客人，我们无论哪一个都应该以礼待人，可你却有些失礼。”

“过一会儿，你到林德太太家去一趟，当面承认错误，请求夫人原谅。”

“我绝不给她道歉！”安妮还在固执己见，一副暴躁的表情。

“玛瑞拉，你怎么处罚我都行，即使把我关在爬着成群的蛇和蟾蜍的阴暗潮湿的地牢里，每天只给我水和面包，我也能忍受，唯有让我去道歉没门儿！”

“对不起，我对把人关到什么地牢里根本不感兴趣。”玛瑞拉冷冷地说，“何况，在亚邦里村还没有地牢呢。不

论你怎么有理，都得向林德太太道歉。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房间！”

“您这样做不是让我为难吗？”安妮悲伤地说，“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也不可能开口对她赔礼，我根本无法想象说出什么自己不对的话。”

“也许到了明天早晨，你的想象力就会恢复过来了。”玛瑞拉站起来说道，“你要是想留在绿山墙庄园，就得争取做个好孩子。”

玛瑞拉扔下这几句话，便下楼去了。她的心情烦躁得很，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可一想起林德太太当时那种目瞪口呆的表情，她又“噗”地笑出了声。

名师点评

表情严肃、言语严厉的玛瑞拉，对是非看得很清楚。林德的言语确实过分，但也不能因此纵容了安妮，使她变得没有修养。为难的她，心情烦躁。

第二天早晨，安妮仍然死不认错，玛瑞拉只好对马修说出安妮不能来吃早饭的理由。

“要是我也会发脾气的。谁让林德太太总那么多嘴多舌呢！”马修不满地说。

“哥，真烦死人了，你明知道是安妮惹了祸，还这样护着她，你的意思是不是下次最好别给她处罚呀？”

“哎呀，不是那回事……”马修左右为难地说，“我看处罚是要处罚，但是不必那么严厉。玛瑞拉，说了半天，能不能给她饭吃呀？”

“我什么时候用饥饿强迫别人反省来着？”玛瑞拉愤愤地说，“每顿饭菜做好后，我自己送上去。不过，她同意去林德太太家承认错误，才能放她出来。”

每顿饭做好后，玛瑞拉都用碗碟盛好，送到安妮的房间，但每次都是几乎原封不动地端回来。马修每次都要看看端回来的饭菜，瞅瞅安妮吃没吃。

傍晚，玛瑞拉到后面牧场去了，正在仓房周围转来转去的马修像小偷似的赶紧溜回家里，悄悄地上了二楼。

平时，马修只习惯待在厨房和位于正门尽头的自己那

名师点评

马修可真是绝对的幽闭与腼腆，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他都只情愿待在窄小的卧室。

间窄小的卧室里，只有当牧师来做客，陪牧师喝茶时，才很不情愿地来到客厅和起居室。他只有在四年前的春天帮助玛瑞拉换壁纸时来过二楼。

马修轻手轻脚地来到东厢房门前，足足站了好几分钟，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用指尖敲了敲门，然后推开房门，偷偷地朝里边瞥了两眼。

只见安妮正坐在窗边的黄椅子上，悲伤地俯视着院子。马修心疼极了，他轻轻地掩上门，来到安妮的身边。

“安妮，”马修同情又怯生生地问道，“你怎么样了？”

安妮微微苦笑了一下回答道：“唉，胡思乱想消磨时间呗。”一想到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这漫长的禁闭，安妮便有说不出的委屈，可当着马修的面，她又极力装出一脸微笑。

“这个，安妮，这种事能不能痛痛快快地让它结束呢？”马修小声地问道，“玛瑞拉要是认准了什么理，是绝不会让步的。”

思考交流

安妮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呢？试结合玛瑞拉和马修要求她道歉的不同方式进行分析。

“如果是为了马修，我就试试吧。”安妮想了想说，“这件事是我不对，现在我承认了。

“昨天晚上，我为这件事一夜都没睡好，不过今天早晨起来后，我就感觉好多了，不再那么生气了，而且还产生了一种难忍的羞臊感。尽管这样，我也不能去向林德太太赔礼。毕竟我受了她的侮辱，是吧？可是要是为了马修，如果您真的希望我去的话……”

“是的，我是希望你去。安妮要是不到楼下来，家里就一点生气也没有啦。”

“那好吧，我去！”安妮终于铁了心，“玛瑞拉要是回来了，我马上就告诉她说我悔改了。”

“对，对，这样太好了！安妮，不过，对玛瑞拉你不必提我曾来过这里劝你，她或许会认为我乱插嘴，乱管闲

事。答应我你不对她说。”

“我保证不会泄露出去的。”安妮一本正经地发誓道。

等安妮再回头一看，胆小怕事的马修已经不见了。原来马修预感到玛瑞拉要回来了，便急忙下了楼朝牧场方向去了。

玛瑞拉刚一回来，就听见从二楼栏杆方向传来招呼她的微弱声音，她抬头一看，原来是安妮。

“怎么了？”玛瑞拉站在正门厅里问道。

“玛瑞拉，昨天是我错了，我想去林德太太家向她道歉。”

“好呀。”玛瑞拉回答道。就在刚才，她的内心还像一团乱麻似的，担心该怎样收场才好呢。

名师点评 与安妮僵持并非玛瑞拉所情愿。她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受害的一方向施害的一方赔礼道歉。但又必须道歉，这使玛瑞拉心乱如麻。

“等挤完了牛奶，我就带你去。”

挤完了牛奶，玛瑞拉便领着安妮出了门。安妮低着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刚走了不一会儿，安妮那失魂落魄的样子便如同变戏法一样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她扬着脸，望着晚霞映红的天空，拘谨的脸上早已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脚步也不知不觉变得轻快起来。

玛瑞拉很快注意到这一变化，心里不由得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安妮，你在想什么呢？”

“想一想对林德太太说些什么。”安妮似乎是在说梦话。

虽说安妮已经同意赔礼道歉，但玛瑞拉却觉得自己特意考虑的惩罚计划好像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一见到林德太太，安妮脸上立刻又变成一副悔恨的表情，她默默地跪在林德太太面前，向被惊呆了的夫人诚恳地伸出了手。

“噢，林德太太，太对不起了。”安妮声音颤抖地说，“用尽一本词典的词汇，也说不尽我的悲哀和悔恨。尽管

我不是男孩子，但还是幸运地被留在绿山墙庄园。可是不争气的我却给善良的马修和玛瑞拉的脸上抹了黑。”

“我知恩却不图报，受罚应该，被善良的人们看不起也是理所当然。因为夫人您讲了几句真话，我就大发脾气，实在是太不对了。您说的都是事实，我反驳您的那些话虽然也在理，但是却不应该说出口。”

“噢，请您无论如何也要宽恕我，若不然，我会终生遗憾的。即使脾气如何暴躁的人，也不要让我这个命运悲惨的孤儿一生遗憾吧，您无论如何也要宽恕我。”

名师点评

读者很难想象安妮能如此流畅且真诚地说出这一番请求宽恕的话语，因为这和她先前坚决不道歉的立场大相径庭。

说完，安妮便紧握着双手，低着头，似乎在等待审判。

玛瑞拉似乎觉得安妮此时正盼望着坠入屈辱的深渊，并拿出了与其受屈辱，不如索性来个痛快淋漓的无所顾忌的架势。

但是，洞察力并不敏锐的好人林德太太却没能看出这些，她只认为安妮是彻底地承认错误了，所有恼怒顷刻之间都化为乌有了。

“好了，好了，快站起来，我当然会宽恕你的。”林德太太赶紧说道，“本来嘛，我也有点儿说得过分，都怪我说话太直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的头发确实太红了，我很熟的一个同班同学小时候头发的颜色也和你一样火红火红的，后来长大了，头发颜色就逐渐变深，结婚后还生了个长着一头漂亮的茶褐色头发的孩子。你的头发也会和她一样变深的。”

“噢，夫人！”安妮站起身，深深吸了一口气，“您的话给了我希望，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恩人了。一想到将来头发能变成漂亮的茶褐色，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不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美人了吗？

“请夫人和玛瑞拉先说说话，我想到院子里苹果树下那条长凳上坐一坐，不知可不可以？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

欲地去幻想一番。”

“当然可以了。你要是愿意就去吧，还可以摘些角落里的百合花。”

安妮刚一出去，林德太太便麻利地站了起来，点上了灯。

“这孩子真可爱呀，玛瑞拉，快坐到这把椅子上，还是这边舒服呀。那儿是给帮忙干活的男孩子坐的地方。”

“当初听说你和马修收养了她，可真把我吓了一跳。现在我明白了，她并没给你们带来任何不幸，你们也因错得福，收养了这么一个善良、聪明的好孩子。当然，她的说话方式有点古怪，叫人不可思议，另外还有点倔强，不过，能和你们这样有良知、仁慈的人生活在一起，她一定会变好的。”

“她是有些脾气暴躁，但动不动就大动肝火的孩子往往不久就会清醒后悔，知错必改的。这种类型的孩子好就好在不会耍心眼。只有耍心眼的孩子才会立刻希望得到宽恕原谅的。不知为什么我已经不知不觉喜欢上那孩子了，玛瑞拉。”

直到玛瑞拉告辞要回去时，安妮才从昏暗、弥漫着阵阵清香的果园里走出来，手里握着一束洁白的水仙花。

“我的道歉很巧妙吧？”安妮边在小路上走着，边怡然自得地问道，“我觉得要是道歉，最好是彻底些。”

“的确够得上彻底的了。”玛瑞拉感慨地说。

一想起刚才的情景，玛瑞拉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可对安妮那段巧妙的道歉的评价，玛瑞拉感到很头疼。如果批评安妮一顿的话，那可就愚蠢到家了，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玛瑞拉还是严厉地训斥道：“别再像刚才那样道歉了，不要再任性了。听见了吗，安妮？”

“要是她只说我脸长得怎样的话，我想什么事也不会

名师点评

林德夫人喜欢打探别人隐私、心直口快，这常常引起人们的抱怨，但她却是容易满足的心软的人，别人的几句温暖人心的话，便足以令她欣喜到不遗余力地夸赞对方。

发生。”安妮长吁短叹地说，“说别的我并不在乎，唯独一提起头发，我就有火。您说，等我长大了以后，头发真的能变成茶褐色吗？”

“光从外表还看不出来，安妮，你是不是又有点儿想入非非了？”

“我知道自己长得难看，但我喜欢漂亮的东西，照镜子一发现不美的东西，就讨厌得很，为自己犯愁。每次总是如此。正因为我长得丑，才变得这么可怜。”

“花容月貌不是美，只有善良的心灵和文明的举止才算美。”

“这话您好久以前也对我说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安妮怀疑地说道，并嗅了一下水仙花的香味。

名师点评

幼小的安妮，爱美之心都比较现实，她还不能体会善良的心灵和文明的举止所传递出来的美，虽然她自身拥有这样的优秀品质，但她仍然只在乎外表的美。

“多香啊！送我花的林德太太真是好人呀，我已经一点也不记恨她了。今天得到了宽恕，心情特别好，今夜的星星真好看！要是能住到星球上，您看哪个比较好？我最喜欢那座山顶上空那个大的闪闪发光的星球。”

“安妮，求求你给我住嘴吧！”

直到拐入绿山墙庄园的小路，安妮才算安静下来。晚风吹拂着被露水打湿的羊齿草嫩叶，散发出几丝沁人肺腑的幽香，欢迎着这一老一小两个人。树丛中露出了绿山墙庄园厨房的灯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煞是好看。

安妮突然紧紧依偎在玛瑞拉身边，把自己的小手放到玛瑞拉干瘦的手中。

“一边想着这就是自己的家了，一边往回走，该有多幸福呀！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绿山墙庄园。噢，玛瑞拉，我太幸福了！”

被安妮瘦削的小手一触，玛瑞拉心里一股温暖、愉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为了把自己的感情稳定在平常的状态上，她又教训起安妮来了。

“凡是好孩子，总会得到幸福的，安妮，在祷告时可不许乱说别的什么呀。”

“知道了。”安妮回答道，“我现在正幻想着我变成了吹拂树梢的风呢，吹拂树木吹腻了，就轻轻地吹吹树下的草，然后再飞到林德太太家的院子里，微微地摇晃几下花朵，再呼啸着穿过长满三叶草的大原野，然后飘到‘碧波湖’，掀起层层涟漪。风的的确确能使人产生出各种联想啊！玛瑞拉，我想沉默一会儿了。”

“那太好了，感谢上帝！”玛瑞拉虔诚地长叹了一声。



名师点拨

林德太太无所顾忌的言语深深伤害了安妮，而安妮大胆直率的批评与倔强的态度令林德太太大吃一惊，同时令玛瑞拉显得尴尬却感觉好笑。安妮在听从马修的劝告后，向林德太太道歉，由此化解了矛盾。本章对人物的语言、动作描写非常到位，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喜与怒。

词语积累

嚣张　挑拨离间



精彩瞬间

◎我姿态优雅地横卧在由粉色、蓝色、鲜红色和金色的丝绸椅垫堆积而成的高高的躺椅上，墙壁上挂着考究的大镜子，通过它可以目睹自己的风姿。

◎林德太太很少患病，她常常对别人患病表示轻蔑，而流行性感冒和其他病根本不一样，因此，林德太太说自己得了感冒只能算是天意吧！

思考交流

耶稣是基督教徒心中的神，但安妮却说画中的耶稣过于悲伤，让人难以亲近。你怎么看待她的这一大胆言行？

第六章　主日学校印象



新衣服准备好了，安妮即将开始主日学校的生活。她会有怎样的期待呢？

黛安娜也回到了家，渴望交到知心朋友的安妮能和她成为好友吗？

“怎么样，喜不喜欢？”玛瑞拉问道。

此时的安妮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仔细地审视着放在床上的三件新连衣裙。一件是用茶色方格花布做成的，花布是去年夏天玛瑞拉从一个走街串巷的游贩手里买下的，看上去很结实耐用；另一件的面料是黑白方格缎子，是在冬季甩卖时买的；第三件是玛瑞拉近些日子刚从卡摩迪的店里买来的，属于那种质地较硬的，很不起眼的蓝色印染布料。三件新连衣裙全是由玛瑞拉缝制的，而且还全都是一个样式，没打褶，只缝了一个极普通的腰身，袖子还是直筒的，看上去很合身，但样子却非常简单。

“我还以为是什么新连衣裙呢！”安妮一脸不高兴。

“我也没指望让你喜欢呀！”玛瑞拉不满地说，“这么整整齐齐，利利索索的，你是不是以为它们不是新的？”

“才不是呢！”

“那为什么不喜欢？”

“只是，只是不怎么漂亮。”安妮客气地回避道。

“你是说不漂亮呀。”玛瑞拉用鼻子哼一声，“做漂亮的衣服，这个我连想都没想，我不打算助长你的虚荣心，安妮，所以今天在这里摆放的都是没有无聊的波形褶边和

名师点评

玛瑞拉给安妮做新衣服，首先考虑到的是实用而不是其好看与否，而年幼的安妮的关注点却和玛瑞拉的完全相反，她希望新衣服漂亮一些。

多余的装饰的，实用朴素大方的衣服，今年夏天就只给你做这几件了。

“茶色方格花布和蓝色印染布的那两件等开学后上学穿，缎子那件可以在去教会和主日学校时穿，小心点儿穿，别弄脏弄破了。自从你来后，还一直穿着这件又短又小、不像样子的混纺衣服呢。怎么，连声‘谢谢’也不想说吗？”

“哪能呢？不过，如果您给我做成带灯笼袖的，哪怕只是一件，我都会更加感激您的。您不知道吧，现在灯笼袖很流行的！”

“我说你就将就着穿吧，本来要做带灯笼袖的，可没有多余的布料了，就没做。带灯笼袖的衣服怪里怪气的，哪有普通样式的好呀。”

“我倒觉得穿得怪点儿比独自一人穿得土里土气的要好！”安妮无可奈何。

“的确像你说的那样，你先把衣服好好地挂起来，然后坐在这里，预习一下主日学校的课程，我已经从贝尔老师那里取来了教材，明天你就到主日学校上课去吧。”玛瑞拉说完，便很不高兴地下楼去了。

安妮紧握着双拳，不满地盯着新衣服：“唉，要是有件带灯笼袖的白连衣裙该有多棒呀。我不就是随便想想吗，有什么不高兴的？虽然我也祈祷过了，恐怕上帝没那份闲工夫关心一个孤儿的衣服吧，看来只能指望玛瑞拉了。”

第二天早晨，玛瑞拉由于头痛得厉害，没能带安妮一起去主日学校。“安妮呀，你求林德太太带你去学校吧，要懂礼貌，注意言谈举止。放学后去听传教，再求林德太太指点一下咱家座席的位置。拿着，这是咱们捐献的10分钱。不要总盯着别人，回来后还要跟我说说传教的内容。”

安妮穿上了黑白方格的缎子料衣服，照着镜子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出去。

知识链接

英文为Sunday School，于是又名星期日学校。英、美诸国在星期日为贫民开办初等教育机构。兴起于18世纪末，盛行于19世纪上半期。

小路才走出一半儿，安妮便被两旁的金凤花和野蔷薇吸引了，于是，她索性采摘起来，然后编成了一顶花冠，戴在帽子上。她摇晃着被粉色、黄色装点起来的红头发脑袋，迈着轻快的脚步，蹦蹦跳跳地走在大街上。

来到林德太太家时，夫人早已经走了，于是安妮便独自一人奔向了教会。

教会的阳台上，聚集着身穿各色艳丽服装的女孩子，她们用好奇的目光盯着这个戴着奇特发饰的新人。听林德太太介绍，安妮是个很有个性、脾气古怪的孩子，而据马修家的雇工居里·布特说，安妮似乎是个头脑有毛病的人，她老是自言自语的，再不就是和花草树木谈心。

名师点评　不同人眼里的安妮，各不相同。

女孩子们偷偷望着安妮，用书本掩着嘴，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着，从这时一直到礼拜结束后安妮到了罗杰逊小姐的班级，没一个人对安妮表示出一点热情。

罗杰逊小姐是位中年妇女，已经在主日学校教了20年的书，喜欢照本宣科地进行提问，如果她决定让哪个孩子回答问题，总是站在那孩子的背后，用一种可怕的眼神一直盯着那孩子，这是她的习惯。

头一次见面，罗杰逊小姐就没给安妮留下什么好印象，而且安妮还觉得自己非常凄惨。因为除自己以外，所有女孩子都穿着带灯笼袖的衣服，她觉得如果不能穿上带灯笼袖的衣服，生活简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名师点评　年幼的安妮毕竟也是爱美的，甚至有些虚荣心，这无可厚非。

“今天对主日学校的印象怎么样啊？”安妮刚一到家，玛瑞拉便问道。因为花冠早已被晒蔫，安妮把它扔在小路上了，所以玛瑞拉对此还一无所知。

“什么也没喜欢上，总之，糟糕透了。”

“安妮！”玛瑞拉申斥道。

安妮长吁短叹地坐在摇椅上，手里摆弄着花草：“我没在家时，你一定很寂寞吧？还有，在主日学校那边，按

照您的要求，我表现得很有礼貌。到林德太太家时，她已经走了，所以我自己就那么直接去了，和别的女孩子一起进入的教堂。做礼拜时，我坐在窗边角落的那个位置上了。

“贝尔先生的祈祷占了好长的时间，假若不是靠近窗边，我早就坐不住了，因为从窗户可以看见‘碧波湖’，我可以一边遥望着湖水，一边幻想。”

名师点评
对课堂上开小差的行为，安妮丝毫没有掩饰，显然她的兴趣不在于此。

“那可不行啊，你不认真听贝尔先生的祈祷可不行呀。”

“可他又没对我讲话。”安妮提出了异议，“贝尔先生是对上帝说话呢，他给人一种懒洋洋的感觉，好像上帝远在天边。

“不过，我自己也在默默祈祷，阳光透过伸展出来的白桦树枝一直照射到湖底，呈现在我眼前的仿佛是一个仙境，我情不自禁地再三地说：‘主啊，谢谢您。’”

“你是不是弄出声音来了？”玛瑞拉追问道。

“没有，我只是小声说说而已。我被分到了罗杰逊小姐的班。除了我以外，那个班还有九个女孩，都穿着带灯笼袖的衣服。我当时幻想一下自己也穿灯笼袖衣服的情景，但没成功。您真想象不到当时我被包围在她们中间有多么难受。”

“在学校脑子里尽想着袖子的事可不行呀，不好好听讲也不对，课文已经弄懂了吗？”

“啊，没关系的，罗杰逊小姐向我提了许多问题，我都对答如流。可只是她一个人提问真有些不公平，我也有一肚子问题想问她，但我觉得我们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名师点评
罗杰逊小姐喜欢照本宣科，喜欢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盯着她即将提问的孩子。而安妮更喜欢想象的世界，且待人友善。这与罗杰逊小姐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别的孩子都会背诵圣经赞歌，罗杰逊小姐问我会点什么，我说什么也不会。如果是《守卫主人之墓的犬》，我还能背诵，三年级的国语课本里就有这首诗，虽

说它不是一首纯宗教的诗，但它的内容非常悲哀凄凉，所以我认为和《圣经》的诗篇很相似。罗杰逊小姐不同意，她希望我在下礼拜日前，把第十九首赞美诗背下来，然后在教会里诵读，这首诗写得太美了，有两行令我激动不已：在密底安不吉利的日子里被虐杀，如同骑兵大队倒下那样迅急。

“有些词我搞不太清楚，但却强烈地震撼了我，我已经等不及了，从这礼拜就开始练习。

“主日学校放学后，罗杰逊小姐把我领到了咱家的座席，林德太太就坐在对面，我一直老老实实地坐着。今天的内容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很长很长的，我要是牧师，肯定选择那些短小的。

“传教真需要有时间，连题目也长得让人厌烦，牧师的话一点儿都没意思，我觉得人如果没有想象力实在是太糟糕了，我没仔细听，只顾自己在那里胡思乱想了。”

玛瑞拉真想狠狠教训安妮一顿，可是安妮所说的事，特别是有关牧师传教和贝尔校长祈祷的牢骚，也正是玛瑞拉长期藏在心里的真实感受，所以玛瑞拉也就没说什么。玛瑞拉似乎觉得安妮的话在毫不留情地谴责自己。

“告诉你个好消息吧，黛安娜·巴里今天回来了，我打算向巴里太太借个裙子剪裁的纸样，你要是愿意，也一起去吧，不想见一见黛安娜吗？”

安妮紧握着双拳，满脸泪痕地站起来，手里的针线活儿也掉到了地板上。

“玛瑞拉，我好害怕呀，一想到要见到黛安娜，我就怕得不得了。她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呢？若真那样，那可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悲剧啦！”

“别慌慌张张的。还有，别总说个没完。没关系，黛安娜肯定会喜欢你的，问题是她妈妈。要是她妈妈看不上

名师点评

安妮对于友情的真切渴望，对于失去友情的极端恐惧，足以证明她是多么珍视友谊！

你，黛安娜怎么喜欢你也没用。所以你要尽量克服自己的缺点，表现得有教养，不要动不动就发表那些自鸣得意的议论。”

安妮的确哆嗦得很厉害，而且脸紧张得一阵青，一阵白的。

“噢，玛瑞拉，要是真的不能被她妈妈看中那可怎么办呀？就是换了您也肯定会紧张的。”说完，安妮便赶紧去取帽子了。

两人来到了巴里家门前，玛瑞拉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巴里太太。巴里太太长得大高个，头发、眼睛全是黑色的，给人一种果断、坚毅的印象。据说在教育孩子方面，她的严厉是出了名的。

“一向可好呀，玛瑞拉？”巴里太太热情地问候道，“快请进，这位就是您领养的那个女孩吧？”

“哎，是的。她叫安妮·雪莉。”玛瑞拉介绍说。

“名字拼写时带‘E’字母。”安妮急忙补充道。兴奋之余她感到有些颤抖和呼吸困难，关于拼写这个要点若是被误解了，那可不得了，所以她豁出去了。

巴里太太只是亲热地握了握安妮的手，问道：“你好吗？”

“托您的福，我现在紧张极了，但身体很好。”安妮幽默地答道。然后她放低声音，冲着玛瑞拉说：“我还算正常吧？”没想到，这句话大家全都听见了。

黛安娜正坐在沙发里看着书，见玛瑞拉她们进来，她赶紧放下了书。她继承了母亲的黑头发、黑眼睛，脸颊是蔷薇色的，看上去非常漂亮，直爽的神态很像她父亲。

“这是我家的黛安娜。”巴里太太介绍道，“黛安娜，领着安妮到院子里去赏赏花，玩玩，光是闷头看书对眼睛可不好，最好到外面待一会儿。”

两个孩子一出去，巴里太太便和玛瑞拉唠起了家常。

“这孩子看书有点儿过分了，我怎么说都不行，因为我丈夫总是袒护、支持她，所以她一看就没完没了。现在交了个要好的朋友，也许能经常外出玩玩了。”

院子里，初次见面的两个女孩子隔着花草有些不好意思地面对面地站着，如果不是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安妮肯定会被这庭院里的美景陶醉的。

名师点评

外向活泼的安妮，此刻却变得矜持了，这与她一向的作风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她极度珍视与黛安娜的友谊，生怕自己不经意的言语、动作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

“噢，黛安娜。”安妮紧握着两只手，声音微弱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你……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们能合得来吗？我能成为你的知心朋友吗？”

黛安娜笑了，在说话之前她总爱笑一笑。

“当然，我想咱们成为好朋友，没什么问题。”黛安娜爽快地答道，“结交一个要好的朋友不是很有趣吗？这附近能和我一起玩的孩子一个都没有。”

“你能发誓永远做我的好朋友吗？”安妮进一步追问道。

“怎么起誓呢？”

“就这样，首先手拉着手。”安妮庄重严肃地说道，“其实本应在流水上面起誓的，可这里没有流水呀，那我们就当这条小路是流水吧，先是由我朗诵誓词。”

“我郑重起誓，只要太阳和月亮存在，就一定竭尽一切，忠诚于我的知心朋友——黛安娜·巴里。这次该轮到黛安娜了，只要把我的名字加进去，就可以了。”

名师点评

安妮非常珍视来之不易的友谊，所以一旦交朋友的机会来临，她决不轻易放弃，甚至要用发誓的方式将对方留住。

“誓词”朗诵完毕后，黛安娜微笑着对安妮说：“听说你有些与众不同，看来的确如此，不过，我还是非常喜欢你。”

玛瑞拉和安妮踏上归途时，黛安娜一直把她们送到独木桥边，安妮和黛安娜互相搭着肩，反复约定第二天午后一起玩。

“哎，怎么样，和黛安娜有相同的灵魂吗？”一到绿山墙庄园的院子，玛瑞拉便问道。

“是的。”安妮满怀幸福地叹了口气。

“噢，玛瑞拉，我现在是爱德华王子岛上最最幸福的人了。今晚我准备诚心诚意地祈祷一番，我和黛安娜打算在威廉·贝尔山地的桦树林里盖一座过家家的房子，想要点儿小木屋里面的破碎陶瓷行吗？

“黛安娜的生日是在二月，我的生日是在三月，您说是不是不可思议呀？黛安娜答应要借给我书看，真让人兴奋不已，她还告诉我森林深处哪里有百合花。

“您说黛安娜那双眼睛是不是又大又有神？我要是也长那么一双眼睛该多好呀！黛安娜还准备教我唱一首歌，送给我一幅装饰画。我要是也有点儿什么送给黛安娜就好了。

“黛安娜比我矮出一英尺，但却比我重得多。她说还是瘦削的好，显得优雅，她也想再瘦一些，但我想那只不过是在安慰我。什么时候和黛安娜一起到海边去一趟，拣些贝壳什么的。

“我给独木桥那边的泉起了个名字叫‘德鲁亚德泉’，这是个雅致的名字吧？以前我看过一本故事书，其中有个泉就叫‘德鲁亚德’，我想它一定是个长大了的妖精一般的东西吧。”

“你这么没完没了，没使黛安娜感到窒息吧？”玛瑞拉说道，“而且，整天玩是不行的，玩的时间只有一点点，首先要把活儿干完。”

名师点评

安妮丰富的想象力随处可见。

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安妮由于马修的到来变得越发欣喜若狂了。刚刚从卡摩迪店回来的马修，瞟了一眼似乎正与安妮辩论的玛瑞拉，怯生生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包裹交给安妮：“你说过你喜欢吃巧克力，这不，给你买来了。”

玛瑞拉用鼻子哼了一声：“巧克力这玩意儿对肚子、对牙齿可都不好呀。行了，安妮呀，别那样板着脸了。既然他买来了，你就吃吧。要是行的话，你最好吃点薄荷，薄荷对健康既有好处，又可以提神。”

“我不能一下都吃了。”安妮挺着胸脯说，“今晚我只吃一点儿，玛瑞拉，分一半儿巧克力送给黛安娜行吗？要是行的话，这巧克力就会变得更香甜的。一想到要送给

名师点评

与朋友分享快乐将得到数倍的快乐，安妮深谙这个道理。所以，她想与黛安娜分享美味的巧克力，这样会使巧克力变得更加香甜。

黛安娜点礼物，我就兴奋得不得了。”说完，安妮蹦跳着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

望着安妮的背影，玛瑞拉感叹道：“看来，这孩子不小气。仅这一点我就十分满足了。虽说安妮来咱家还不到3个礼拜，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好像很久以前就一直生活在咱家似的。真无法想象，要是缺了安妮，绿山墙庄园会是什么样。我承认哥哥坚持把安妮留下来是对的，甚至连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孩子。”

名师点拨

安妮对主日学校的印象并不好，她那些独特的观点都是与古板的传统背道而驰的，都是人们不敢说出来的真实存在。

此外，作者还将安妮的优秀品质一点点地为我们铺陈开来：对文学的热爱、对友谊的忠诚、对朋友的无私……

词语积累

利利索索　虐杀　震撼　坚毅　袒护



精彩瞬间

◎她索性采摘起来，然后编成了一顶花冠，戴在帽子上。她摇晃着被粉色、黄色装点起来的红头发脑袋，迈着轻快的脚步，蹦蹦跳跳地走在大街上。

◎真无法想象，要是缺了安妮，绿山墙庄园会是什么样。

思考交流

玛瑞拉不想安妮虚荣，也不想让安妮从小就养成攀比的坏习惯。试结合自己父母的教育方式分析玛瑞拉的教育方式。

第七章　别针风波

本章导读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因为一件事情，玛瑞拉变得不信任安妮了。究竟是什么事使玛瑞拉不信任安妮呢？

"安妮，该做针线活儿了。"玛瑞拉看了一眼表自言自语道，同时，用有些困倦的眼睛望了望窗外，"我规定的活动时间已经超过半小时了，本以为是和黛安娜一起玩儿，谁知竟是和马修坐在柴火垛上唠个没完。马修也真成问题，像傻子似的在那儿听得上了瘾。安妮呢，简直越说越能说，越说越离谱。好像有点得意忘形了。"喂，安妮·雪莉，马上进来！知道吗？"

玛瑞拉用指尖急促地敲了敲窗玻璃。听到招呼后，安妮脸颊微红地披散着没编辫的红头发，赶紧从院子里跑了回来。

"噢，玛瑞拉。"安妮喘着粗气说道，"下礼拜，主日学校要出去郊游，地点就在'碧波湖'附近的哈蒙·安得留斯山地上的一片空草地。听说，贝尔校长的太太和林德太太还要给我们做冰淇淋呢。玛瑞拉，我去参加可以吗？"

"行了，你看看表，安妮，我说让你几点回来来着？"

"是两点，可是玛瑞拉，您是不是对郊游的事很不以为然呀？我到底可不可以去呀？"

"是呀，我是说让你两点回来，可现在已经是两点十五分了。安妮，你为什么不听话呢？"

"我是真想听话呀，可是郊游对我是那么具有诱惑力，

名师点评

安妮和玛瑞拉所关注的不是一回事，玛瑞拉企图教育安妮要遵守时间，而安妮却在大谈郊游的事情，这令玛瑞拉很不愉快，但她还是强忍住了怒火。

所以我自然忍不住要向马修说上几句郊游的事儿，因为马修是和我最谈得来的人了。求求您，给我一句痛快话，我到底能不能去？”

“我要是说几点回来，就是说要正好几点整回来。接下来才是郊游的事儿，去自然是可以的，我并没说不让你去。”

“可是，可是……”安妮吞吞吐吐地说，“黛安娜说每人都得带一篮子吃的分给大家。我不是不会做饭嘛！玛瑞拉，自从黛安娜说了那句话后，我就一直愁眉苦脸的。”

“好啦，不必烦恼了。我给你做点东西吧。”

“真的吗？玛瑞拉！您真疼我，太谢谢您了！”

安妮一头扑到玛瑞拉怀里，在血色欠佳的玛瑞拉的脸上来了个亲吻。玛瑞拉有生以来头一回被孩子亲吻，心里真有股说不出的甜蜜，这种感觉迅速传遍了她的全身。安妮的这一大胆举动实在让玛瑞拉快活得不得了，但正因如此，她的口气反倒变得傲慢冷漠起来。

名师点评

这是玛瑞拉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母女似的温暖，这种温馨令她全身酥软。虽然表面要表现出傲慢的语气，但先前的不快已经被这一吻驱散了。

“行了，亲吻一下是不错，不过重要的还是按照我说的规规矩矩地去做。我打算过些日子等你静下心以后开始教你学习烹饪。烹饪这东西，假如你注意力不能非常集中就不行。好了，快去把那些碎花布片拿来，争取在喝茶之前缝成一个四方形。”

“我不喜欢这些碎花布片。”安妮很不高兴地唠叨着，同时找出针线盒，在红色和白色的菱形花布片堆前坐了下来。

“本以为是个令人快活的针线活儿呢，可眼前却是一堆破布头，根本没有空想的余地。缝完一个，接着又要缝另一个。当然了，做针线活儿的安妮总要比只顾贪玩、无家可归的安妮强，不过，要是做针线活儿的时间也能和黛安娜同我玩的时间过得一样快就好了。”

“哎，玛瑞拉，您说怪不怪，一般来说，到了幻想的时间我不幻想就不行。幻想可是我最拿手的了，黛安娜在这方面稍差些。您瞧，咱家农场和巴里山地之间的小河对面有片普通的山地吧？那就是威廉·贝尔山地。那里有个角落生长着一小圈白桦树，是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我和黛安娜过家家就在那里，我给它起了名字叫作‘偶像威尔顿’，是个诗一般的名字吧？为了起这个名字我整整琢磨了一晚上，就在刚要入睡时，仿佛是受到了神的启示一般的灵感在脑海里闪现出来。我对黛安娜一说，她竟然听得出了神，总之起这个名字实在太难了。

“我们的房子盖得可好了，来参观参观吧，求求您了，玛瑞拉。那些长满地衣的大石头就算是椅子吧，还有在树枝上搭上木板就成了架子，上面放些碟子之类的东西，当然都是些破碟子，可我们却把它们当成是新碟子，这很简单。还有一些带有红、黄颜色的常春藤图案的碟子碎片，这些碎片漂亮得很，要放在客厅里。另外还有妖精的镜子，妖精的镜子美丽极了，是黛安娜在鸡窝后面的树林里发现的，上面尽是彩虹，不过那些彩虹还未长大，还是幼年期的彩虹。它是黛安娜的妈妈过去使用过的吊灯的碎片，它最容易被幻想成妖精们都消失了的舞会之夜，所以叫作妖精的镜子。桌子是马修给我们做的。噢，还有，在巴里家的田里有个小小的圆圆的水池，我们叫它‘柳池’，是我从黛安娜借我的书中引用来的，那是本激动人心的书，书中的女主人公竟有五个恋人！要是我的话，有一个就满足了。您说是吧？女主人公是个绝世的美女，一生遭遇了种种的磨难，读完后真让人感慨万千。

“我这个人呀，尽管瘦小，但还是很结实的，不过最近好像有点胖了。您说呢？每天早晨一起来我就想是不是能胖出酒窝了，然后再看看胳臂肘。

名师点评

爱美的安妮，总有些令人忍俊不禁的言语。她希望胖出酒窝的说法，和她早晨起来看胳膊肘的表情，让人想起来都觉得有意思。

“要是下礼拜三天气好的话，我就穿着黛安娜送给我的半袖绣花新衣服去郊游。我们要把船划到‘碧波湖’去，另外，还有冰淇淋吃，我从没吃过冰淇淋，虽然黛安娜跟我解释过，可我还是想象不出冰淇淋的样子。”

“安妮，表已经整整走了10分钟，你也滔滔不绝地唠叨了10分钟，你不能在10分钟内憋住不说话吗？”玛瑞拉终于忍不住插嘴道。

安妮照玛瑞拉的话闭住了嘴，但从早到晚，她无论是想的，还是说的、梦见的仍旧是郊游。

“礼拜六下雨了，如果雨一直下到礼拜三该如何是好呢？”安妮想郊游想得都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为了安慰她，让她静下心来，玛瑞拉让安妮多缝了一个碎花布片。

礼拜天从教会回来的路上，安妮向玛瑞拉说出了心里话。当牧师在讲台上大声宣布完郊游的通知后，她兴奋得过了头，以至全身都战栗起来。

“玛瑞拉，以前我总不相信郊游是真的，不管我怎么幻想都没用，今天牧师宣布之后我才真的相信了。”

“你这个孩子呀，钻牛角尖钻得太厉害了。”玛瑞拉长吁短叹道，“我看呀，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还会有许多的失望和灰心的事在等着你。”

“不过，玛瑞拉，快乐的一半是不是在于渴望呢？”安妮大声插嘴道，“林德太太说期待越多，失望就越大。可我觉得什么也不期待要比失望更令人讨厌。”

这天，玛瑞拉像平时一样，戴着紫晶别针去教会，这对她来说已经成了习惯，如果忘了戴别针，就如同忘了带《圣经》和10分钱的捐款一样，总觉得会遭报应似的。

名师点评

看来，这枚别针对于玛瑞拉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紫晶别针是玛瑞拉最最珍贵的宝贝，是当海员的伯父送给玛瑞拉母亲的礼物，母亲又把它留给了玛瑞拉。这个

别针呈古朴的椭圆形，里面装有一缕玛瑞拉母亲的头发，四周镶着一圈上等的紫晶。玛瑞拉几乎不懂得任何有关珠宝方面的知识，也无法知道这紫晶属于哪个等级，尽管如此，玛瑞拉仍认为别针是世上最美的东西，即便自己戴看不见，但却能意识到把它别在外出用的茶色缎子衣服的领口处闪烁着深蓝色光芒的情景，感觉好极了。

初次见到紫晶别针的安妮既兴奋又羡慕地不住夸赞："哎呀，这别针多漂亮呀！为什么非得等到去做祷告或者听传教时才戴呢？要是我呀，可不这样！这个紫晶真是太美了，我看它就像钻石一样，以前，没见到真正的钻石的时候，我曾在书中读到过对它的描述，还对它的外表苦苦地幻想过。这块紫晶一闪一闪的，一定是种非常美丽的石头吧？有一天，我碰巧看见一位女子手指上戴着真正的钻石戒指，但它却令我大失所望。当然了，钻石是很漂亮，可它同我想象中的却不一样。玛瑞拉，让我拿一会儿好吗？紫晶色也许是好孩子淡紫色的灵魂吧？"

郊游的前两天，也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玛瑞拉神情焦虑地从自己的房间走了出来。此时此刻，安妮正端坐在洁净的桌旁，一边剥着青豌豆皮，一边大声地哼唱着歌。她唱得非常尽情、快活，而且表情也很丰富，可以说，这完全是黛安娜指导有方的结果。

"安妮，看见我的紫晶别针没有？我记得昨晚从教会回来后，就把它插到针包上了，可现在怎么也没找到呀。"

"怎么可能呢？下午你去妇女协会时，我还见过它呀。"安妮慢条斯理地说，"当时，我正好从你房门前通过，看见它正在针包上插着，就好奇地走进去看了看。"

"你摸了？"玛瑞拉急忙问道。

"是的。"安妮毫不隐讳，"只是拿到手里，想看看放在胸前是什么模样。"

"怎么能这么乱来呀，小小年纪就敢胡乱翻这动那。随便闯入我的房间就不应该，而且还乱动东西就更不对了。说说，你把它放哪儿了？"

"就那么原封不动地放在衣柜上了，根本没带出去呀，也没乱翻乱动呀，我说的全是真话，玛瑞拉。要是知道进屋摆弄别针不对，我决不会做。"

"原处没有呀，衣柜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别针。

你没拿到外面去吗？”

“真的没有，确实放回原处了。”安妮有些不耐烦，态度变得生硬起来，“不过，是插在针包上了，还是放在盘子里了，没记清楚，但肯定是放回去了。”

“再看看，这别针总不能自己长了翅膀飞了吧？你要是把它放回原处了，它就应该还在那里，如果没有，就是你没放回，是吧？”

名师点评

玛瑞拉始终坚信别针不会不翼而飞，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而安妮恰好承认自己是最后见到并碰过别针的人，这不得不让玛瑞拉怀疑是安妮把别针弄丢了。

玛瑞拉说完又回到自己房间，彻底地翻起来，凡是能放别针的地方都找遍了，但结果仍让她很失望，于是，玛瑞拉又返回了厨房。

“安妮，还是没找到呀，刚才不是承认说是你最后一次动它的吗？说实话，别针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带到外面弄丢了？”

“根本没那回事。”安妮直直地盯着玛瑞拉的眼睛，认真地说，“我绝没带出去过，就是把我送上断头台，我还是这句话。”

“我总觉得你在撒谎。”玛瑞拉板着脸，“好吧，要是你打算隐瞒的话，你可以不说，但必须待在自己房间，不坦白就不许出来。”

“拿着青豌豆去好吗？”安妮颓丧地问道。

“不用了，我自己能剥皮，照我说的去做！”

安妮走了。玛瑞拉心神不定地干干这，干干那，但还是忘不了那宝贝别针。

“如果安妮真的把别针弄丢了怎么办？是不是安妮觉得没人看见就可以抵赖，她真是这样的孩子吗？果真如此，还装出一副天真单纯的样子，那可真够讨厌的。”玛瑞拉一边焦躁不安地剥着青豌豆，一边胡思乱想。

“没想到竟出这样的事，自然了，安妮肯定没有偷的念头，只不过是为了玩玩拿出去罢了，或许是用做幻想的

小道具吧，说千道万肯定是她拿去的。今天下午我出去前，除了她谁也没进过房间，安妮自己不也这样承认的吗？别针肯定被弄丢了，只是安妮担心挨骂，就一直不敢承认。安妮还会撒谎了，这比脾气暴躁更令人不安，把一个信不过的孩子留在家里责任可不小呀。那孩子很会演戏，撒谎竟让人看不出来。为这件事，她肯定会伤心的，不过，如果她说了真话，我或许不会那么生气。”

那天晚上，玛瑞拉又找了好几次，但仍然一无所获，睡觉前她又去了趟东厢房，企图从安妮嘴里得到点线索，可安妮还是原来那句话——不知道。这使得玛瑞拉更加深信安妮和这件事有牵连了。

名师点评

固执的玛瑞拉一旦认定了一个看法就很难改变，别人的坚决只能加重她的疑心。

第二天早晨，玛瑞拉跟马修说了这件事的经过，马修也没什么好办法。马修始终是相信安妮的，但在这件事上，安妮的确令人怀疑。

“没掉到衣柜后面去吗？”马修起身要去检查衣柜。

“衣柜都挪动了，所有的抽屉也都逐个拉出来了，各个角落也全找遍了，可什么也没找到，很显然那孩子在撒谎，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哥哥。”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马修垂头丧气地问道。

“如果她不坦白，就不许她出房间。”玛瑞拉沉着脸答道，这之前，她曾凭这种手段成功过，“以后怎么办，事后再考虑，如果知道了别针的去向，也许还能找到，但也对那孩子不会惩罚得太严。”

名师点评

指上次惩罚安妮并最终使安妮向林德夫人道歉那件事。

“由你了。”马修用手扯了扯帽子，“都是早定好的规矩，什么我都不干涉，是你那么说的。”

此时的玛瑞拉有种被抛弃的感觉，谁都不管这件事，又不能去林德太太家请教，只好心情沉重地到东厢房去了。但当她出来时，脸板得更难看了，因为安妮依然固执己见，还哭了起来，这又引起玛瑞拉的怜悯之心，但她马上又责

备自己不要太心软。

到了晚上，玛瑞拉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可她还是一个劲儿地对安妮说：

“不坦白就不能出来！”

“可是，玛瑞拉，明天就要郊游了。”安妮喊道，“您能让我去参加郊游吗？只是午后出去一会儿。如果您同意，随您怎么关我都行，我会高高兴兴地待在这里的，怎么样？无论如何我都想去参加郊游。”

名师点评

安妮十分渴望去郊游，为了去郊游，她宁愿被玛瑞拉关在房间里。

“只要你不坦白，郊游也好，别的活动也好，都不准你参加！”

“这么不讲情面呀，玛瑞拉？”安妮困窘地说道。然而，玛瑞拉却早已关上门出去了。

礼拜三的早晨天气特别好，好像是专门为了郊游准备似的。绿山墙庄园的周围，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庭院里百合花的芳香乘着微风，从门窗飘进屋内，送来了祝福，然后又飘向了走廊和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洼地里的桦树似乎在等待着来自东厢房的安妮像往常一样的问候，正欢快地随风摇摆着。

可是，东厢房的窗边却没了安妮的影子。玛瑞拉去送早饭时，安妮正在床上坐着，嘴唇紧闭着，眼睛一闪一闪地，好像下定决心似的板着一张铁青的脸。

“玛瑞拉，我坦白。”

“行呀。”玛瑞拉放下了饭菜，这次居然又成功了，然而成功的滋味却是苦涩的。

“那么就说给我听听吧，安妮。”

“我把紫晶别针带出去了。”安妮怯怯地说道，听上去好像是在背诵似的，“和你出去时一样，是戴着出去的。我想，要是戴上了真正的紫晶别针，自己不就变成了科迪莉娅·菲茨杰拉尔德侯爵夫人了吗？我和黛安娜曾一同做

过蔷薇果项链，但和紫晶别针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所以，我就拿了别针到外面，想尽情地幻想一番，并且在你回来之前，再拿回来放好。我戴着它过街道，拐了个大弯就赶紧往回返，经过‘碧波湖’上的小桥时，想再一次好好地欣赏一下别针，便轻轻把它摘下来。在阳光的映照下，别针闪闪发光特别耀眼，于是，我便倚在桥上看得入了迷，哪知一不小心，别针从手指间滑落到水里，闪烁着紫光渐渐沉到了湖底。”

玛瑞拉简直气得火冒三丈。安妮把自己最重要的别针拿出去弄丢了，竟然一点不感到后悔和良心的谴责，还毫不在乎地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安妮，你惹了这么大的祸，竟然还如此无动于衷，真气死人了！”

“我知道早晚得受罚，还不如痛快点，早点罚完了，我好去参加郊游。”安妮不慌不忙地说道。

“还提郊游！不许去郊游！这就是我对你的惩罚！就这样也不足以平息我的愤怒！”

“什么，不准去郊游！？”安妮一下子跳了起来，一把抓住玛瑞拉的手，“您不是说得好好的吗？如果我坦白了，就可以出去了。噢，求您了。无论如何我也想去呀，所以才坦白了。您怎么罚我都行，唯独这个请您免了吧。求您了，让我去吧，或许我再没有机会吃到那冰淇淋了。”

玛瑞拉毫不客气地使劲甩开被安妮抓紧的手。“怎么央求也没用，安妮，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许你去！明白吗？我不想再听你说一句话了！”

名师点评

玛瑞拉对安妮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痛心，她的伤心又怎是玛瑞拉所能懂的呢？

安妮很清楚，一旦玛瑞拉下了决心，就是十匹马也拉不回来。安妮绝望了，她紧握双拳，尖叫一声扑到床上，不顾一切地扭动着身体，哭喊不止。玛瑞拉哪受得了这个，赶紧从房里逃了出去。

“这孩子肯定发疯了，要是正经的孩子绝不会轻易做出那种事。唉！该如何是好呢？还是雷切尔说得有道理呀，现在我是骑虎难下，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只好挺下去了，事到如今，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为了解除烦恼，玛瑞拉便拼命干起活来，实在没什么可干的了，就去刷阳台和加工牛奶的架子。中午饭准备妥当后，玛瑞拉来到楼梯口招呼安妮吃饭，不一会儿，安妮泪流满面地出现在扶手处，悲伤地看着玛瑞拉。

“安妮，快下来吃午饭。”

“我不想吃午饭，玛瑞拉。”安妮抽泣着，“我现在胸口闷得难受，人痛苦的时候怎么能吃进东西呢？不过，如果您对惩罚我这件事感到后悔的话，我会原谅您的。”

受到强烈刺激的玛瑞拉，不得不返回厨房，冲马修发起了脾气。马修心里还是同情着安妮，但又不能不维护玛瑞拉。他就这样，在玛瑞拉和安妮中间左右为难，受着夹板气。

名师点评
不只是马修，谁处在那个位置都会感到为难的。

“安妮是不对。她不该把别针拿出去，现在又撒谎胡说就更不应该了。”马修说道。但看到碟子里盛的原封不动的炖肉和青菜，他又可怜起安妮来了。

“玛瑞拉，那孩子还小，多么天真、活泼、可爱呀，她那么盼望去郊游，而你却非不许去，是不是有点儿过分了？”

“够了，哥哥。我想即使这样，对她来说还是过于宽大了，而且，那孩子好像一点儿也不明白，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这是最令人担心的。要是安妮真的认错的话，或许还能有救。”

“你说得对，但那孩子还小。”马修有气无力地反复辩解，“都是因为你以前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再宽容，没有好好管教她。”

“现在不就是请你出马管教吗？”玛瑞拉反驳道。

若是平时这样被玛瑞拉责备，马修是决不会答应的，可这次他却一声未吭。午餐吃得非常清静，胃口好的只有被雇来帮工的居里·布特一个人，这更加触怒了玛瑞拉。

思考交流

雇工居里·布特胃口好，怎么会更加触怒玛瑞拉呢？

吃完午饭，玛瑞拉发酵上面粉，又喂了鸡，才想起礼拜一从妇女协会回来时戴的黑边的外出用的披肩有一小块开线了。“对，缝补一下。”玛瑞拉自言自语地说着。

玛瑞拉拿起披肩，从窗边的常春藤间透洒进来的阳光，照在了被披肩卷着的一件东西上，一闪一闪地发着紫光。啊！原来是紫晶别针！别针的金属夹子缠在披肩里面的线上了。

“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玛瑞拉自言自语道，“别针没被拿出去弄丢呀，那孩子究竟打算干什么？绿山墙庄园难道中了邪不成？一定是我礼拜一取披肩时，随便放到衣柜上，而别针也被钩挂到披肩上了。”

玛瑞拉拿着别针，来到了东厢房，见哭累了的安妮正垂头丧气地坐在窗边，痴痴地望着外面。

“安妮·雪莉，我找到别针了，原来它钩挂在带黑边的披肩上了，是我刚才发现的。”玛瑞拉冷静地说，“今天早上你编造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不是说不坦白就不让我出来吗？”安妮似乎疲倦地回答道，“所以我就决定编几句瞎话，我以为那样就能去参加郊游了。昨晚上床之后，就开始考虑怎样坦白，并尽量编得有点儿意思。为了不忘掉这些瞎话，我反复练习了好几遍，可结果还是没能参加郊游。”

玛瑞拉不由得笑了起来，同时，她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安妮了。

名师点评

玛瑞拉的笑显然是充满歉意的，她错怪了安妮，希望能够得到安妮的谅解，更希望没给安妮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所以她想极力地弥补她的过失。

“安妮，我真是服输了，不过，你没撒谎。当然了，坦白没做的事也是不对的，这些都怨我。那么安妮，如果

你能够原谅我，我也原谅你，从今往后，我会更加疼爱你的。来来，快点儿准备去郊游吧。”

安妮猛地跳了起来：“还能来得及吗？”

“没问题，才两点钟，大家也就刚刚才集合，而且距下午喝茶还有一小时呢。快洗脸梳头，换上方格花布衣服，点心我已经预备了许多，都给你放到篮子里了，还有，我让居里准备了马车，让他送你去。”

“太好了！玛瑞拉。”安妮兴奋得高喊起来，然后飞似的去洗脸了。

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的安妮怀着说不尽的满足，回到了绿山墙庄园。

“噢，玛瑞拉，我的情绪好极了。这句话是我今天才学会的，梅莉亚·爱丽丝·贝尔曾用过这句话。它能准确地表达出我的实际感受吧？

名师点评

既准确地表现出了安妮对于郊游的感受，又表明了安妮对新学到的一句话的新奇。

“一切都是那么精彩美妙。茶水清香可口极了，品完茶后，哈蒙·安德留斯大叔在‘碧波湖’为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让我们每六个人一组轮番乘坐着绕了一圈儿。安妮·安德留斯差点掉进水池里，幸亏大叔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她的衣服。这要是换了我该多好呀，差点被淹死是不是很罗曼蒂克呀？时不时地对别人讲一讲，多带劲儿呀！“另外，我还吃了冰淇淋。呵！那味道，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总之是美味无比呀！”

那天夜里，玛瑞拉一边缝着衣服，一边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说给马修听了。

“是我弄错了，这也算是个很好的教训吧。”玛瑞拉坦率地总结说，“不过，一想到安妮坦白的事儿，我总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这孩子在某些地方真让人不能理解，但我想她肯定会有出息的，你信不信？只要有这孩子在，我们就不会觉得无聊。”

名师点拨

为了赢得去郊游的机会，安妮不惜编造谎言。但她的“坦白”使玛瑞拉更为痛心。最后玛瑞拉发现是自己错怪了安妮，一场风波才得以化解。本章运用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描写对安妮和玛瑞拉性格的刻画非常到位，对马修的刻画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几笔，却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憨厚、老实的形象。

词语积累

离谱　得意忘形　傲慢　烹饪　战栗



精彩瞬间

◎玛瑞拉有生以来头一回被孩子亲吻，心里真有股说不出的甜蜜，这种感觉迅速地传遍了她的全身。

◎我这个人呀，尽管瘦小，但还是很结实的，不过最近好像有点胖了。您说呢？每天早晨一起来我就想是不是能胖出酒窝了，然后再看看胳臂肘。

思考交流

为了赢得去郊游的机会，安妮不惜编造“坦白”的谎言，你认为在本次事件中玛瑞拉和安妮各有什么过失，如果你是其中一方，你会怎么做?

第八章 小学校，大风波

本章导读

安妮如愿以偿地和黛安娜成了好朋友，她们在安维利中学开始了新学期的生活。安妮的古怪性格能让她赢得更多好朋友吗？老师们会不会喜欢她呢？

“多美的一天哪！”安妮做了一个深呼吸，“能在这样的日子里生活该有多快乐呀！没能看到今天或者今天还没出生的人该多可怜呀！当然，今后还可能有这样的日子，但今天这个日子是体验不到了，能经过这么美丽的道路去上学真是我的福气。”

“比从街道走强多了，那边到处是灰尘，又晒得厉害。”黛安娜也附和着，同时瞅了瞅装着饭盒的提篮，心里盘算着要是把令人垂涎的三张草莓奶油馅饼分给10个女孩的话，一个人能吃上几口。

亚邦里学校的女学生们一向是把自己的午饭分给大家吃，要是一个人独吞了，或者和知心朋友吃了，就一定会被终生贴上“小气鬼”的标签。可要是把三张馅饼分给10个人吃，那么每个人就只能吃到一点点了。

名师点评

分享午饭是亚邦里学校的传统，但这似乎只是个习惯，并不是大家都愿意如此做的。黛安娜的三张草莓奶油馅饼如果分给十个孩子的话就显得太少，都吃不尽兴了。但如果不分，又会被人耻笑。

从绿山墙庄园的果园往下走，一直到卡斯伯特家农场尽头的树林，是到后面牧场放牛的必经之路，又是冬季运送柴草的通道。安妮来到绿山墙庄园还不到一个月，就给它起了个可爱的名字——“恋人的小径”。安妮曾向玛瑞拉解释道：“其实并非真的有恋人在那里徜徉，它只是来自我和黛安娜正在看的一本精彩故事书，多好听、浪漫的名字呀！有恋人在那里漫步、私语，它使您浮想联翩，我

打心里喜欢那条小径，在那里，不管您是大声喊叫，还是陷入沉思，都不用担心别人会把您当成是精神错乱者。”

每天清晨，安妮从家里一出来，便踏上“恋人的小径”，一直走到小河边，在这里和黛安娜会合后一起上学。从这往前不远，是几棵枝繁叶茂呈拱门状的枫树，每次从它的下面通过时，安妮总是兴奋不已地自言自语道：“枫树真善于交际呀！‘沙沙、沙沙’地低声唠个没完。”

来到独木桥边，离开小径，然后再走过巴里家背后的旱田，便可以看见“紫罗兰溪谷”了。这个“紫罗兰溪谷”就在安德留斯·贝尔家私有林的林荫处，一个叫作“绿色的小酒窝”的地方。

“当然了，现在还不是紫罗兰开放的季节。”安妮对玛瑞拉说，“每逢春天来临，便有成千上万朵紫罗兰竞相怒放，放眼望去，好看极了，这是黛安娜告诉我的。玛瑞拉，您能想象出那种情景吗？我一想到它，就兴奋得连气都喘不上来。黛安娜说从没见过像我这样擅长起名字的孩子。她自己哪怕只有一个拿手的本事就知足了。

“不过，‘桦树道’这个名字却是黛安娜起的，黛安娜说她也琢磨出个名字来，于是我就把起名权让给了她，但要是让我起名字的话，就不会起‘桦树道’这种名字，而要起个很富有诗意的名字。不过，我觉得‘桦树道’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了。”

实际上，这些并非言过其实。细细的小道从长坡上缓缓而下，蜿蜒曲折地从贝尔家林中穿过。阳光经茂密的绿叶过滤照洒下来，如同钻石芯一般没有一丝污点。小道两侧，林立着成排的白桦树，树下生长着羊齿草、伯利恒星、野生君影草以及火红草，空气中弥漫着迷人的芳香。百鸟争鸣，时时传来美妙悦耳的旋律。微风携带着欢歌笑语从树梢间轻轻拂过。如果稍稍定下神来，偶尔还能看到兔子

名师点评

两个知心朋友在一起总会有聊不完的话题，但在清幽迷人的桦树道上，这两个闲不住嘴的小伙伴也被这景色吸引着，陶醉其间，顾不上交流了。

在蹿来跑去，能让安妮和黛安娜安静下来的地方还真不多见。

顺着小径下到谷地，穿过大街，再翻过长满枞树的山丘，便是学校了。亚邦里学校是座白色的建筑物，房檐较低，窗户很大，里面看上去非常坚固、宽敞。教室里排放着旧式的书桌，桌面是个盖子，能开能关，上面刻满了三届学生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和俏皮话。

学校远离喧闹的街道，背后是片不太引人注意的枞树林和一条小河。每天清晨，学生们便把牛奶瓶浸泡在这条小河里，到了中午，准保又凉又好喝。

九月一日这天，玛瑞拉心里犯着嘀咕："安妮这孩子性格古怪，能和别人合得来吗？上课时能规规矩矩的吗？"

也许是玛瑞拉多虑了吧，傍晚，安妮竟得意扬扬地回来了。

"我好像已经喜欢上这所学校了。"安妮一放下书包就报告说，"不过，我对菲利普斯老师的印象却不太好，他总是不停地用指尖理着胡须，还不时地冲着一个叫作普莉茜·安德鲁斯的女生眉目传情，普莉茜今年已经16岁了，据说她明年准备报考夏洛特丹的奎因学院，迪利·波尔特说老师已经迷上了普莉茜。

"普莉茜皮肤生得非常细嫩洁白，茶色的带卷的头发梳成了高髻。她的座位是在教室后面的长椅子上，我们老师也总坐在那里，老师说他是为了检查督促普莉茜的学习才坐在那里的。可是鲁比·吉里斯却不相信，她曾看见老师有一次在普莉茜的石板上写过什么，普莉茜看后，脸一下子红得像西红柿一样，嗤嗤地笑个不停。鲁比·吉里斯断定老师写的肯定是和学习无关的内容。"

"安妮·雪莉，你要是再这样出口不逊地评论老师，我可不答应啊。"玛瑞拉严肃地说，"送你去上学，不是

名师点评

安妮把老师评价一番，完全是自己主观的感受或者是同学们共同的看法，但却显得对老师不够尊重。玛瑞拉极力维护老师的形象，不允许安妮如此没有礼貌地批评耐心细致的老师。

为了让你去批评老师的，老师那么耐心细致地教你们，你们应该加倍努力学习才是，而不应该放学一回来就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明白吗？我可不喜欢你染上这种坏毛病，在学校就应该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是吧？”

“我可是个非常乖的学生呀。”安妮自豪地说，“在班上，我和黛安娜是前后桌，座位就在窗边，从那儿能够俯瞰到美丽的‘碧波湖’。学校里有很多情趣相投的女孩子，中午休息时，我们就在一起玩耍，而且总是玩得兴高采烈的。我和黛安娜仍是最要好的一对，而且从今往后也不会改变，我就是崇拜黛安娜。

“学习上我比大家落后了一大截，别人都学五年级的课程了，唯独我还在啃四年级的课本，总觉得有些丢人，但是，有我这样丰富想象力的孩子却一个也没有，这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我们上的课分别是文学、地理和加拿大史。菲利普斯老师把我的名字拼得乱七八糟，还把我那块尽是错号的石板举得高高的，好像生怕大家看不见似的，我真是害羞极了。玛瑞拉，您不觉得对一个初来乍到的新学生谨慎地对待更好些吗？

“还有，我今天向鲁比·吉里斯要了一个苹果，索菲亚·苏伦把一张写有‘我送你到家门口，你不介意吧？’的精美的粉色卡片交给了我，并约好明天再还给她。另外，迪利·波尔特把她的玻璃珠戒指借了我整整一下午。玛瑞拉，把咱家阁楼里旧针包上的那串珍珠给我一些好吗？我也想做几个戒指玩玩。

“噢，对了，玛瑞拉，普莉茜曾对别人说我的鼻子长得很好看，被米尼·麦克法逊听见了，是珍妮·安德鲁斯告诉我的。玛瑞拉，被人夸奖长得好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呢，我的鼻子真那么美吗？我知道只有玛瑞拉才能对我讲实话。”

“是的。”玛瑞拉的确很欣赏安妮的鼻子，但从来没打算说出口。

九月的一个凉爽清晨，安妮和黛安娜同往常一样，愉快地跑向了“桦树道”。

“我估计吉尔伯特·布莱斯今天可能要来上学了。”黛安娜说，“夏天他一直都住在新布兰兹维克的堂兄家里，礼拜六晚上才回来。他可以称得上

是地道的美男子，而且，他特别喜欢逗女孩子玩，我们全都被他欺负了。”与其说是被欺负了，倒不如说是心甘情愿的，这从黛安娜的声音里就能听明白。

“吉尔伯特·布莱斯？是不是在阳台墙上巨大的相爱伞下和朱丽叶·贝尔的名字并列书写的那个人？”

“对，就是他。不过，我对朱丽叶倒不怎么感兴趣。我听说吉尔伯特曾用朱丽叶的雀斑来背诵过小九九。”

“哎呀，快别提雀斑这茬儿了。”安妮困窘地低声央求道，“我长的就是满脸雀斑。吉尔伯特把男生和女生的名字并列写在相爱伞下，好像大家都是他的臣下，可以任他摆布似的，要是谁把我的名字也和男生的名字并排写在一起就好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谁也不会那样做的。这个我心里有数。”

名师点评 红头发、雀斑等缺点是安妮挥之不去的痛。

名师点评 安妮的话语中满怀着对吉尔伯特的憧憬之情，吉尔伯特的到来，真如她想象的这么美好吗？

安妮叹了口气。她讨厌自己的名字被写出来，但矛盾的是，若这种危险性完全不存在，她又感到十分委屈。

“没那样的事。”黛安娜不同意安妮的观点。黛安娜的一双黑眼睛和一头乌发，早就把亚邦里村少年们的心弄乱了。因此，写有黛安娜名字的相爱伞已经有半打了。

“这些名字大都是开玩笑写上的，安妮也不要自卑，因为查理·苏伦正喜欢着安妮呢。查理对他母亲说，安妮在学校里最聪明，一个人与其脸蛋长得好，还不如聪明更好。”

“你说的不对，根本没那样的事。我看还是脸蛋长得漂亮好。另外，我最讨厌查理了，他总是贼眉鼠眼，东张西望的。要是把我的名字和查理的名字写在一起的话，那可就糟了。当然了，能在学习成绩上排第一名我会感到很高兴的。”

名师点评 安妮心中也在勾画着自己的白马王子形象，但她这个年龄是不会明白所谓的爱情的。

“从今天起，咱们就和吉尔伯特在一个班了。以前，吉尔伯特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我肯定他还会力争第一的。

吉尔伯特快14岁了，但他还在学习四年级的课程，四年前，他父亲生病需要到阿尔伯特州去疗养，吉尔伯特也被带去了，他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回到亚邦里之前，他没正经念过一天书。看来，今后要继续保持第一名很困难呀，安妮。”

“那太好了。”安妮急忙说，“快14岁的学生在只有九岁、十岁的孩子的班级里取得第一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是吧？昨天，我拼读‘喷出’这个单词时取得了第一名，乔治·帕伊虽然也是第一名，但她是偷看了教科书才取得的。不过，菲利普斯老师却一点儿也没察觉到，因为他当时正瞟着普莉茜呢。”

“帕伊姐妹俩都很滑头。”黛安娜一边翻过街道的围栏，一边愤愤地说，“昨天，就是乔治的妹妹伽迪把自己的奶瓶放到我平常取放奶瓶的小河的那个地方了，真不像话。”

当菲利普斯老师在教室后面指导普莉茜的拉丁语时，黛安娜凑到安妮耳边小声说道：“安妮，那个就是吉尔伯特。在过道正对面的同一行坐着的那个，他是个美男子吧？你好好看看。”

安妮按着黛安娜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吉尔伯特·布莱斯正不动声色地要把自己前桌的鲁比·吉里斯的金发长辫用夹子往椅子靠背上夹呢。

吉尔伯特个头很高，长着一头茶色的卷发和一双茶色调皮蛋式的眼睛，脸上总浮现出一丝要捉弄人的笑意。

名师点评

传神的描写，使吉尔伯特这个捣蛋鬼的形象跃然纸上。

过了一会儿，老师点名叫鲁比·吉里斯上前面去演算，鲁比刚站起来便立刻惨叫了一声，椅子也被弄倒了，想必是把头发连根都拔了出来。大家闻声都朝鲁比的位置望去，菲利普斯老师气得脸一下子沉了下来，眼睛瞪得圆圆的，看上去非常可怕，鲁比被吓得“哇”一声哭了起来。

吉尔伯特赶紧把夹子藏起来，假装认真地看着历史

书。事情暂时平息了一段时间后，吉尔伯特又开始转向安妮，不断地做着滑稽可笑的怪相，还一个劲地朝安妮“暗送秋波”。

“吉尔伯特确实是个美男子。”安妮悄悄对黛安娜说，“不过，他看上去非常厚颜无耻，对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女孩子那么使眼色，有点太失礼了。”

那天午后，菲利普斯老师正在教室后面的角落为普莉茜·安德鲁斯指导代数，别的学生大多也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有的啃青苹果，有的向同学窃窃私语，有的在自己的石板上作画，有的则用根细绳系着蟋蟀让它在通道上跳来蹦去，吉尔伯特·布莱斯从刚才起就拼命想引起安妮·雪莉对自己的注意，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安妮早把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她两手托着脸，目不转睛地从窗口眺望着“碧波湖”，徘徊于仙境般的梦幻王国，被眼前这美丽景色完全征服了。

吉尔伯特从前做的捕捉女孩子视线的游戏从没失败过，所以他恼羞成怒，发誓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个下巴尖尖的、长着一双大眼睛、满头红发、和其他女孩子迥然不同的安妮朝他这边看！于是，他隔着过道一把抓住安妮长长的辫子尖，用刺耳的声音低语道：“胡萝卜！胡萝卜！”

安妮看到了吉尔伯特令人讨厌的一面，而且连正幻想着的美梦也被他一点不剩地搅灭了，气得一下子跳起来，眼睛冒着怒火，狠狠地瞪着吉尔伯特，边哭边喊道：“你……你竟敢欺负我？还使用这种残酷的手段！”

接着，安妮拿起石板照着吉尔伯特的脑袋“啪”地狠狠一击，石板当时就断成了两截。

学生们看到这一幕时，全都“啊”的一声吓呆了，事后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黛安娜一瞬间好像停止了呼吸，有些歇斯底里的鲁比·

名师点评

吉尔伯特的恶作剧总是因为他的帅气而屡屡得逞，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恶作剧失败！而对于安妮，吉尔伯特的“挑逗”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对吉尔伯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正在酝酿新的招数。

名师点评

写“观众”的表情，从侧面表现出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的关注和事态的“严重”性。

吉里斯故意放声大哭起来，托米·苏伦张着嘴呆若木鸡，好不容易捉来的蟋蟀也给放跑了。

菲利普斯老师沿着通道大步走过来，把手放在安妮肩上，指头好像都要掐进她的肩膀里。

“安妮·雪莉！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师生气地吼道。

安妮一声不吭。在众人面前说自己被诬蔑为“胡萝卜”，她死也不干哪。吉尔伯特却满不在乎：“老师，是我不对，刚才我和安妮开了个玩笑。”

可菲利普斯老师根本没理会吉尔伯特。

“你怎么说也是我的学生，这样可真让我遗憾！”老师接着冲安妮吼道，“安妮，到讲台上来，一直给我站到放学为止！”

对安妮来说，受到这样的处罚比鞭打强多了，可是，老师一宣布罚站，安妮那颗极敏感、极脆弱的心似乎比被鞭打还要难受。但最终她还是沉着一张苍白、僵硬的脸遵从了。

菲利普斯老师取来粉笔，在安妮头上的黑板上写道：“安妮·雪莉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安妮·雪莉务必改掉自己的坏脾气！”接着，他又为不懂得笔记体的一年级学生念了一遍。

直到下午放学，安妮一直被罚站在这行字下面。无论是黛安娜同情的眼神，还是查理·苏伦愤慨的摇头，还有乔治·帕伊居心不良的嘲笑，安妮都一律用愤然的目光和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去回敬。而对吉尔伯特·布莱斯则连看都不看一眼。她发誓决不再看他一眼！决不再跟他说一句话！

名师点评

被戳到“伤疤”的安妮真是愤怒到了极点，否则她是不会发下这个“毒誓”的。

一放学，安妮便扬着头，飞似的冲了出来。吉尔伯特站在阳台的出入口想挽留她一会儿。

“喂，安妮，我拿你的头发乱开玩笑，伤了你的心吧？”

吉尔伯特小声地道歉，“实在对不起了。你能原谅我吗？”

安妮轻蔑地和吉尔伯特擦身而过，似乎既没看到他，也没听到他的话。

一边在路上走，黛安娜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半分责备、半分敬佩的口气说：“安妮，你怎么能那样呢？”黛安娜暗想，要是自己的话，肯定不会无视吉尔伯特的哀求的。

“我决不原谅吉尔伯特·布莱斯。”安妮毅然决然地说，“还有一件使我气愤的事是老师写我的名字时，竟忘掉加上‘E’！黛安娜，我的脖子简直被套上了一条铁项链。”

“吉尔伯特不过跟你开了个玩笑，你千万别介意。”黛安娜规劝道，“他对所有女孩子都开玩笑，而且，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吉尔伯特给别人赔礼道歉呢。”

名师点评

在黛安娜的眼里，吉尔伯特捉弄别人并且不道歉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大家乐意被帅气的他欺负。但他居然给安妮道歉，这令她感到不可思议。

“这简直是两码事呀！”安妮把这事看得很重，“吉尔伯特伤透了我的心。黛安娜！我真像窒息一样难受。”

山丘上的针枞树林和广阔的草地虽说都是贝尔家私有的地盘，但亚邦里的学生午休时常常到这里玩。从这里可以清楚地望见菲利普斯老师住宿的伊文·莱特家，一旦发现老师出来，学生们便会一溜烟地朝学校跑去，可是，从这里到学校的距离是从莱特家到学校距离的三倍多，所以再怎样拼命地跑，学生们还是常常比老师晚到三分钟左右。

“胡萝卜”事件的第二天，菲利普斯老师照惯例，决定整顿纪律。午休之前宣布，等他回来时，全体学生都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谁回来晚了，谁就受罚。

那天中午，全班的男生和几名女生像往常一样，又到贝尔家的针枞树林去了。学生是为了玩松油才去的。黄色的松油凝固物真好玩，学生们在林间草地上慢慢地走来走去，寻找着松油，时间不知不觉很快地流逝了。头一个注意到老师的是像往常一样爬到老松树顶的吉米·格罗巴，

他大声惊呼道："老师来了！"地上的女孩们先跑了起来，树上的男孩子们慌慌张张地从树上滑下来，也紧随其后奔跑起来。安妮并没有玩松油，而是坐在树枝上摆弄着蕨菜，嘴里哼着歌，头上戴着花冠，看上去好像是梦幻王国快乐的妖精一般，她比别人下来得慢，所以落在了后面。

但是，安妮一旦跑起来便像羚羊一般敏捷、迅速，很快就在校门口追上了男同学们。当她被大家挤进教室时，菲利普斯老师正在里面挂帽子呢。

惩罚十几个学生对菲利普斯老师来说太麻烦了，可是话已出口，也不能一点儿也不兑现呀。所以，他决心抓一个倒霉的，以便把这事搪塞过去。他目光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安妮身上。此时的安妮气喘吁吁地刚坐下，戴在头上的花冠歪挂在一只耳朵上，样子十分狼狈，好像是个乞丐。

"安妮·雪莉，你好像很喜欢扮成男孩子，今天，我满足一下你的兴趣。"老师讽刺道，"把那只花冠摘下来，和吉尔伯特坐在一起吧。"其他男孩子都在偷偷地笑，安妮气得脸色铁青。黛安娜赶紧把花冠一把从她头上拽了下来。安妮紧握双拳，纹丝不动地盯着老师。

"我说的你没听见吗？安妮！"老师的声音变得让人感到非常恐怖。

"我不，老师。"安妮支吾道，"我想您让我这么做并不是您的真心。"

"是真心的。"老师依然在讽刺个不停。他的这种腔调和态度大家没有一个不烦的，特别是安妮，听了就像是得了神经过敏。

名师点评 菲利普斯老师一向都不怎么受学生欢迎，他的风格令学生们讨厌。

"马上照我说的去做！"

一瞬间，安妮真想站起来反抗，但她马上意识到，反抗也毫无用处。所以很不情愿地坐到了吉尔伯特的身边，

然后把胳膊放到桌面上，猛地趴在上面。

安妮委屈极了，那么多人迟到，却唯独惩罚她一个，而且还强行和男生同坐一张椅子，同座的偏又是那个讨厌的吉尔伯特。这还不算，她又被老师侮辱一番，而且远远超出了她所能忍受的限度，简直让她气炸了肺。

开始，同学们还一边看着安妮，一边嘀嘀咕咕地悄声议论着，一边嗤嗤地笑着你捅捅我，我捅捅你。可安妮始终没抬起头来，吉尔伯特也为了提高成绩而在埋头学习着，所以隔了不一会儿，大家便自觉没趣又忙起各自的事情来，安妮挨罚的事渐渐地被忘在了脑后。

> **名师点评**
> 坐在自己旁边的是最讨厌自己的安妮，估计吉尔伯特的埋头学习也是大打折扣的。

菲利普斯老师召集上历史课时，安妮本应去听，但她却没动弹一下。因为菲利普斯老师脑袋里在想着别的事儿，所以没注意到安妮的缺席。

吉尔伯特曾趁人没注意的时候，把一个用金字书写的“你真漂亮”的粉色心形红酒瓶从书桌里掏出来，放在安妮的胳膊缝间让它轻轻地滑了下去。安妮抬起头来，用指尖抓起酒瓶便扔到了地板上，然后用脚后跟踩了个粉碎，瞧也没瞧吉尔伯特一眼就又重新趴到了桌子上。

一放学，安妮便几步走到自己的书桌前，动作夸张地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取了出来，堆到已经破碎了的石板上。

“安妮，你为什么要这样，都想拿回家去吗？”一上路，黛安娜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在这之前，她吓得一直没敢问。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上学了。”安妮气呼呼地答道。

> **名师点评**
> 安妮压抑了一天的愤怒，终于在放学时得以释放，她将学习用品一股脑儿地搬出，似乎下定决心再也不来这令人伤心的学校读书了。她的“心愿”能实现吗？

黛安娜直直地盯着安妮，想弄清楚真假：“玛瑞拉同意吗？”

“我只能这样，我再也不上那个男生吃香的学校了。”

“安妮，你胡说些什么呀！”黛安娜几乎要哭出来了，“有那么严重吗？我该怎样做才好呢？求求你，安妮，来上学吧！啊？”

“为了黛安娜，我就是赴汤蹈火也心甘情愿。不过，唯独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强求我，也不要再折磨我，让我为难了。”安妮悲伤地说。

“好些有趣的事等着我们去做呢。”黛安娜叹息道，“我们不是说好要在小河那儿建造一幢漂亮的房子吗？下礼拜要上棒球课，安妮不是一次还没玩过吗？打棒球可有意思了，还有新的歌曲要演唱，另外，爱丽丝·安德鲁斯说下礼拜要把最新出版的《三色紫罗兰丛书》带来，大家约好了要在小河边，每人轮流朗读一章，安妮不是最喜欢大声朗读吗？”

不论黛安娜怎么说，安妮已经铁了心，再也不到菲利普斯老师任教的学校了。一回到家，她立刻把这一切告诉了玛瑞拉。

“你真是太蠢了！”玛瑞拉严厉地教训了安妮一顿。

“我一点儿也不蠢，你还不明白吗？玛瑞拉，我被人家侮辱得好惨呀！”

“我不想听这些，明天，你还跟往常一样上学去！”

“不！”安妮倔强地晃着脑袋，“我再也不去了！玛瑞拉，在家学习也可以，我尽量争取做一个好孩子，如果您答应，我宁愿一天也不说话了。总之，我再也不上学了！”

玛瑞拉这下可为难了，她只好决定暂时什么也不说，心里暗想：“最好晚上到林德太太那儿去一趟，如果强迫她服从，无疑会火上浇油。听安妮的话，想必这个菲利普斯老师做事十分荒唐，他怎么能这么粗暴地对待安妮呢？总之，要和林德太太好好商量商量，她毕竟先后送过10个孩子上学，总有些好主意吧。”

玛瑞拉进屋时，林德太太像往常一样，正在聚精会神，劲头十足地做着被子。

“我猜您已经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吧？”玛瑞拉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林德太太微微点了点头：“是因为学校的那场闹剧吧？狄里·波尔特放学回家时跟我全说了。”

“怎么办才好呢？我现在愁死了。安妮发誓再也不上学了。怎么办才好呢？雷切尔。”

“这个，假如你想听我的意见的话……”每逢有人征求林德太太的意见时，她总是心里美滋滋的，“开始时她愿意怎么做就让她怎么做，我总觉

得菲利普斯老师有些不对头，对孩子们自然不应该说那种话。”

“当然了，昨天老师批评她发脾气扰乱纪律是正确的，可今天却不同。怎么能只罚一个呢？而且让一个女生和男生坐在一起，至少是不慎重。狄里·波尔特也非常不服气，别的学生都是这个态度。安妮会如此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我看就是因为老师对这件事处理得不太高明。”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可以不去学校了？”

“对，也就是说，直到安妮松口为止，最好不要提上学的事。没关系，这事儿一个礼拜左右就会平息下来，安妮自然而然就会回心转意的，你要是硬让她去，说不定又要因为什么事而引起事端来。菲利普斯作为一名教师有些失职，要不是看在他叔叔是理事的份儿上，他怎么能担任班主任一职？这个岛的教育简直不知道要往何处去了。”林德太太摇着头。

玛瑞拉听从了林德太太的忠告，回去后，再也没对安妮提起上学的事。就这样，安妮留在家里自己学习功课，同时帮助玛瑞拉干点活儿，或者在秋风瑟瑟的黄昏中和黛安娜一起玩耍。

如果偶然碰见吉尔伯特·布莱斯，安妮总是轻蔑、冷漠地和他擦肩而过。不管吉尔伯特怎样想方设法地取悦安妮，安妮都不搭理他。黛安娜曾多次从中调解，却没有一点效果。总之，安妮是铁了心一辈子都不与吉尔伯特来往了。

安妮憎恨吉尔伯特，却和黛安娜难舍难分，对黛安娜，她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热情，所有的爱。

一天晚上，玛瑞拉刚从苹果园摘了一筐苹果回来，便发现安妮独自一人坐在东窗边的灰暗处痛哭流涕。

“我说安妮，这次又怎么了？”玛瑞拉急忙问道。

名师点评

林德夫人倒也深语辩证法，几方面的原因她都考虑到了，怪不得玛瑞拉遇到事情要征求意见时，首先就想到她。

“因为黛安娜呗。”安妮抽泣着，“玛瑞拉，我太喜欢黛安娜了，没有黛安娜，我无论如何也活不下去了。可是，一旦黛安娜长大结婚了，肯定会抛下我的，我可怎么办呢？”

名师点评

安妮想得可真够远的，她丰富的想象力，有时候令自己徒增烦恼。

“我从心里讨厌黛安娜未来的丈夫，讨厌！非常讨厌！有关她的结婚典礼什么的我全都幻想过了。由始至终，黛安娜身穿雪白的婚纱，戴着面纱。我打扮得像女王一般漂亮，气质高雅，在旁边做她的伴娘，穿着带灯笼袖的美丽的长裙，虽然我面带微笑，可心里却充满了无尽的悲哀，不得不暗中同黛安娜道别。”说到这里，安妮终于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差一点儿笑出声来的玛瑞拉赶紧把脸扭过去，但还是忍不住，一屁股坐到身旁的椅子上，哈哈大笑起来。

“真有意思，你还是个孩子呀……”玛瑞拉好不容易止住了笑，“你杞人忧天都忧到身边来了，可见你的想象力太了不起了。”

名师点拨

作者在本章中对人物神态、动作做了正面和侧面的描写。同学们看热闹时的表情，彰显了事态的严重性；安妮对吉尔伯特的挑衅毫不畏惧、对老师的不公表示不满，这些都表现了主人公倔强的性格。

词语积累

悦耳　喧闹　俯瞰　徘徊　九霄云外　搪塞



精彩瞬间

◎微风携带着欢歌笑语从树梢间轻轻拂过。如果稍稍定下神来，偶尔还能看到兔子在蹿来跑去，能让安妮和黛安娜安静下来的地方还真不多见。

思考交流

1.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碰到的老师有的严厉，有的和蔼，有的固执，有的随和。安妮的菲利普斯老师怎么样呢？请简要评价。

2. 玛瑞拉在听到安妮对同学和老师的抱怨，并打算不再去学校后，并没有直接给出回应，而是向很有经验的林德太太请教，最后同意了安妮待在家里。你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可取吗？为什么？

第九章　醉酒风波

 本章导读

我们曾模仿过大人的言行。尤其是女孩子，也许施过胭脂，抹过口红，穿过高跟……安妮也不例外，但她的这次“成人试验”似乎惹了点麻烦。那她又是怎么化险为夷的呢？

绿山墙庄园的十月是一年中最具魅力的季节。小洼地里桦树的树叶在秋日的骄阳下最先变成了金黄色，紧接着，果树园后面的枫树树叶又被染成了深红色，小路两侧樱花树的树叶也不甘寂寞，相继换成了深红色和类似青铜色的绿色。第二次割过的田地则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日光浴。

安妮完全被这色彩的海洋陶醉了。

一个礼拜六的早晨，安妮拎着根枫树枝飞也似的跑进屋来，不等喘好气便兴奋地喊道：“哎，玛瑞拉，十月的世界真是太美了！您看这根树枝多漂亮呀，在它面前，您能一点儿也无动于衷吗？所以我把它拿进来想装点一下房间。”

思考交流

任何人都有审美能力，玛瑞拉也不例外，那么她认为的“美”是什么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玛瑞拉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可以说玛瑞拉身上不太具备审美能力，“安妮，看看你的房间，尽是些从外面带进来的东西，寝室可只是睡觉用的呀。”

“噢，那可是为了做梦用的。玛瑞拉，是不是在美丽的环境中，就一定会做出好梦来呢？我准备把它插到那个旧的蓝色花瓶里，摆放在桌子上。”

“你最好别弄得楼梯上到处是叶子。午后，我要去卡摩迪一趟，妇女协会在那儿有个聚会，马修和居里的晚饭

就交给你了。记住，不要像前些日子似的，放好了桌子之后才想起来还没沏茶。”

“忘了沏茶是我不对。不过，那天我正考虑着‘紫罗兰溪谷’的名字，所以不知不觉把别的事忘到了脑后。马修根本就没什么不满，趁着沏茶这工夫，我又给他讲了个美丽的传说，他丝毫没觉得寂寞无聊，但最后一段不记得了，是我自己瞎编的。”

“行了。说真的，今天你可别弄出差错来。还有，如果愿意，可以请黛安娜来咱家玩玩，喝点茶。”

“真的，玛瑞拉？”安妮兴奋得两只小手攥得紧紧的，“那太好了！还是玛瑞拉知道我的心，我早就想邀请她来做客，简直都要想疯了。邀请朋友来做客喝茶，感觉挺不错的，就像大人似的，是吧？放心吧，有客人在，我是不会忘记沏茶这事儿的，噢，还有，玛瑞拉，我想用带有蔷薇花图案的那套茶具招待客人，您不介意吧？”

“那怎么行？那套茶具只有牧师先生光临或妇女协会聚会时才能用，明白吗？我看就用平时的那套茶色茶具吧。还可以把樱桃果脯、水果点心、小甜饼和饼干拿出来吃。”

“我现在都能想象出自己在桌子旁沏茶的情景。”安妮闭上了眼睛说道，“就这样询问黛安娜要不要加砂糖，我知道她从来不加砂糖，但就装不知道的样子去问，然后再问问是否再来一块水果点心，劝她多吃些樱桃果脯。嘿，玛瑞拉，光是幻想就这么过瘾呀！黛安娜要是来了，放帽子时让她到客厅里，然后再去会客室可以吗？”

“我看不需要，你们在起居室就行。噢，那瓶最近在教堂聚会时分发的木莓露还剩下一多半。你们俩可以喝点儿，我把它放在起居室柜橱的第二层了，喝的时候可就着一张小甜饼。”

玛瑞拉还要嘱咐些别的事，可安妮早已按捺不住，跑

知识链接

一种气味强烈，类似于果汁露、糖汁一样的甜味饮料，属于利久酒——一种芳香的烈酒。

思考交流

她们为什么会有如此怪异的举动?

到奥查德·斯洛甫邀请黛安娜去了。

玛瑞拉刚走，黛安娜紧接着到了。黛安娜穿着漂亮的衣服，做出一副应邀做客的正经样子。要是平时，她会连门也不敲就跳到台阶上来，但这天却装模作样地敲了敲门，里面打扮体面的安妮赶紧打开了门，两人就像初次见面似的，还郑重其事地握了握手。

黛安娜被引到东厢房，把帽子摘下放到那里，最后两人落座在起居室。时间已经过去了 10 分钟，两人仍然装腔作势地互相客套着，黛安娜还规规矩矩地并着脚尖坐着。

就在早晨安妮还见过巴里太太摘苹果时劲头十足的情景，可她仍有礼貌地问候道："您母亲一向可好？"

"谢谢你的关心，她非常好。卡斯伯特大叔今天到莉莉·桑兹号搬运土豆了吧？"黛安娜也问候道，今天早晨她刚搭马修的运货马车到哈蒙·安德鲁斯家去过。

"是呀，今年土豆大丰收了，您父亲种的土豆也丰收了吧？"

"托你的福气，丰收了，你家的苹果已经开始摘了吧？"

"是呀，摘的可多了。"安妮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黛安娜，不上果树园摘点甜苹果吗？玛瑞拉说剩在树上的可以全都摘下来，玛瑞拉可大方了，她说除了品茶外，还可以吃些水果点心，樱桃果脯，等等。饮料你喜欢哪一种的？我最喜欢红色的饮料了。"

果树园里，硕果累累，枝头都被压得弯弯地垂下了头。两个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午后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她们坐在尚未受霜降袭击的茂盛的绿草丛中，一边啃着苹果，一边尽情地交谈着，周围洒满了秋季温暖的阳光。

黛安娜对安妮说起了最近学校出现的新鲜事。黛安娜

被安排和伽迪·帕伊坐在一起，这使她讨厌得不得了。伽迪写字时总是把铅笔弄得“沙沙”响，每当这时，黛安娜都烦得浑身直冒寒气，不停地打哆嗦。鲁比·吉里斯从克里科的梅亚里·乔治大婶那儿得到了一块魔石，据说能蹭掉瘊子。查理·苏伦和埃玛·怀特的名字被写在了相爱伞上，埃玛·怀特气得大发雷霆。萨姆·勃尔特因为课堂上狂妄自大，被菲利普斯老师用鞭子抽了一顿。萨姆的父亲为此赶到学校，警告老师如果胆敢再对他的儿子动手的话，他可决不答应。

另外，玛蒂·安德鲁斯穿来了一件带有帽兜和饰有穗子的披肩，得意扬扬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看上去真令人作呕。利基·莱特和梅米·威尔逊不说话了，听说是因为梅米·威尔逊的姐姐把利基·莱特姐姐的男朋友给拐跑了。

名师点评　黛安娜带来的话题几乎都是些八卦新闻，与学习没什么关系，但这些恰恰是学生比较关注的事情，也是大家乐意上学的原因。

“还有，自从你不上学后，大家都觉得无聊得很。都认为安妮还是早点重返学校的好，再说吉尔伯特·布莱斯……”

安妮一听到吉尔伯特·布莱斯，便急忙站起身来，打断了话题，邀请黛安娜进屋去喝点木莓露。

安妮看了看起居室柜橱的第二层，却没发现木莓露的影子，又仔细地找了一遍，才看到是在最上面的架子上放着呢，安妮把瓶子放到托盘上，连同杯子一起放到了桌子上。

“来来，黛安娜，多喝点，不必客气。”安妮很有礼貌地说，“我实在喝不下去了，好像是吃苹果吃多了。”

黛安娜满满倒了一杯，欣赏了一下这种鲜红的令人生津的液体，然后优雅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喝了。

名师点评　神态、动作的描写，突出了黛安娜对这种液体的喜爱，陶醉于品味之间。

“啊！没想到这个木莓露这么好喝，安妮。”

“你喜欢喝，我真高兴。喜欢喝就请多喝几杯吧。我

稍添点柴。”

安妮从厨房回来后，黛安娜已经把第二杯喝了。安妮一劝，她又不客气地喝了第三杯，随后又满满地倒了一杯，谁让木莓露这么好喝呢！

“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可口的饮料，比林德太太家做的强好几倍，林德太太总是对自己酿造的饮料很得意，不过，你家的饮料和林德太太做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对，我也觉得玛瑞拉做的木莓露比林德太太做的好多了。”安妮一贯是同玛瑞拉站在一个立场上的，“玛瑞拉的烹饪技术是出了名的，她还教过我呢，实在太难了，在烹饪方面似乎没有多少令人幻想的余地，什么都必须按规矩来，如果违反了就要砸锅。

名师点评

烹饪的实在性与耽于幻想的安妮格格不入，所以她觉得很难。

“前些日子烤制点心的时候，我就忘记加入小麦粉了，脑子里只幻想着一个悲惨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你和我。一天，黛安娜不幸染上了天花，病情危急，所有人都不敢接近你，只有我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来看你、护理你。后来黛安娜终于得救，可天花又转移到我身上。我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了人间，死后被葬在了墓地的白杨树下，黛安娜在旁边还栽上了可爱的蔷薇花，浇洒上了泪水，发誓将永远记住为自己献出生命的年轻朋友。

“我一边搅拌着做点心的材料，一边不住地流着眼泪，把加小麦粉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可玛瑞拉最后还是原谅了我，其实就算她生气也是白费。

“我总是给玛瑞拉找麻烦。上礼拜二的午饭我们吃的是葡萄干布丁，结果剩了一半布丁和满满一壶沙司，玛瑞拉说留着下次中午时再用，让我先送到贮藏室里，好好用盖子罩好。可是半路上我想象自己为了忘掉失恋的打击成了修女，在修道院里闭门不出，因此，把罩盖子的事就给忘掉了。

“第二天早晨我才想起来，到那儿一看，布丁沙司里躺着一只被淹死的老鼠！你能想象出我当时惊吓的模样吗？我用勺子把老鼠捞出来扔到了后院。然后把勺子反复清洗了三次。当时玛瑞拉出去挤牛奶了，我打算等她回来后问问她，是把沙司喂猪呢，还是扔了。可玛瑞拉回来时，我正在胡思乱想着别的事儿，早把想说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后来，玛瑞拉又让我去摘苹果，我就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斯潘塞·贝尔的切斯特·罗斯夫妇来我家做客，玛瑞拉招呼我进去时，午饭已经准备妥当了。大家围坐在桌子前，我尽量表现得彬彬有礼，一举一动都像个大人似的，以便给那位夫人一种我虽然长得很丑，但却很有教养的印象。

名师点评

可以想象一个小孩硬是要装出大人模样的别扭。要一个平时有些“疯癫”的安妮表现得这么淑女，实在有些为难她了。

“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可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玛瑞拉拿着刚热过的布丁沙司走了进来！黛安娜呀黛安娜，你不知道那一瞬间我是多么恐怖呀，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回想起来了，脑子发热便不顾一切地尖叫一声站了起来。

“玛瑞拉，那个布丁沙司不能用！有一只老鼠在里面淹死了，我忘了跟你讲了！

“噢，黛安娜，我不能忘记那可怕的一瞬间。切斯特·罗斯夫人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睛盯着我，当时我恨不得立刻找个洞钻进去才好。切斯特·罗斯夫人是那么秀丽端庄，气质高雅，她会怎样看待我家呢……

“玛瑞拉的脸一下变得通红，可她当时什么也没说，马上把布丁沙司给撤下去，换上了草莓果脯，玛瑞拉劝我也尝尝，可我一口也吃不下。切斯特·罗斯夫妇回去后，我被玛瑞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哎，黛安娜，你怎么了？”

黛安娜摇摇晃晃地想站起来，可又站不起来，便只好坐下，两手抱着脑袋。

“我，我特别难受。”黛安娜好像是喝醉了，舌头有

些不听使唤，“我，我能不能，马上回家呀？”

“哎呀，茶还没喝就要回家，不行。”安妮有些急了，“我现在就去，马上就去沏茶。”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黛安娜不断重复着，使人感到特别坚决。

“怎么也得吃些点心再回去呀！”安妮近乎恳求，“来点水果点心和樱桃果脯怎么样？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就会好的，哪里不舒服？”

“我要回家。”黛安娜的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安妮怎样恳求都是白费。

“还没听说哪个客人连茶都不喝就回家的呢。”安妮悲伤地说，“哎，黛安娜，说不定你真的得了天花呢，要真的那样可得赶紧去看病。别担心，我决不会抛弃你的。不过，我想你喝点茶或许好些，哪不舒服？”

“头晕目眩得厉害。”

黛安娜看上去的确有些难受，坐在那儿东倒西歪的。安妮失望之余流出了眼泪，只好取来黛安娜的帽子，一直把她送到巴里家的栅栏门边，然后流着泪回到了绿山墙庄园，无精打采地把木莓露放回柜橱，接着开始准备马修和居里的茶，只是机械地干着，脑子空空的。

名师点评

安妮流着泪的脸、无精打采的神态、机械的动作……这一系列神态、动作的描写突出了黛安娜突然回家后安妮的悲观、失望和伤心。

第二天是礼拜天，外面一直是大雨滂沱，所以安妮整整一天待在家里没出去。

礼拜一下午，玛瑞拉打发安妮到林德太太家去办事，谁知，不大一会儿，安妮便流着泪沿着小路跑回来了，到厨房后，她一头扑到了沙发上。

“安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玛瑞拉有点惊慌失措，“不会是又对林德太太无礼了吧？”

安妮对玛瑞拉的问话不但不理，反而哭得更厉害了。

“安妮·雪莉，我在问你，请你好好回答，现在立刻

给我抬起头！”

安妮哭得像泪人似的站起身来：“林德太太今天到巴里太太家去了一趟，见到巴里太太正在生气呢，巴里太太说礼拜六那天我把黛安娜灌醉了，她说我这个人太坏了，再也不允许黛安娜和像我这样的坏孩子一起玩了。玛瑞拉，我真伤心死了。”

“说你把黛安娜灌醉了？”玛瑞拉怔了半天才说出话来，“说说，你究竟给黛安娜喝了些什么？”

“木莓露呀！”安妮抽泣着回答道，“黛安娜在杯子里满满地倒了三杯都喝光了。我没想到木莓露还能醉倒人，玛瑞拉，我可没打算把黛安娜灌醉呀！”

“可结果还是醉了，别开玩笑拿我开心了！”玛瑞拉说着便迈开大步跑到了起居室的柜橱那里，一瞧柜橱里面的瓶子，一眼就认出是自己酿造的葡萄酒。

玛瑞拉这才恍然大悟，木莓露的瓶子没像自己说的那样放进了柜橱，而是收捡到了地下室里。

玛瑞拉拿着葡萄酒瓶，回到了厨房，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安妮，你这个孩子呀，真是个惹事的天才，你给黛安娜喝的不是什么木莓露，而是葡萄酒呀！你自己还不知道吧？”

“我根本就一点没喝过，所以就认定是木莓露了。后来，黛安娜觉得非常不舒服，没办法我便只好送她回家了。

“巴里太太对林德太太说，黛安娜回家后已经醉成了一堆烂泥，巴里太太问怎么了，她只是像傻子一样不住地‘嘿嘿’地笑，不一会儿就昏睡过去了，好几个小时都没醒来，一喘气全是酒精味，这才知道是醉了。黛安娜昨天一整天都头痛，巴里太太直发脾气，断定是我有意把黛安娜给弄成这样的。”

名师点评

通过巴里太太的口，从侧面表现出黛安娜醉酒后的滑稽可笑相。

“黛安娜这孩子也真是的，她也太贪杯了，真该好好管管了。”玛瑞拉毫不客气地说，“那么大的杯子喝了三杯，就算是木莓露也会难受的。好了，安妮，别哭了。这事跟你没关系。”

“不行，我心里憋得难受，不哭个够就不舒服。玛瑞拉，黛安娜就这样和我分别了，我俩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的来临。”

“别说蠢话了，安妮。如果巴里太太知道责任不在你身上，会改变看法的，她肯定是认为你开了个玩笑或者导演了一场恶作剧，你今晚可以去一趟，把事情说明白。”

“可是一想到要见被伤害了感情的黛安娜的母亲，我就四肢发软，没了力气。”安妮叹了一口气，“要是玛瑞拉替我去就好了，还是您说话更可信，容易使人接受。”

“是吗？那么，就这么办吧！”玛瑞拉也觉得还是自己去解释更合适，“别哭了，没事的。”

玛瑞拉从奥查德·斯洛普回来时，表情和走前简直判若两人。安妮正站在阳台的门口焦急地盼着她呢。

“玛瑞拉，一看您的脸，我就知道十有八九是没戏了。巴里太太没原谅我吧？”

“还提她呢！”玛瑞拉吼道，“没见过那样不讲道理的人。我跟她解释，可她还是不相信我的话，还把我酿的葡萄酒狠狠地贬了一顿，说什么要是好酒，即使喝了也不会醉倒人的，她还说黛安娜不可能一口气喝三杯，她要真那样，准保要挨揍的。”

名师点评 巴里太太显然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人也变得蛮横无理起来，所以语言也显得偏激。

玛瑞拉说完便一头钻进了厨房，只剩下安妮一个人心乱如麻，茫然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

名师点评 心理和神态的描写很好地表现了安妮绝望无助的心情。

突然，安妮帽子也没戴就跑了出去，很快消失在傍晚的雾气当中了。安妮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长满枯黄的三叶草的原野，越过独木桥，走过枞树林。西边树梢上，初

升的月亮发出一丝淡淡的、朦胧的寒光。

安妮定了定神，战战兢兢地上前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巴里太太，她出来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脸上没有血色，两眼含泪的小请愿者。

巴里太太见是安妮，火气立刻就上来了，满脸不高兴。她是个充满偏见、挑剔厉害的人，一旦生起气来，很难恢复正常。

巴里太太确实认为是安妮出于恶意灌醉了黛安娜，她觉得和这种孩子来往，不知会给自己的宝贝女儿带来什么坏影响。

“有什么事？”巴里太太口气生硬。

安妮紧握着两只手说：“噢，大婶，请您宽恕我吧。我从没打算灌醉黛安娜，那种事本来不应该发生的。请您想象一下，我这个被好心人收养下来的可怜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知心朋友，我能故意去捉弄她吗？我真的以为那是木萄露呢。请您不要阻止我们在一起玩儿。”

安妮过火的措辞和戏剧性的做法，都让巴里太太觉得蹊跷可疑，更坚信安妮是在愚弄她。因此，巴里太太斩钉截铁地说道：“就是不能让黛安娜和你这种孩子在一起，回家去吧，学得老实一点！”

安妮的嘴唇哆嗦起来，哀求道：“我就看黛安娜一眼，道一声别。”

“黛安娜和她父亲到卡摩迪去了。”巴里太太把门“砰”的一声关上。

安妮绝望之余心里反倒坦然了，就这样，她一无所获地又回到了绿山墙庄园。

“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安妮对玛瑞拉说，“我刚才去见了巴里太太，结果仍旧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还生了一肚子气，这个巴里太太是不是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呀，

思考交流

为什么说安妮绝望之余心里反倒坦然了呢？

思考交流

玛瑞拉严肃地责备安妮，内心却是想笑的，但是憋住了，为什么？

怎么这么凶？”

“安妮，不许说那样的话。”玛瑞拉拼命地忍住了笑，严肃地责备道，碰到麻烦事憋住笑反而更糟。

当天夜里，玛瑞拉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了马修。临睡前玛瑞拉又到东厢房看了一眼，安妮好像是哭着睡着的，玛瑞拉不由得又生了怜悯之心。“这个小可怜。”玛瑞拉嘴里嘟囔着，轻轻撩起垂在安妮脸上的卷发，然后弯下身，伏在枕头上亲了亲熟睡的安妮。

第二天下午，在厨房的窗边正忙着缝补的安妮，刚刚缝完一个网眼，偶然一抬头，就见黛安娜正在“德鲁亚德泉”那边招呼自己呢。她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朝小洼地跑去。情感丰富的安妮眼睛里饱含着希望和惊喜，可一看到黛安娜那张忧郁痛苦的脸，安妮的心又凉了半截儿。

“难道你母亲还没宽恕我吗？”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黛安娜悲伤地点了点头：“是的，安妮，她不许我再跟你一起玩了。我哭闹了几次，反复说这事儿不怪安妮，可就是没用。为了出来和你道别，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过，妈妈说只准出来 10 分钟，她现在正看着表计算时间呢。”

“只有 10 分钟，也太短了。”安妮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黛安娜，你能不能发誓，永远永远记着我？从今往后，无论怎样都不要忘了我这个小时候的朋友。”

名师点评

童年的友谊纯洁而无瑕，这段被迫割舍的情感，令两个天真的孩子黯然神伤。

“那当然了。”黛安娜啜泣着，“而且我今后再也不会有知心朋友了。再也不想交知心朋友了，别人谁也没有像安妮这样让我爱过。”

“黛安娜！”安妮紧攥着两只手喊道，“你爱我吗？”

“哎呀，这还用问吗？不已经明确了吗？你不知道？”

“不知道呀！”安妮深吸了一口气，“我原以为你只

是喜欢我呢，可是没想到你会爱我，到现在我还从没遇到过这种事呢。噢，黛安娜，真像久旱逢甘霖一般畅快呀！哎，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我从心底爱着安妮。”黛安娜保证道，“从今往后永远都爱你，绝对。”

“我也一直在爱着你，黛安娜。”安妮郑重地表示道，“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对你的回忆在我孤独的生活中将像星光一般闪烁，永不磨灭，咱俩最后一次看的故事里就有这段话，黛安娜，能不能把你的黑头发送给我一缕，作为离别的纪念永远保存！”

“有能剪头发的工具吗？”黛安娜难过地问道，眼泪不由得又簌簌地涌了出来。

“正好，缝补用的剪刀刚才放到围裙的兜里了。”安妮说完，非常庄重地剪下黛安娜的一缕卷发。

“亲爱的朋友，请多保重，虽然你我就要分别了，可是我的心永远都是属于你的。”

黛安娜走了。安妮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原地，一直目送着黛安娜回到家门口。黛安娜停住脚步，回头望去，只见安妮难过地向她摆了摆手，然后扭头走向了绿山墙庄园。一时间，安妮从罗曼蒂克的分别场面中得到了一些安慰。

“一切都结束了。”安妮对玛瑞拉说道，“我再也不交朋友了，眼前凯蒂·莫利丝和维奥蕾塔都不在，真惨极了。其实就是她们在也没用，现实的朋友都分手了，幻想的朋友好像也不能解除我的寂寞。”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和黛安娜在泉边伤心分别的那一幕。”

“黛安娜把她的头发送给了我一缕，我要缝个小口袋把头发装进去，一辈子都挂在脖子上，假如我死了就一起埋起来。我觉得自己活不太久了，巴里太太如果看到我的

名师点评

童真的世界，总是想着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佐证别人的错误，这种想法幼稚，但可爱。

变凉了的尸体也许会后悔自己的所为，让黛安娜去参加我的葬礼的。”

“你一个劲儿地唠叨这些，看来不必担心你会因为悲伤过度而死了。”玛瑞拉对安妮一点儿也不报以同情。

礼拜一这天，安妮一只手拎着装有教科书的篮子，从楼上走下，来到玛瑞拉面前，把玛瑞拉吓了一跳。安妮似乎要表示她坚定的决心，使劲地咬着嘴唇。“我决定复学了。”安妮一本正经地宣布，“往日的朋友都被冷酷地拆散了，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孤独一人了，我没办法，只能这样做，如果能回到学校，就会每天见到黛安娜了，就会回忆起往昔的日日夜夜了。”

名师点评

安妮去复学，目的不在于学习，而是不想被热闹冷落。

“你最好还是关心一下上课和计算的事吧。”玛瑞拉嘴里训着安妮，心里却在为事态取得出乎意料的进展而暗自欣慰，“要是真复学的话，千万不能再用石板打人了，要有礼貌，听老师的话。”

“我争取做个模范生。”安妮有点不耐烦地插嘴道，“我想那一定很有趣吧，菲利普斯老师说米尼·安德鲁斯算得上是模范生了，可米尼既没有想象力，又没有干劲和锐气，不过，我的学习成绩现在完全下降了，要想当模范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上学就得经过街道，不能再走‘桦树道’了，要不非得哭出来不可。”

安妮的复学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因为平时大家出去玩儿如果缺了安妮的想象力便一点儿也玩不出兴致来；唱歌时如果少了安妮的歌声便会感到很乏味；午休朗读时要是没有演技派安妮的存在就会减色许多。

在讲解《圣经》时，鲁比·吉里斯把三个李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安妮的手里。埃拉·梅·麦克法逊把从《花卉》目录封皮上剪下来的黄色的三色堇菜送给安妮。索菲亚·苏伦主动提出要教给安妮怎样在围裙边上编织非常雅

致的花边。凯蒂·波尔特送给安妮的礼物是一个装盛石板用水的空香水瓶。朱丽亚·贝尔则在一张镶有海扇形花边的淡桃色纸上，郑重其事地摹写下以下诗句：

致安妮：

夜幕慢慢垂落，

当星星闪烁在天际，

想起了莫逆之交的知音，

虽然她在远方流浪。

“能受到大家这样的尊重，我太高兴了！”那天晚上，安妮当着玛瑞拉的面感叹道。

名师点评

大家的尊重与热烈的欢迎是安妮复学的意外收获。

其实如此尊重安妮的不仅仅是女同学。安妮午休后刚回到座位上（安妮被老师分配和模范生米尼·安德鲁斯同桌），便发现书桌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看上去很香甜的“草莓苹果”。安妮刚把它抓到手里，便忽然想起在亚邦里能产这种苹果的只有“碧波湖”相反一侧的布莱斯的果树园一个地方，她的手就像触到了烧得通红的木炭一样，马上把苹果放回去了，并夸张地用手绢擦了擦手，这样一来，苹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无人问津。后来学校的勤杂工小提摩西·安德鲁斯早晨来扫除烧暖炉时，偷偷拿走了。

思考交流

想起这个苹果的产地，安妮为何如此警觉和紧张？似乎是在对待一个不祥之物。

查理·苏伦午休后送给安妮一支石板用的铅笔。一般普通的铅笔仅需一分钱，而这支用红、黄两色纸装饰起来的铅笔却要两分钱。安妮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并感激地对查理·苏伦致以微微地一笑。查理被安妮弄得神魂颠倒，有些得意忘形了，上课听写时错字连篇。放学后，被菲利普斯老师留下重写一遍才算了事。

然而，出乎安妮意料的是和伽迪·帕伊同桌的黛安娜既未送来任何礼物，也没显示出丝毫热情，这让满心欢喜的安妮大失所望。

“她哪怕冲着我笑笑也行呀。”那天晚上，安妮在玛

瑞拉面前使劲儿地诉苦。

谁知第二天早晨，一张叠了好几折的纸条和一个小包被送到了安妮的面前。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安妮：

我妈妈告诉我在学校也不许和你一起玩儿、说话。不是我不想和你接触，所以请你不要生气，我仍然爱你。缺少了一个能敞开心扉倾吐衷肠的人，真感到寂寞和孤独。我一点儿也看不上伽迪·帕伊。

我为你用红色的薄纸做了一个新式的书签，现在非常流行。在校内懂得做法的只有三个人，见到书签就如同见到我。

你的知心朋友

黛安娜·巴里

安妮看完纸条后，吻了一下书签，立刻给教室另一端的黛安娜写了张回条：

我亲爱的黛安娜：

因为你是被迫不得不听你母亲的话，所以我当然不会生你的气了。只要有心灵的沟通我就满足了。你送我的漂亮的礼物我会终生小心珍藏的。米尼·安德鲁斯是个不错的同学，虽说一点儿也没有想象力，但不会轻易地成为像黛安娜那样的心腹之友。请原谅我的错字、漏字，虽然比起以前要好一些，但拼法仍旧不太令人满意。

死也不能使我俩分离。

另外，今晚我要把你的信放到枕头底下睡。

你的安妮或者科迪莉娅·杰里

自从安妮复学后，玛瑞拉就一直悲观地担心会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但这种事始终没有发生。也许是安妮从米尼·安得鲁斯身上学了些经验吧。特别是这以后她和菲利普斯老师相处得不错，而且，无论哪一科目，她都不甘落

名师点评

安妮活泼、好动的性格，难免会惹事，加之有前一次“犯错”的经历，不得不令玛瑞拉担心。

后于吉尔伯特·布莱斯，学习成绩蒸蒸日上。

两个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明显。吉尔伯特一方早已没了一点儿恶意，但遗憾的是安妮这方却不能说是敌意全消。对于安妮来说，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当初的屈辱。安妮始终不承认和吉尔伯特在学习上暗自竞争着，要是承认了，就等于承认了一直没放在眼里的吉尔伯特的存在。但竞争毕竟是客观存在呀！荣誉一直在两个人之间转来转去。

有一天，两个人以同样的分数，名字被并列写进了优等生栏，这样一来就等于被写在相爱伞下一样了，安妮的悔恨和吉尔伯特的满足，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名师点评

安妮想要赶超吉尔伯特，又不屑于让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并排在一起，因为她觉得那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

每个月末的考试总是火药味十足，会引起两个人的一场争斗。最初的一个月，吉尔伯特以三分领先一步，到了第二个月，安妮则以五分之差取胜。不过，吉尔伯特却当着众人的面，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使安妮产生了一种不快感。对安妮来说，只有让吉尔伯特感到败北的痛苦，才能使她高兴。

学期结束后，安妮和吉尔伯特都顺利地升了五年级，开始了《学科基础》的学习。所谓《学科基础》是指拉丁语、几何、法语和代数。对于安妮来说，最头痛的要数几何，几何成了她学习上的“滑铁卢”。

知识链接

是比利时的一个小镇，当年拿破仑引兵至此被以英国为首的联军打败。以后如果某人在某个地方或某件事上遭遇了困难或者失败了就说那是他的“滑铁卢”。

“玛瑞拉，几何太难了！”安妮牢骚满腹地说，“就是再下功夫，还是理解不了，一点儿也没有想象的余地。菲利普斯老师说像我这样对几何一筹莫展的学生，他还是头一回遇到。反过来，像吉尔伯特那样能相当熟练地解几何题的学生倒多的是，真忍受不了这种耻辱！”

“黛安娜也比我解得好。不过被黛安娜超过我倒是没什么可说的。一想起黛安娜，我就会感到很悲伤，可是，在这样充满生机、多姿多彩的世界里，总不能老是这样悲伤地生活下去呀。”

往往大事件都和小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拿大的某位总理把爱德华王子岛选定为他竞选的游说地之一，从这个事件本身还看不出和绿山墙庄园的安妮·雪莉的命运有什么关联，可实际上这种关联却存在着。

总理来到爱德华王子岛是一月份的事了。他准备在夏洛特丹召开的集会上，向热心的支持者和反对派进行演说。

亚邦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总理的拥护者，所以在集会的那天夜里，几乎所有男人和大多数妇女都赶到了30英里以外的小镇。雷切尔·林德对政治也很关心，她支持总理的反对党，不相信在夏洛特丹的政治集会没有自己参加能顺利举行。因此林德太太带着丈夫一起到镇上去了，其实带着丈夫并非是让他参加集会，而是想让他给照看一下马。

林德太太还邀请了玛瑞拉。玛瑞拉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因为这次集会是她有生以来能见到总理的唯一机会，才决定一起去听演讲的。到第二天回来之前，家里的事情就交给安妮和马修了。

当晚，玛瑞拉随林德太太走后，马修和安妮便不约而同聚到了暖烘烘的厨房。旧式的炉子里火烧得特别旺，窗户上结了厚厚一层白霜，被火苗映得闪闪发光。马修一边看着《农业月报》，一边在沙发上摇晃着。安妮则时而看一眼摆放着时钟的柜子，时而又伏在桌子上拼命地学习。

名师点评

柜子上有吸引安妮的书籍，但安妮又得努力学习以至于不落后于吉尔伯特。看课外书与学习，是一对让安妮纠结的矛盾。

柜子上放着当天珍妮·安德鲁斯借给安妮的书。安妮借来后，总想埋头看个够，可要是那样，那么明天学习上的胜利就属于吉尔伯特·布莱斯了。于是，安妮强迫自己背朝着书柜，只当书没放在那里。

“马修，您上学那时也学过几何吗？”

“嗯，没，没学过。”马修从沙发上站起来说。

“唉，要是学过就好了。”安妮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要

是学过，你就会清楚我的苦衷了。就是这个几何才使我的人生阴云密布。马修，我仅仅在几何上是个劣等生呀。”

“这是什么话，根本没那事。”马修劝道，“安妮干什么都很像样的。上礼拜我在卡摩迪的布莱尔店遇见了菲利普斯老师，他夸奖安妮在班上最求上进，成绩提高得特别快。嗯，老师的确是这么说的。有些人说菲利普斯老师的坏话，我却觉得是个相当不错的人。”无论是谁，只要是夸奖安妮，他便觉得这人是好人。

名师点评 这便是马修对安妮的偏爱。

“要是老师不改变符号的话，我想我也许还能会点。”安妮牢骚满腹地说，“定理是背下来了，可老师却使用和教科书不一样的符号在黑板上画图，这样一来就把问题搞得一团糟，使我变得更摸不着头脑了。”

“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农业知识，通过学习，好不容易弄清了道路呈红色的缘由，终于把心放了下来。”

“玛瑞拉和林德太太好像很愉快。林德太太说如果看到了渥太华方面所做的一切，那你就知道加拿大的衰落是注定了的。她说要对掌权者警钟长鸣。要是给予妇女们参政权，情况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马修支持哪个政党？”

“保守党。”马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那我也支持保守党。”安妮说，“可是吉尔伯特等学校的男同学中有不少人支持自由党。我知道支持自由党的还有菲利普斯老师和普莉茜·安德鲁斯的父亲。鲁比·吉里斯说热恋中的男人，如果在宗教上和情侣的母亲一致，而在政治上和情侣的父亲不一致就不行。这是真的吗，马修？”

知识链接 保守党是一般属于偏右的政党，大多是主张维持现状，或在稳定中求进步，大部分民主国家里都有它的存在。

“这个嘛，我不太清楚。”马修回答道。

“马修您求过爱吗？”

“这，没经历过那种事。”马修在这之前连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能恋爱。

名师点评

小安妮固然不懂爱，但对感情的专一却是有的。

安妮手托着两腮陷入了沉思：真出乎意料，你是不是觉得很寂寞呀？鲁比·吉里斯说她长大了以后，起码要找两打以上的恋人，把大家说得直伸舌头。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我觉得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就足够了。鲁比·吉里斯有好几个姐姐，林德太太说吉里斯姐妹个个都很容易嫁人。

“菲利普斯老师每天晚上都去看望普莉茜·安德鲁斯，说是指导她学习去了，可是米兰达·苏伦也要考奎因学院呀，她比普莉茜笨多了。我想老师指导米兰达才更合适，但老师每天晚上连她的家门都不登。马修，这世界上我不能理解的事实在太多了！

“嗯，这个嘛，连我也弄不明白。”

“啊 —— 终于要学完了。学习的事儿要是不弄完，珍妮借给我的书就看不成。马修，您不知道，这本书相当有诱惑力，就是背对着它也能看见它放在哪里，珍妮说无论是谁看完这本书都会悲伤得哭起来，我就喜欢这类能使人为之感动落泪的作品。

“既然它这么叫我分心，干脆就把它拿到起居室，锁进装果酱的柜橱里吧，钥匙暂时交给马修保管。马修，如果我学习没结束，我就是跪下求您，您也不要把钥匙交给我。用嘴说战胜诱惑有些温和，但如果知道了没有钥匙就容易战胜自己了。噢，对了，我想去一趟地下室取一些冬储苹果，好吗？您不想吃点儿冬储的苹果吗？”

“嗯，好吧，吃点儿也行。”马修不太爱吃冬储苹果，但他知道安妮非常喜欢吃，所以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安妮装了满满一盘子冬储苹果刚从地下室走出来，便听到了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好像什么人正急促地走来。紧接着，厨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了。黛安娜·巴里脸色铁青、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头发蓬乱。

安妮吓了一跳，手里端着的盘子和蜡烛失手掉了下来。

蜡烛、苹果叽里咕噜地滚落到地下室梯子的下面。第二天，玛瑞拉发现了这些掉得到处都是的苹果和蜡烛，一边捡，一边庆幸多亏上帝保佑，没有引起火灾。

“怎么了，黛安娜？”安妮惊呼道，“你母亲终于原谅我了吗？”

“安妮，求求你，快跟我走一趟！”黛安娜脱口说，“米尼·默伊得了假膜性喉炎，病得很重，是梅亚利·乔治告诉我的。我父母都到城里了，一时找不着人去叫医生。安妮，我好害怕呀！”

马修一声不响地抓起帽子和大衣，急忙从黛安娜身旁挤过，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他准是去套马车，要到卡摩迪去找大夫。”安妮一边说，一边麻利地穿上了带帽子的夹克，“马修和我总是这样心心相印—— 什么也不用说，就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

“卡摩迪的大夫肯定也不在家。”黛安娜抽泣道，“布莱尔先生已经进城了，想必斯潘塞先生也去了吧。梅亚利·乔治说她从未见谁患过假膜性喉炎，林德太太也不在，唉！”

“别哭，黛安娜。”安妮镇定地说，“要真是假膜性喉炎的话，就看我的吧！我照顾那么多孩子，自然也积累了各种经验呀。噢，对了，你稍等一下，我去拿‘伊皮卡克’的瓶子来。你们那里也许没有。快，走吧。”

两个人手拉着手，迅速穿过“恋人的小径”，然后又横穿过结冻的田地，林中的近路因为积雪太深，过不去。

安妮从心里可怜米尼·默伊，她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迈到米尼面前。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被周围的夜景吸引住了，不禁陷入了浪漫的遐想。想到由于这个突发事件，她和黛安娜又能在一起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知识链接

传染性喉气管炎（ILT），是由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本病的特征是呼吸困难、咳嗽和咳出含有血液的渗出物。

知识链接

伊皮卡克是南美产的一种植物，把根干燥后可用作涌吐剂。

名师点评

这一优美的景物描写看似与她们紧迫的心情不相称，却能很好地烘托主人公安妮的心情。因为她又和知心的朋友在一起了，周围的景色也令人心情舒畅。

这是一个晴朗的、仿佛被冻得凝固了的夜晚。月光下的影子黑得如同黑檀树一般。积雪的斜面闪烁着银光，寂静的田里沐浴着星光。面前到处林立着银装素裹的枞树。朔风吹在枝头发出“呜呜”的响声。

安妮觉得和长期疏远的知心朋友一起，在如此美丽的夜色中奔跑真是奇妙无比。

三岁的米尼·默伊此时正横卧在厨房的沙发上，脸色非常不好，看上去好像浑身烧得滚烫，喉部不断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在拉风匣一般，难受得不行。巴里太太委托帮助看家的梅亚利·乔治面对病得这么重的米尼，惊得手忙脚乱，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哭。

安妮脚一迈进门，便麻利地忙活起来。

“看样子，米尼·默伊肯定是得了假膜性喉炎，病得确实不轻啊。可比这更厉害的我都见过，所以不要紧。这病需要大量热水。哎，黛安娜，这水壶里怎么只有一茶杯多的水？快，快添水！梅亚利·乔治，请你往炉子里添些柴。我不是责备你，但如果你有点想象力，这点儿小事应该想到呀。

“来，把米尼·默伊的衣服脱下来，让她躺到床上去！黛安娜，看看有没有柔软的法兰绒布，先服点‘伊皮卡克’。”

米尼·默伊不愿服药，但安妮还是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给她喂“伊皮卡克”。在这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漫漫长夜里，安妮和黛安娜全力以赴护理着被病魔折磨的米尼·默伊。梅亚利·乔治也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她把炉子烧得很旺，热水烧了一壶又一壶，一个小型病房也用不完。

当马修把医生带来时已经是早晨三点了。这时候，米尼·默伊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正呼呼睡着呢！

“我当时都绝望得差不多要放弃了。”安妮向医生说明着，“米尼·默伊的病情不断地恶化，比哈蒙德大婶的

双胞胎病得厉害多了，甚至我怀疑是不是因为窒息憋死了，连最后一滴‘伊皮卡克’都让我给她喂下去了。

“最后一次给她服药时，我心里直说‘这是最后的依靠了，没了它一切都完了’。因为怕黛安娜和梅亚利·乔治担心，所以一直没说出口。

“可是，过了三分钟后，米尼·默伊开始不断咳嗽，恶心，最后吐了，病情渐渐有所好转，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那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您也有过这种体验吗？”

“有过呀。”医生点了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妮，似乎有什么话憋在心里说不出来。

事后，医生对巴里夫妇说出了心里话。“卡斯伯特家的那个红头发姑娘真不一般，能把米尼·默伊救过来，多亏了她。要是等我来之后再抢救，那就晚了。小小年纪就能做出这么不简单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孩子还很有知识，遇事冷静、果断，是个出类拔萃的好苗子。”

名师点评

通过医生的口从侧面表现安妮的优秀，更具说服力。

清晨，安妮踏上归途，外面的世界被雪白的霜降装点得分外妖娆。安妮疲倦得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但仍旧兴奋地和马修搭着话。两人横穿过广阔、雪白的田野，进入了“恋人的小径”。小径里的枫树林好似童话王国般地在朝阳下辉煌耀眼，闪闪发光。

“噢，马修，多美丽的清晨呀。这四周看上去就如同上帝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想象出来的一样。那棵树好像只要我吹一口气就能飞起来似的。您不觉得身处一个雪白的世界有多么兴奋吗？幸亏哈蒙德大婶生了三对双胞胎，没有这个插曲，也许我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护理米尼·默伊呢！我当初还怨恨哈蒙德大婶呢，怎么净生些双胞胎呀，现在看来真是错怪了她。

名师点评

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知识，都因为安妮曾在哈蒙德大婶家带过好几个孩子。所以她能自如地应对突发状况。

“啊，马修，我现在太困，肯定不能上学去了。眼皮

沉得都睁不开了，就是去了学校，脑子也浑浊不清了。可是如果不去，吉尔伯特或者别的人就会得第一名，我就讨厌这个，一旦落后就很难追上了。不过，越是在困难时取得的第一名，满足感就越大，您说是吧？”

“是呀，如果是安妮，肯定没关系。”马修说着仔细地看了看安妮那张苍白的脸和陷下去的眼窝，“你要立刻上床好好睡一觉，安妮的活儿就都交给我干吧。”

安妮顺从地上了床，蒙头酣睡起来，睡得又香又甜。

等安妮醒来时，已是当天的午后了。安妮下楼来到厨房，看见玛瑞拉正在那儿织东西呢。

“见到总理了，他长得什么样？”安妮急不可耐地大声问道。

“怎么说呢，至少不是靠着长相当上总理的，不管怎么说，他的演说的确很精彩，他为自己是保守党而感到自豪。因为雷切尔是自由党，所以连鼻子也没哼一声。”

“吃午饭吧，安妮。我从贮藏室里给你拿了点李子果脯，我想你一定是饿了吧。昨晚的事我已经听马修说了，多亏了你，要不就糟了，我还从没遇到这种病症呢，我在场也会手足无措的。好了，要说等吃完饭后再说吧，我知道你有一肚子话要说，还是过会儿再说吧。”

玛瑞拉也有许多话要对安妮讲，可此时她忍了下来，她知道一旦说起来，安妮就会兴奋过度，午饭也吃不好了。

看看安妮吃完了午饭，玛瑞拉这才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安妮，巴里太太下午来了，她说想见见你，我告诉她你正睡着，所以没叫醒你。她说你救了米尼•默伊的命，她要好好谢谢你。她承认自己冤枉了你，希望你能原谅她，并和黛安娜再次成为好朋友。要是可以，请你傍晚去一趟她家，据说黛安娜昨夜着凉患了重感冒，不能出门。喂，我说安妮，听完了你可别又蹦又跳的。”

可安妮仍旧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跃跳了起来，脸上一副兴高采烈的表情。

“玛瑞拉，我现在就去行吗？碟子等我回来再洗。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碟子怎么能洗得下去呀！”

“那你就去吧。”玛瑞拉应允道，“喂，安妮！你疯了吗？等一等，帽子也没戴，大衣也没穿，冻感冒了怎么办？”

安妮好像一点儿也没听见，她披散着头发，一阵旋风似的跑出家门，径直奔向黛安娜家。



名师点拨

安妮扮作大人的姿态，一心想伺候好到自己家做客的知心朋友黛安娜，但却弄巧成拙，惹了麻烦。这直接导致巴里太太愤怒地将她和黛安娜拆散。但安妮以自己丰富的经验拯救了患假膜性喉炎的巴里家的小女儿，因此，她得以和黛安娜重归于好。

本章张弛有度，紧张与诙谐并存，情节跌宕起伏，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词语积累

按捺　硕果累累　大发雷霆　贮藏　头晕目眩

恍然大悟　蹊跷　斩钉截铁　蒸蒸日上



精彩瞬间

◎她们坐在尚未受霜降袭击的茂盛的绿草丛中，一边啃着苹果，一边尽情地交谈着，周围洒满了秋季温暖的阳光。

◎这是一个晴朗的、仿佛被冻得凝固了的夜晚。月光下的影子黑得如同黑檀树一般。积雪的斜面闪烁着银光，寂静的田里沐浴着星光。面前到处林立着银装素裹的枞树。朔风吹在枝头发出“呜呜”的响声。

思考交流

本章松弛有度、诙谐与紧张并存，试举例说明。

第十章　音乐会后的灾难


本章导读

安妮的生活总是充满欢声笑语，不时涌现的小风波也如同音乐旋律中的一个转折，恰为整段乐曲增添了深沉的华彩。但是，如果音乐中间出现了卡壳，又该怎样面对呢？

傍晚，当冰雪大地被夕阳染成紫色时，安妮欢快地蹦蹦跳跳回来了。雪白的原野和长满漆黑的枞树的峡谷上面是淡金黄色的天空，遥望西南方，群星看上去好像很大，不时发出珍珠般的光。冰冷的空气中，在此起彼伏的雪丘间回响着似妖精的编钟奏出的音乐一样的雪橇的铃声。

不过，从安妮心里和嘴边流露出来的旋律比起雪橇的铃声更加悠扬、动听。

“玛瑞拉，站在您面前的，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安妮。”安妮宣布道，“尽管我还长着红头发，但仍然是最最幸福的。现在，我的精神已经超越了头发。巴里太太流着热泪亲吻了我，说实在对不起了，还说我的救命之恩一生都报答不完。我被弄得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尽量谦恭、诚恳地说：‘这件事我不记恨大婶，没加注意把黛安娜弄得烂醉，真过意不去，再一次向您道歉，今后就别再提起这件事了。’

名师点评

虽然安妮爱美，常常为她的红头发感到羞耻，但她更注重的是精神世界的愉悦，尤其是情感世界的共鸣。能和黛安娜重归于好，是她觉得最幸福的事。

“我说的这些话很大度吧？我用恩报了巴里太太的仇。

“接着，我和黛安娜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下午。黛安娜把从卡摩迪伯母那儿学来的最新绣花法教给了我。除了我俩，亚邦里谁也不会这种绣法，我们互相发誓谁也不把这

方法传出去。黛安娜还送给我一张精美的卡片，上边印有蔷薇花环的图案，还写有一首诗呢。诗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
像我爱你一样地
爱我
谁也无法使我们分离

“这首诗写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准备求菲利普斯老师让我们俩重新坐在一起，让伽迪·帕伊和米尼·安德鲁斯坐在一起好了。

“巴里太太用最高级的茶具为我沏了一壶上等的好茶，就像招待真正的客人一般，我还从没享受过这么好的款待呢。巴里太太还特意制作了水果点心、蛋糕和炸面圈，还有另外两种果脯，巴里太太不时问我茶的味道如何，是否可口，等等，接着又对她丈夫说让再给我拿些饼干来，我简直被当成了一个成年人。啊，长大的滋味太美了，我真盼望自己快些长大。”

“那又怎么样？”玛瑞拉叹了一口气。

“我要是长大了，就是对小女孩也要平等地说话。”安妮好像已经完全能确定下来似的，“还有，无论别人说多长的话，我都不会笑话人家，那样会多伤害人家呀，我曾不止一次地体验过那种悲伤，所以，我很清楚这一点。”

“喝完茶后，我和黛安娜一起做了点奶糖，可不太好吃，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做呀。黛安娜往碟子里涂黄油时，我在一旁搅拌，没留神弄煳了，接着把它放到台子上冷却，一共做了两个，不得不扔掉一个，真可惜。不过，整个制作过程挺有趣的。

“临回来时，巴里太太让我以后常去玩儿。黛安娜一直伫立在窗边目送我，并一直用飞吻送我到‘恋人的小径’。玛瑞拉，我今晚要好好祈祷一番，以纪念今天发生的事儿，

名师点评

安妮对大人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也许是她以前生活的环境使她形成了大人都是严肃的和高高在上的姿态的观念，所以她想长大以后平等地和小朋友说话，以便让他们没有压抑感。

我要想出一些特别的、新的祈祷词。”

二月的一个晚上，安妮从东厢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玛瑞拉，我去见黛安娜一面就回来，可以吗？”

“你不是和黛安娜一起从学校回来的吗？再加上半路上又站在雪中滔滔不绝地整整地唠了30分钟，我看没必要再去了。”

“可，黛安娜想约我见面呀。”安妮恳求道，“她说有重要的事找我。”

“你怎么知道她有重要的事找你？”

“她从窗口发送信号过来了。她是用蜡烛和厚纸板发送信号的，就是把蜡烛放在窗边，再让厚纸板一会儿遮住烛光，一会儿挪开，这样一闪一闪的，通过闪光的次数明白信号的意思。这是我琢磨出来的点子，玛瑞拉。”

“是吗？”玛瑞拉大声地说道，“玩那种信号，早晚会把窗帘点着的。”

名师点评

玛瑞拉显然不认同安妮和戴安娜的“危险游戏”。尽管如此，安妮却因为戴安娜发出的“信号”倍感焦急，这正从神态动作上彰显了她们纯真的友谊。

“哪能呢，稍稍注意点儿就是了。这个游戏非常有趣，玛瑞拉。蜡烛闪动两次就是‘在吗’，三次就是‘是’，四次是‘不’，五次表示‘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立刻过来’。刚才黛安娜亮了五次烛光。我急得心里直痒痒，想尽快知道是什么事。”

“现在你用不着痒痒了。十分钟后回来，好吗？”

安妮在十分钟后果真回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和黛安娜商量事儿，对安妮来说实在比让她倒立还难受，但她还是最大限度地活用了时间赶回来了。

“玛瑞拉，你猜怎么回事？明天是黛安娜的生日，她母亲对我说，放学后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在她家住上一宿。还说黛安娜的堂兄弟、堂姐妹也要从新布里基坐着箱式雪橇来。明晚在公民会堂将举行由讨论俱乐部主办的音乐会。他们是为了听音乐会而来的，我和黛安娜也要去。

可以吗？”

“我说你不能去，最好老实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再说俱乐部主办的音乐会都很无聊，小孩子不能到那种地方去。”

“我觉得俱乐部的活动是很正经的，没什么无聊不无聊的。”安妮可怜巴巴地说。

“不是说它不好，可是整个晚上出去瞎走，实在叫我不放心。巴里太太也不知怎么想的，还让黛安娜去。”

“可明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呀。”安妮几乎要急哭了，“黛安娜的生日可不是寻常琐事呀。普莉茜·安德鲁斯说要背诵《晚钟不要在今宵敲响》，然后合唱队将演唱四首歌曲，是像赞美歌那样的，听说牧师也要参加，我不撒谎，他还要登台演讲呢，一定是和传教时差不多吧。求求您了，玛瑞拉，就让我去吧。”

“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快点儿，擦完长筒靴子就赶快睡觉吧，已经八点多了。”

“还有，玛瑞拉，还有一件事。”安妮仍不死心，想最后再试一试，“巴里太太对我说可以睡在客厅，是我求她让我在客厅的床上睡觉的，在那儿睡觉相当体面吧？”

“这是你央求人家，人家不好意思推托罢了，安妮，快点儿睡吧，别再唠叨个没完了。”

安妮悲伤地上了二楼。这时，刚才一直躺在长椅子上打瞌睡的马修睁开了眼睛，冲着玛瑞拉说：“玛瑞拉，最好还是让安妮去吧。”

“我看不行。”玛瑞拉回敬道，“到底是谁管教孩子，是你，还是我？”

“不，不是我，当然是你喽。”马修不得不承认道。

“所以呀，请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根本没管什么闲事呀，更没干涉过你的意见，只

名师点评

在玛瑞拉眼里，俱乐部举办的音乐会无聊透顶，没有任何意义，但安妮却觉得值得一去。其实安妮也并非知道这音乐会是否有意义，只是她觉得能和黛安娜一起去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过我的意思是让安妮去好些。”

“哥，看来照你的意思就是安妮要到月亮上去，你也会同意的。”玛瑞拉嘲讽道，“只在黛安娜家住，我兴许还能答应，可是要去参加音乐会，我可不能同意。那样她会得感冒的，会兴奋得一个礼拜也不能安静下来。”

“我还是觉得让安妮去好。”马修顽固地反复坚持着。他虽然不擅长争辩，但他得意的是自己从来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能始终如一。玛瑞拉叹了一口气，陷入了沉思。

名师点评

马修不善言辞，但认死理。只要他觉得对的，或者应该做的，无论别人怎么说都改变不了他，这便是他的固执。

第二天早晨，安妮正在厨房收拾早饭的饭桌，马修起身要去仓房干活儿，临出门前又对玛瑞拉说：“玛瑞拉，我看最好还是让安妮去吧。”

一瞬间，玛瑞拉脑海里闪过了种种想法，但怎么也没能说出口，最后还是辣味十足地回敬道：“知道了，哥哥坚持让她去，那就让她去吧。”

安妮听了这话，立刻从厨房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的抹布还滴答滴答地直往下滴水。

“玛瑞拉，请您把刚才那句动听的话再说一遍。”

“说一遍就够了！你在别人家的床上睡觉，又要半夜从热乎乎的公民会堂来到寒冷的外面，你就是得了肺炎也跟我无关呀，都是马修的过错。你还是个小孩子，在外边肯定会不管不顾的。”

“噢，玛瑞拉，我净给您找麻烦了。”安妮道歉似的说道，“污渍我争取在上学之前用去污粉擦掉。噢，玛瑞拉，我就是想去听音乐会，越去不上越苦恼。我还没听过音乐会呢，在学校里大家一唠起音乐会的事儿，我就总有一种被隔离的孤独感。玛瑞拉，我当时那种心情您是不能理解的，可是马修他能理解我，我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跟他说，这有多好啊，玛瑞拉。”

名师点评

安妮说这些话完全是童真的思维，根本没考虑到玛瑞拉的感受。她在赞扬马修的同时，其实言语间流露出对玛瑞拉不明白自己心思的一种遗憾。她毕竟只是个孩童，不懂得用委婉的方式表达。

亚邦里的讨论俱乐部冬季每两周聚会一次，这之前还

举办过几次免费的文娱活动。当晚的音乐会是为了赞助图书馆而召开的。每张入场券10分钱，规模相当大。亚邦里的青年们已经练习了好几个礼拜了。学生们因为自己的哥哥或者姐姐要参加演出，所以对音乐会的关心比一般人强一倍。九岁以上的小孩几乎都要去听音乐会，只有查理·斯隆的父亲和玛瑞拉一样，认为小孩去参加音乐晚会不好，怎么也不让去。查理·斯隆在下午上课时，用语法书遮着脸大哭了一场，几次都说不想活了。

名师点评

无端被大人们剥夺了别的伙伴都有的经历，这是对孩童的残忍。查理·斯隆的眼泪充满了委屈。

安妮和黛安娜享用了最上等的好茶，然后一起到二楼黛安娜的房间里整装准备参加晚上的音乐会。黛安娜把安妮的刘海儿向上卷成了高而蓬松的最新式样，安妮则用发带给黛安娜系了个别人不会的漂亮结。接着，两人又试着把后边的头发梳成各种样式，忙乎了半天总算梳洗打扮完了。两人脸蛋红红的，兴奋得两双眼睛炯炯有神。

安妮头戴简朴的黑帽子，穿着袖子紧紧的不太合身的手工做的灰布大衣。黛安娜则头顶一个时髦的毛皮帽子，身着一件漂亮的上衣。和黛安娜相比，安妮觉得有点寒酸，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她决定用想象来解决这一差距。

正当她胡思乱想时，黛安娜堂兄妹米勒兄妹俩从新布里基来了。于是，大家一起登上铺满麦秸和毛毯的箱式雪橇去听音乐会了。

雪橇在通往公民会堂的路上一走起来，轧得地面的积雪嘎吱直响。满天的晚霞显得格外绚丽多彩。覆盖着厚雪的丘陵和圣·劳伦斯湾深蓝色的海水被晚霞镶上了金边，宛如用珍珠和蓝玉石制成的巨大的钵中，注入了许多葡萄酒和火焰。雪橇的铃声和欢笑声好像森林里的小矮人们嬉戏打闹一般回响在路旁的各个角落。

安妮一边出神地欣赏，一边感叹地对黛安娜说："黛安娜，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是在做美梦。能看出我和平

常一样吗？我似乎觉得和平常不大一样，在脸上也反映出来了吧？”

名师点评

赞美是相互的，懂得赞美的人将得到更多的赞美。

“真的，你今天是变得挺漂亮，皮肤的颜色好像也特别的美。”刚被堂兄妹表扬过的黛安娜也想夸奖一下别人。

那天晚上的音乐会征服了每一位观众，安妮和黛安娜比参加音乐会之前更加激动。

普莉茜首先登台朗诵《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登上发滑的梯子》。接着，合唱队演唱《温柔优雅的雏菊在九霄之上》。然后萨姆·斯劳恩对《苏加利是怎样让母鸡抱窝的》的角色进行了解说，这个作品在亚邦里这样偏僻的村落，也是过了时的、不能令人接受的东西。但因为安妮太能笑了，所以周围的观众也受感染地笑了起来。再接下来，菲利普斯老师上场，慷慨激昂地表演了马克·安东尼在凯撒的遗体前发表的演说。

知识链接

马克·安东尼（约前83年出生于罗马，逝世于前30年）是一位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恺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马克·安东尼始终是恺撒的支持者。

可是，当吉尔伯特·布莱斯开始表演《莱茵河的比根》时，安妮高举起罗达·马雷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一直埋头阅读着。

回到家已经是夜里11点了，房间里的一切都仿佛睡着了，里面很暗。安妮和黛安娜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客厅，这是个细长形客厅，穿过它可以进入会客室，客厅里暖烘烘的，非常舒服。暖炉内残火的亮光隐约可见。

“咱们就在这里脱衣服吧，热乎乎的，挺舒服。”黛安娜说道。

“哎，我说，今天音乐会真是太过瘾了，站在舞台上表演节目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什么时候咱们也试试，黛安娜？”

“那当然了，不过，我们要试，得有高年级学生的赏识和推荐。吉尔伯特·布莱斯他们就常表演，不仅因为比我们大两岁吧？安妮为什么总是对吉尔伯特做出一副视而

不见的样子呢？当朗诵到‘还需要一个人，但不是妹妹’时，吉尔伯特还停顿了一下，直勾勾地盯着安妮看了一眼呢。”

“黛安娜，你我都是知心朋友，我不希望你对我说起那个人的事。”安妮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准备好了没有？咱俩比试一下，看谁先跳上床。”

名师点评

安妮可真是爱憎分明，爱一个人可以疯狂到极点，相反地，一旦对一个人有了成见，想要改变也绝不是容易的事。

黛安娜也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穿着白色睡衣的两个人，穿过细长的客厅，进了会客室的门，同时跳上了床。不知是什么在床上动了一下，挣扎似的叫了一声，接着，又听到谁含糊不清地说道：“噢，上帝呀！”

安妮和黛安娜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下床，跑出房间的，稍稍清醒后，两个人一边哆嗦着，一边蹑手蹑脚地下了二楼。

“哎，是谁呀？”安妮压低声音道。

“一定是约瑟芬祖母。”黛安娜笑得都喘不上气来了，“安妮，你惹着她了呢，她肯定会气得火冒三丈的。”

“约瑟芬祖母是谁呀？”

“是我父亲的伯母呗，现在住在夏洛特丹。祖母曾说要来我家住几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祖母很讲究，总爱挑毛病，今晚这事，肯定会惹她生气的。啊——只好和米尼·默伊睡了，米尼·默伊的睡相总是那么随便。”

第二天早晨，约瑟芬·巴里小姐没能在早餐中露面。巴里太太亲切地微笑着说道：“昨晚快活吗？我原来打算等你们回来后再睡觉，后来，约瑟芬祖母来了，就让她上了二楼。不大一会儿，困劲儿上来了，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你们没弄醒祖母吧，黛安娜？”

黛安娜没说什么，只是在桌子的下半部和安妮会心地笑了笑。吃罢早饭，安妮便告辞回家去了，这以后巴里家发生的麻烦她一点儿也不清楚。

傍晚，安妮受玛瑞拉差使到林德太太家去办事，才知

道自己又闯了祸。

“听说你和黛安娜昨晚差点吓死巴里的伯母，有没有这回事？”林德太太口气严厉地审问道，“巴里太太感到非常为难。今天早晨一起来，巴里的伯母就大发一顿脾气，她现在已经和黛安娜一句话也不说了。”

名师点评

一旦犯了错，安妮总是想着维护朋友，主动担起责任，而不推卸，这是她的一大美德。

“那不是黛安娜的错，全怨我。”安妮内疚地说，“是我说的要比试一下，看我们俩谁先跳上床。”

“果然如此。”林德太太心里着实得意了一番，因为一切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

“我寻思就是你出的主意。唉，巴里的伯母本来预定要在这儿住一个月的，可这样一来，明天就要回去了，而且还气势汹汹地扬言道如果可能的话，今天就要回去，本来说好了她要为黛安娜付一个学期的音乐课费用，但像这样没正经的姑娘就什么也不能给了，这对巴里是个严重的打击。巴里的伯母很有钱，所以巴里总是尽量不得罪她。当然了，巴里太太并没有这么说过，是我看出来的，人总是要通情达理的嘛。”

名师点评

林德太太总是不忘对自己精确的判断不动声色地夸耀一番。

“我运气真不好。”安妮叹息道，“总是把事情搞糟，让自己和朋友陷入麻烦，不过，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呢？”

“你这个孩子呀，就是冒冒失失的。脑子里有个想法，也不考虑一下就马上行动，肯定是要吃亏的，俗话说‘鸟飞之前要先左顾右盼，没摔跤之前要先准备好拐杖’，特别是跳上会客室的床之前应该注意一下才是呀。”

林德太太对自己的诙谐比喻有些得意，脸上浮现了一丝微笑。可安妮却一脸严肃。

从林德太太家出来，安妮便横穿过结满霜柱的田野，直奔奥查德·斯洛普去了，在后门正好碰见刚刚出来的黛安娜。

“是约瑟芬祖母生气了吗？”安妮悄声问道。

“是呀。”戴安娜强忍着憋住了笑，并耸了耸肩。

“祖母气得火冒三丈，我被她狠狠训斥了一顿。她说像我这样粗野无礼的孩子她从没见过，还说养育出一个我这样的姑娘，作为父母的应该感到羞耻。她说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让父母也跟着我受牵连呀。”

“这都怨我，你为什么不对她说出来呢？”

“你以为我会做出那种事？”黛安娜有些不高兴了，“我这人告密、背后搬弄是非的事儿从来不干，所以把责任全揽到了我自己身上。”

“我来就是要自己解释那件事的缘由的。”安妮毅然决然地说道。

黛安娜瞪着眼睛盯着安妮：“安妮，你还清醒吗？你这架势，好像要吃了我。”

“虽然我非常胆怯，可我不能看着你们替我受过，幸好，我对坦白已经习惯了。”

“祖母在房间里，如果非要进去，那就请吧。要是换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进去，而且我觉得进去也没什么效果。”

尽管黛安娜示意安妮不要自投罗网，可安妮还是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起居室，站在门前战战兢兢地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声音。

约瑟芬·巴里小姐是个瘦瘦的，长着一张严肃面孔的老太太，她坐在暖炉前，用一种怨恨、粗暴的动作织着东西，金丝边眼镜后面，一双眼睛闪着炯炯的目光盯着来人。

巴里小姐起初还以为是黛安娜呢，脸上有些不高兴，但仔细一看，在那儿站着的却是个铁青着脸，大眼睛的女孩儿。她眼睛里浮现出一种坚定和惊恐不安交织在一起的神色。

“谁呀？”约瑟芬·巴里免去客套突然问道。

思考交流

闯祸不小的戴安娜，为什么憋住了笑呢？

思考交流

由这几句语言描写可以看出，约瑟芬祖母是个怎样的人呢？

名师点评

黛安娜与安妮有相似的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我是绿山墙庄园的安妮。”安妮紧攥着双手，哆嗦着回答道，“我是来坦白的。”

“坦白？”

“对。昨晚是我出的主意，黛安娜是无辜的，您责备她是不公平的。”

“不！你跳上来的时候，黛安娜想都不想也跳了上来，在一个规规矩矩的家竟能发生这种事！”

“我们只不过是闹着玩儿呢。”安妮不甘示弱，“我都这样道歉赔罪了，可以请您原谅我们了吧？特别是黛安娜，请您让她去上音乐课吧。您非要出气的话，那就冲我来吧，我经常挨批评，和黛安娜比起来，我习惯多了。”

思考交流

与其说这是在道歉，还不如说这是义正词严的申诉，这强烈的气势会令约瑟芬祖母有怎样的反应呢？

从巴里小姐的眼神看，她的怒气已经差不多消失了，眼睛很有趣地一闪一闪的，但声音仍旧很严厉。

“闹着玩可不是什么好理由啊，我小时候可没像你们这样闹着玩过。你想想我长途跋涉累得疲惫不堪，好容易躺下想好好休息一下，睡得正香时，两个女孩子跳了上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不知道吧？”

“想象得出您一定吓了一大跳，非常生气是吧？可是，请您也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试试看。当时，我们没想到床上会有人在睡觉，所以您一喊，吓得我们心脏都好像停止了跳动，尽管我们被允许在客室睡觉，但事实上根本没睡成。老奶奶您在客室休息惯了，而我这个孤儿如果没能享受到这个以前从没有过的荣誉，那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呢？请您想象一下。”

安妮说到这里，巴里小姐的怒气已经全消了，甚至还笑出了声。正在阳台徘徊，一直担心着的黛安娜一听见笑声，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长长舒了一口气。

“好几年没用了，我的想象力大多已经锈住了，连你们都觉得我可悲可叹吧。来，坐这儿，跟我说说关于你的

事儿。”

“对不起，老奶奶，您似乎是个相当有趣的人。我虽然想说，可现在还不行，我该赶紧回去了，看样子，您和我之间能谈得来。”

“是玛瑞拉·卡斯伯特小姐收养了我，并把我管教得规规矩矩的。她是个非常善良、热情的人。为了教育我，她竭尽了全力，所以请不要把我犯的错误归罪于卡斯伯特小姐。另外，能不能告诉我您是否原谅了黛安娜，是否按照预定计划留在亚邦里？”

“如果你能常来唠唠的话，就按你说的办。”巴里小姐痛快地保证道。

当天晚上，巴里小姐把一个银制的手镯作为礼物送给了黛安娜，还告诉黛安娜的父母把装好的旅行提包又打开，拿出了里面的行装。

思考交流

这一细节描写说明了什么？

“很想和那个叫安妮的孩子交个朋友，可惜今天只待了那么一会儿。”巴里小姐坦率地说道，“那孩子很有趣儿，一上了年纪，就很少有有趣儿的人来看我了。”

巴里小姐延长了预定的一个月的住期。由于安妮的缘故，她的情绪好多了，不满、牢骚和歪理也变少了，安妮和巴里小姐竟然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好朋友。

临回城时，巴里小姐对安妮说：“安妮，以后如果进城的话，一定要顺便来我家做客，那样，我就让你睡在客室里。”

“巴里小姐实质上是和我心心相印的。”安妮事后对玛瑞拉说，“我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倾心沟通的人没几个，可实际上并非这样，能和我在心灵上交流的人太多了，这世界是多么美好呀！”



名师点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遇到困难往往采取迂回或拖延的方式解决，安妮是怎样处理的呢？本章的语言、动作描写极富画面感和戏剧性。

词语积累

雪橇　炯炯有神　蹑手蹑脚　挣扎　气势汹汹　自投罗网



精彩瞬间

◎尽管我还长着红头发，但仍然是最最幸福的。现在，我的精神已经超越了头发。

◎马修顽固地反复坚持着。他虽然不擅长争辩，但他得意的是自己从来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能始终如一。

思考交流

1. 黛安娜与安妮有什么共同点？总结她们成为知心朋友的原因。

2. 日常生活中在面对困难时，你是怎样做的呢？

第十一章 会面牧师夫妇

本章导读

假如你参加一次歌唱比赛，突然话筒出现了状况，相信你会比较尴尬，甚至愤怒。安妮就有这样的遭遇，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件什么样的事情。

春天又来到了绿山墙庄园，“恋人的小径”里，枫树的新芽刚刚吐红。“德鲁亚德泉”的四周，羊齿草也冒出了如卷发一般、惹人喜爱的嫩绿小脑袋。塞拉斯·斯劳恩农场背后的原野，白色、粉色的星状山楂花几乎同时从茶色叶子底下露出了笑脸。

名师点评：拟人描写，增添了春天植物的可爱气息，同时表达了生活在这些景色中的人们对自然的热爱。

一天下午，天空泛着金黄色。学生们都采山楂花去了，直到黄昏，大家才手里拿着，篮子里拎着山楂花嬉笑而归。

“人要是生长在一个没有山楂的国家里，该多可怜呀。”安妮说道，“黛安娜说也许会有更美好的东西，可是没有想到山楂花是这么美丽。玛瑞拉，黛安娜还说如果根本就不知道山楂是什么样，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遗憾。我想呀，什么是悲哀，这就是最大的悲哀。连山楂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过，还不觉得遗憾，这不是个悲剧吗？”

“玛瑞拉，你猜我把山楂花当成什么了？我把它当成去年夏天凋落的花的灵魂了，那里就是天国呀！

名师点评：安妮对自然的爱的表达方式便是将它们当作朋友，赋予它们人的灵魂。

“今天我玩得非常快活。在老井附近有一片长满苔藓的洼地，我们在那儿吃的午饭，那是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查理·斯隆向亚蒂·吉里斯提出挑战，比试跳跃老井，结果是亚蒂·吉里斯跳了过去。既然接受了挑战就只有去履

行，大家都这样，现在这种‘挑战游戏’可流行了。

“菲利普斯老师把采来的山楂花全送给了普莉茜·安德鲁斯。我听见老师说，‘可爱的东西要献给可爱的人’，虽说这话是引用书上的，可这证明老师是有想象力的。也有人送给我一束山楂花，可我板着脸拒绝接受。

“我们用山楂花编成花冠，装饰在帽子上，回家时，大家拿着花束和花冠，两个人站成一排，唱着《我的家在山冈上》向街道走去，那情景真让人激动。人们盯着我们看，嘿！我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你们做出那种蠢事，当然要轰动了！”

山楂花开过之后，紫罗兰又怒放了。“紫罗兰溪谷”都被染成了紫色。安妮上学时，总是用一种崇敬的目光注视着，迈着虔诚的脚步从这里走过。

“不知为什么，只要一从这里走过，我就有一种即使吉尔伯特或者别人得了第一名我都不在乎的感觉。”安妮对黛安娜说，“可是一到学校，我就又会陷入争强好胜的苦恼之中，我好像拥有多种性格，所以有时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才总惹事，要是只有一种性格的安妮该有多好，不过要真是那样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名师点评

很难想象活泼、好动、喜欢想象的安妮也是一位在学习上争强好胜的角色，这便是她的多重性格，既爱自然赋予的洒脱也热衷追逐优秀的快乐。

六月的一个晚上，安妮先是做功课，后来，天暗了下来不能看书了，便一边心不在焉地望着“白雪皇后”那片模模糊糊的枝头，一边陷入了幻想，仿佛“白雪皇后”的枝头又长出了沉甸甸的硕大花朵。

东厢房和从前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墙壁依旧雪白，针包也和以前一样坚硬，黄椅子照例气派地站立着，但是房间的气氛却和从前不同了，让人感到有某种朝气蓬勃的新个性浸透到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在这个房间里到处充满了小主人生气勃勃的日夜梦幻，它用温柔的月光和彩虹织锦把原本很煞风景的房间装点了起来。

不一会儿，玛瑞拉手里拿着刚熨过的安妮上学用的围裙快步走了进来，她把围裙搭到了椅背上，轻轻叹了口气坐了下来。这天下午，玛瑞拉的头痛病又犯了，疼痛止住后，她已是筋疲力尽了。安妮非常同情地望着玛瑞拉说：

“我要能代替你头痛就好了，我从心里是这么想的，为了你我会甘心受罪的。”

“还不是你把家务都留给我，也不让我歇歇。今天你干活和平时比差错太多，连马修的手绢也没浆洗，晚饭吃的馅饼在烤炉都烤焦了也没取出来。”

头痛好了之后，玛瑞拉总爱奚落、挖苦安妮一番。

“啊，真对不起。”安妮似乎很内疚，“把馅饼放进烤炉之前，一切还都好好的，可是后来，我又幻想起一名英俊骑士骑着一匹黑马把我——被关在塔上的公主营救出来的故事，把烤馅饼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给马修浆洗手绢我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在熨烫的时候，我正想着给新岛起个什么名字呢。新岛就在小河的上游，是我和黛安娜发现的。岛上长着两棵枫树，小河分成两支从岛的两侧缓缓流过。我想了好久才想出来就叫它‘维多利亚岛’吧，不是很好吗？

“馅饼和手绢的事儿都怪我不好，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我想做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去年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玛瑞拉，你还记得吗？”

“没想出有什么特别的。”

“今天不是我来到绿山墙庄园的纪念日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呀！我来到这里已经一年了，我感到非常幸福。玛瑞拉，收养了我你后悔吗？”

“不，不后悔。”玛瑞拉非常干脆地答道。

“是呀，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安妮，要是功课做完了，你能不能到巴里太太家去把黛安娜围裙的纸样借来？”

名师点评

去年的今天，安妮被绿山墙收养了，可以说那是安妮重获新生后的开始，是她幸福生活的源泉。所以，这个日子使她铭记于心。

“可是……可是……天已经黑了！”安妮似乎不愿意去。

“这不才是黄昏吗？而且以前天黑了以后，你不也总出去吗？”

“我明早起早去吧，玛瑞拉。”安妮向前探着身子说。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安妮？我今晚要用，你马上就去！”

“那我就得绕着街道走。”安妮说着磨磨蹭蹭拿起了帽子。

“绕着街道走？你打算白白耽误 30 分钟？”

“我不能从‘幽灵森林’那边穿过去！”安妮歇斯底里地喊道。

玛瑞拉吃惊地看着安妮：

“什么‘幽灵森林’？你是不是神经出毛病了？”

“‘幽灵森林’就是小河那边的针枞林。”安妮小声道。

名师点评

喜好幻想的安妮是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机会的。而且想象奇特的安妮，有时却也栽在想象中，自己吓着自己。

“净瞎说！哪有什么‘幽灵森林’，你是从哪儿听说的？”

“不是听说的，”安妮坦白道，“是我和黛安娜随便想象出来的。我们想象树林里有魔鬼，觉得这样很有趣，从四月份就开始想象了。

“‘幽灵森林’这名字很罗曼蒂克吧？我想象出有个白衣女子出现在小河那边，边走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随后，在艾德尔维尔德附近，又出现了被杀死的孩子的幽灵，从后边悄悄地把冰凉的指尖伸向过路人的手。啊！玛瑞拉，只是这么想想我就吓得透心凉了。还有一个没有脑袋的男人在小路上徘徊，枯树之间的骸骨也瞪着眼睛。

“啊！玛瑞拉，太阳一落山，谁知道‘幽灵森林’里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不敢去呀，白衣女人肯定会从树后边伸手来抓我的。”

听安妮说完，玛瑞拉也吓得呆了，张着嘴一动不动。

“你这种孩子真少见！你不是说你决不相信你的那些愚蠢的想象吗？”

“我没说信。”安妮结结巴巴地说，“在白天我不相信这些，可是天一黑下来，感觉就不一样了，天黑是幽灵出来的时间。”

“什么幽灵，根本就不存在。”

“确实有，玛瑞拉。”安妮挺起身子说，“见过幽灵的人可都是些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查理·斯隆的奶奶说，在查理爷爷死后一年的一个晚上，她还看见老爷爷赶牛呢。我是听查理说的，查理奶奶不会说瞎话吧？

“还有托马斯大婶的父亲，一天晚上，他被一只浑身是火的羊追到了家，据说那只羊的脑袋只和一层皮连在一起，耷拉着，那羊是他哥哥的灵魂，来告诉他说他九天之内必死，虽然九天之内他没死，可是两年之后他死了。还有鲁比·吉里斯……”

“安妮，要是你再提这些我可不饶你。”玛瑞拉口气强硬地插嘴，“以前我就怀疑你的什么想象力，你现在竟变得疑神疑鬼的了，我可不能不说你了。你现在马上给我到巴里太太家去，还必须从针枞林经过，我看这样对你会有益的。”

这时任凭安妮怎样哭泣、求情也是白费了，玛瑞拉似乎并不同情她，她把被“幽灵”吓得缩成一团的安妮拉到了泉边，命令道：

名师点评

“缩成一团”，这一描写表现出安妮被自己想象出来的“幽灵”吓得够呛。

“赶快过桥，到有女人哭叫和无头亡灵的森林中去吧。”

“不！玛瑞拉，这……这太过分了。”安妮抽泣着，“我要真被白衣女人抓走可怎么办呀？”

“你只好去碰碰运气了。我说过的事，什么时候都是

认真的，你懂吗？什么幽灵，纯粹是你胡思乱想出来的，这次让你尝尝乱想的苦头，快走！”

安妮只好硬着头皮迈开双脚踉踉跄跄地跑过桥，哆里哆嗦地向前面充满恐怖的小路走去。

安妮好像觉得是被成群的白衣妖魔追赶似的拼命奔跑着，当跑到巴里家厨房门口时，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她大口喘着粗气说要借围裙纸样。

不巧这时黛安娜不在家，所以她也没有借口在这里磨蹭，又只好返回那条恐怖的小路。她连滚带爬地过了桥，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哆嗦着长出了一口气。

“你好像没被妖魔抓住呀！”玛瑞拉还在故意逗她。

“啊！玛瑞拉，”安妮被吓得上下牙直打架，嘎嘣嘎嘣作响，说道，“从今以后，我可不敢乱想了，能在普通的世界生活，我就满足了。”

安妮放学回来，把石板和教科书一放到厨房的桌子上，便忧心忡忡难过地说：“林德太太说得真对，这个世界确实充满了相遇和别离呀。”

思考交流

是什么事情让安妮对林德太太的话有了深刻的感悟呢？

说完安妮又用被泪水湿透了的手绢擦了擦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这是六月份最后一天里的一幕。

思考交流

多带了一块手绢，为什么呢？

“今天上学我多带了一块手绢，这有什么不好吗？我就有预感今天肯定会用上的。”

“真没想到菲利普斯老师辞职会使你难过得擦眼泪竟用了两块手绢？你真的那么喜欢他吗？”玛瑞拉问道。

“我好像不是因为喜欢他才哭的，”安妮想了想说，“大家都哭，我也就跟着哭了。我极力想忍住，我想起菲利普斯老师让我和吉尔伯特坐在一起；他在黑板上写我名字时还不加‘E’字母；他还说像我这样不会几何的孩子他头一次碰到。总之，我讨厌他，可是却忍不住哭起来。

“菲利普斯老师做了非常精彩的告别演说，开头第一

句话就是‘我们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真感人肺腑，连老师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泪花。我们上课时说话，在石板上画老师像，拿老师和普莉茜的事儿开玩笑，太不应该了，现在良心都受到了谴责，感到后悔莫及。

“女孩子们放学后也是哭着回来的，大家情绪刚刚有点儿安定，没想到查理·斯隆又说了一句‘我们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便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太伤心了，玛瑞拉。不过，从现在开始有两个多月的暑假，我不至于陷入绝望的深渊，对吧？另外，今天我还遇见了刚下火车新来的牧师夫妇。牧师夫人长得很漂亮，可我认为她很丑，因为她是个坏的榜样。林德太太说，从新布里基来的牧师人人穿着流行服装，影响很坏。

“牧师夫人好像穿着漂亮的灯笼袖蓝色细软薄毛布裙子，戴着装饰着蔷薇花的帽子。珍妮·安德鲁斯说穿灯笼袖衣服对牧师夫人来说是庸俗的，根本不相称。我从来不说那种不体谅别人的话，我非常理解她渴望穿灯笼袖裙子的心情，首先因为她才嫁给牧师不长时间，对她再不宽容点儿，她不太可怜了吗？听说在牧师馆准备好之前，他们要暂住在林德太太家。”

这天晚上，玛瑞拉说要去还冬天借的缝被子的框子，跑到林德太太家去了。其实到林德太太家去即使没有理由也没关系，而玛瑞拉也和亚邦里的人一样，有着可笑的弱点，这就是其中的理由。

还是这天晚上，又有好几个人都把从林德太太家借的东西还了回来，甚至连好些被认为借出去就还不回来的东西也都还回来了。在一个很少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的小村庄里，怎么说新任的牧师都是令人新奇的，何况牧师还有位结婚不久的夫人。

被安妮称为缺乏想象力的前牧师本特里，在这一年二

知识链接

牧师是一种职业，在一般基督新教教会中专职负责带领、照顾其他基督徒。《圣经》原文的用字就是牧羊人之意。

名师点评

亚邦里的人们可笑的弱点便是要为任何一件事、任何一次拜访找一个理由或者借口，以便“师出有因”。

月份去世了。从那以后，每个礼拜日，一个又一个候补者接踵而至，交替宣讲教义。亚邦里教会的信徒们要求他们进行多样化的宗教性表演，信徒们从中来评价这些候补者。

然而，评价牧师也不仅仅是长老们的事，在卡斯伯特家传统的固定的席位角落里，安妮和马修也热烈讨论起来，而玛瑞拉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批评牧师都是不对的，所以没有加入到讨论之中。

“我想史密斯这个人还是不行，马修。”这是安妮最终下的结论，“林德太太说，他讲话的样子根本就不行。我想他最大的缺点和本特里牧师一样，缺乏想象力。相反，托里却想象力多得过剩，和我的‘幽灵森林’一样，想象太过离谱了。林德太太说托里的神学造诣还不够深，格雷沙姆是个非常好的人，对待信仰特别虔诚，爱说笑话，但在教会里常常引人发笑，没有所谓的威严，牧师还是要有点儿威严的，对吧，马修？

“我认为马沙尔的端庄表现倒是充满了魅力，但林德太太说他是个独身，又没订婚。她已经做过各种调查，认为年轻、独身的牧师不行，因为他或许会和教区的哪个人结婚的，那样一来就成了大问题了。林德太太把上述这些人都逐个考虑过了。

名师点评

阿兰是位非常优秀的牧师，他来做亚邦里的牧师是大家所乐见的。

“最后确定阿兰来做这里的牧师最好。他传教很有风趣，祈祷又认真，很称职。林德太太说，不能说阿兰完美无缺，但年薪750元能请来位不错的牧师已经相当勉强了。他还通神学，对涉及教理的所有提问能对答如流。林德太太还说她连牧师夫人娘家的人都认识，他们都是正经人，家里的女人们都擅长各种家务。在林德太太看来，丈夫精通教理，妻子勤于家务，牧师的家庭真是个理想的组合呀。”

新来的牧师夫妇是一对新婚的年轻好人，从一开始就得到亚邦里居民的热烈欢迎。安妮只见过阿兰夫人一面，

就被她深深吸引了。

“阿兰夫人真好，”一个礼拜日的下午安妮对玛瑞拉说，“她是教过我的老师中最棒的一个。阿兰夫人首先说她认为在课堂上只有老师提问是不公平的，我也这么说过几回，是吧？阿兰夫人说学生喜欢提什么问题就可以提，不必拘束，所以我就提了一大堆问题，我呀！就是擅长提问题。”

“是呀。”玛瑞拉用力点了点头。

“阿兰夫人笑起来美极了，一笑就露出了两个可爱的小酒窝。我要是有两个小酒窝就好了，我比刚来时虽说胖了些，但还没胖出酒窝来，我要是有了酒窝，也会给人一种好印象的。

“阿兰夫人说无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都必须努力给人一种好的印象。她非常热情地对我们讲了各种各样的事儿，我以前还不知道宗教竟然这么有趣儿。我要是经常受阿兰夫人熏染，也真想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但像贝尔校长那样的基督教徒实在让人讨厌，我宁可不当。”

“这么乱讲贝尔老师可不对呀！”玛瑞拉用一种可怕的声音说，“贝尔老师是个非常好的人。

“啊，当然了。不过，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快活。若是能成为一个好人，我就整天快快活活唱着歌，蹦蹦跳跳的，虽然阿兰夫人认为不能总是欢呼雀跃地过日子。牧师夫人若是那样做的话，当然还是有点不合适的。

“不过，一见到阿兰夫人，我就会想自己要是个基督教徒该多好呀，尽管阿兰夫人说过，不是基督教徒也照样能够进天国，但我想还是成为基督教徒的好。

“我想在近日邀请阿兰夫妇来喝茶。”玛瑞拉想了想说道，“下礼拜三前后正好，不过这事儿绝对不要对马修讲，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找个借口躲出去的，虽然他和本特

名师点评

安妮所认为的好老师是那种能与学生平起平坐，能让学生有足够发挥空间的老师。她认为课堂不应该只有老师问，学生答，学生的问题也应当受到重视，而阿兰夫人的主张就和她的观点契合。

里牧师相处得很熟，可要让他陪新来的牧师喝茶，他准会不干的。”

“我决不会说出去的。”安妮保证说，“不过，玛瑞拉，到了那天，我也去烤些喝茶时吃的蛋糕行吗？为了阿兰夫人，我想做点什么。”

“可以烤点儿夹心蛋糕。”

礼拜一和礼拜二，绿山墙庄园紧张拼命地忙活起来，邀请牧师夫妇喝茶这么重大的事儿，怎么能败在亚邦里其他主妇的手下呢？安妮兴奋快活得都蹦了起来。

名师点评
可以看出，牧师在这个地方有着崇高的地位，受到人们互相攀比的尊敬。

在礼拜二的傍晚，安妮和黛安娜坐在洒满了黄昏余晖的“德鲁亚德”泉旁的红石头上，两个人一边把带有胶的冷杉树脂的小树枝浸到水中玩着，一边说着知心话。

“全部准备妥当了，黛安娜，剩下的就只有明天早上由我做蛋糕，还有喝茶以前由玛瑞拉做发酵粉饼干了。我和玛瑞拉这两天忙得要命，邀请牧师夫妇喝茶责任重大，我还是头一次经历这种事呢。

“噢，黛安娜，真想让你到我家的贮藏室去看看，嘿，太壮观了，里边有鸡肉的果冻拼盘和冻牛舌。果冻有红、黄色两类，还有奶油冰淇淋和柠檬馅饼、樱桃馅饼，小甜饼也有三种，这还不算，还有水果点心和玛瑞拉拿手的黄杏子果脯，这是为了请牧师夫妇喝茶专门采来制作的。接下来就是重油蛋糕和我做的夹心蛋糕，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饼干。

“还准备了新烤好的和稍有些陈的两种面包，牧师的胃很弱，容易消化不良，也许享用不了刚烤出来的面包吧。听林德太太说，当牧师的大都有消化不良的症状。不过，阿兰叔叔当牧师还没多长时间，我想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损害。

“一想到我要做夹心蛋糕，身体就变得冰凉，要是做

砸了怎么办呢？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到被一个用夹心蛋糕做成的魔鬼追赶。”

“没事儿，肯定会成功的。”黛安娜一到这种时候总会出来为安妮打气壮胆，“两个礼拜前，在艾德尔维尔德，不是吃过一块夹心蛋糕吗？那个确实很好吃呀。”

名师点评

简单的一句话，饱含着朋友的关怀。黛安娜总能在安妮失意或者遇到困难抑或是担心的时候，给她以力量，给她加油打气。

“可是蛋糕这玩意儿，你说要好好做，准会失败的。”安妮叹了口气，便让涂了厚厚一层胶的冷杉树脂的小树枝漂浮在水上，“唉，听天由命吧！只是不能忘了加入小麦粉。啊，黛安娜，快看，多美的彩虹呀，我们要是一走，德鲁亚德来了，会把彩虹当成围巾用的。”

“什么德鲁亚德呀，它根本就不存在呀！”黛安娜说。

因为黛安娜的母亲也听说了“幽灵森林”的事，非常生气，从那以后，黛安娜就尽可能不让自己展开幻想的翅膀去随意想象了，她甚至认为最好还是不相信德鲁亚德这玩意儿。

“可是，不是立刻就能想象出来它的存在吗？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总是望着外边，妖精德鲁亚德真的在这儿坐着，她是不是把泉水当成了镜子正在梳理自己的长发呢？早晨有时我还注意看看在露水上边有没有留下妖精的足迹呢。喂，黛安娜，这回你相信德鲁亚德的存在了吗？别放弃想象呀。”

礼拜三的早晨终于到来了，安妮昨晚兴奋得一夜没睡好。天刚蒙蒙亮，她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吃过早饭，安妮便开始做蛋糕了，直到把蛋糕放进烤炉，关上炉门，她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现在，该想想还有什么忘记做了，玛瑞拉。不过，发酵粉要是不行，怎么办呢？玛瑞拉，要是蛋糕膨胀不起来，该怎么办呀？”

“别的吃的东西还有很多呀。”玛瑞拉极其冷静地说。

然而，蛋糕竟然膨胀得比预料的要好，就好像是金黄色的泡一样，又松又软。安妮高兴得满面红光，再把红宝石色的果冻夹到中间，一瞬间安妮眼前浮现出了阿兰夫人品尝蛋糕的情景，没准儿还会要再吃一块呢！

“这次要用最上等的茶具了吧，玛瑞拉？用野蔷薇和羊齿草装点一下桌子好吗？

“装饰些花草什么的很无聊呀。”玛瑞拉鼻子哼一声说，“关键的是吃的东西，而不是无聊的装饰。”

“巴里太太就是用花来装点桌子呀。”安妮多少也具备一些诱惑夏娃的蛇一般的智慧，“听说牧师还特别赞美了一番，说不仅要吃得香甜可口，而且要赏心悦目。”

“好吧，你愿意就装点吧。”玛瑞拉心想可不能败在巴里太太和其他人的手下，“不过，要留出空间好放盘子和摆吃的东西呀。”

安妮决定要摆得像个样儿，就是让巴里太太看了也让她羡慕。羊齿草啦，野蔷薇啦，应有尽有，她把桌面装点得相当别致、典雅。

不一会儿牧师夫妇来了，一落座便齐声赞叹桌面装饰得美妙。

“这是安妮设计的。”玛瑞拉始终是公正的。阿兰夫人钦佩地冲安妮微微笑了笑，安妮得意得仿佛是升到了天空上去了。

马修也同席陪同客人了，还是经安妮巧妙地劝说，最后马修身穿白色领子的最上等衣服，竟意想不到地和牧师聊了起来，虽然说他对阿兰夫人没说一句话。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客人吃得也很香甜，但蛋糕端上来之后，阿兰夫人竟莫名其妙地谢绝了蛋糕。一看到一副颓丧失望表情的安妮，玛瑞拉立刻便满面笑容地说道：

“请您就尝一块吧，这是安妮为阿兰夫人特意做的。”

知识链接

上帝耶和华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类的祖先男人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并安置第一对男女住在伊甸园中。上帝让他们修葺并看守这个乐园，并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了必死。”他们因受蛇的引诱，吃了伊甸园的禁果，而被上帝惩罚。

"噢，要是这样，我可不能不尝尝呀。"阿兰夫人笑着切了一大块蛋糕，牧师和玛瑞拉也各自夹了一块。

阿兰夫人吃了一口，脸上立刻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但她什么也没说，还是不声不响地吃了下去，一直注视着阿兰夫人的玛瑞拉赶紧尝了尝蛋糕。

"安妮·雪莉！"玛瑞拉叫喊了起来，"天哪！你到底在蛋糕里放了些什么？"

"烹饪卡片上写的东西呀，玛瑞拉。"安妮的脸痉挛似的抽动着。

"不好吃？"

"太糟糕了，阿兰夫人勉强才吃下去，安妮，你自己尝尝吧，用了什么香料？"

"华尼拉香草。"安妮说着尝了一口蛋糕，脸立刻羞得全红了。

"只放了华尼拉香草呀，噢，玛瑞拉，一定是……"

"别说了！快把华尼拉香草瓶子拿来我看看。"

安妮飞快地跑到贮藏室，取来了一只小瓶，上面用发黄的文字写着"高级华尼拉香草"。

玛瑞拉接过瓶子，拔去瓶塞，闻了闻味儿。

"哎呀，安妮，原来你把止痛药水当成华尼拉香草加到蛋糕里边去了。上礼拜，我把止痛药水瓶不小心弄碎了，就把剩下的药水倒进了华尼拉香草的空瓶里了，这也有我的一半责任；事先没跟你讲，是我的不对，可为什么不用嗅觉识别一下呢？"

安妮听了这话委屈得哭了起来。

"什么呀，我得了重伤风，鼻子什么也闻不出来了嘛。"

说完，安妮一转身跑回东厢房，一头扑到床上，呜呜大哭起来。

过一会儿，楼梯处传来了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有人到

名师点评

阿兰夫人吃了一口，脸上的表情很奇怪，看来蛋糕的味道令人难受，不过阿兰夫人却什么也没说，不声不响地吃了下去。由此可以看出，阿兰夫人的修养极高。

安妮的房间里来了。

“噢，玛瑞拉，我完了，”安妮依旧埋头哭着，“没指望挽回名誉了。我会被人指着后背说，这就是那个把止痛药水放到蛋糕里当香料的女孩儿，我会永远被吉尔伯特那些男生嘲笑的。

“噢，玛瑞拉，如果你有一点儿怜悯之情，请你先别让我现在洗盘子，我已经没脸再见阿兰夫人了，或许她会认为我给她下了毒。玛瑞拉，能不能替我对阿兰夫人解释解释？”

“那就快站起来，自己说说吧！”一个和蔼可亲的声音说道。

安妮从床上一跃而起，定睛一看，原来床边站着的正是阿兰夫人，她正笑眯眯地望着安妮呢。

名师点评 对阿兰夫人神态、语言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师形象。

“喂，安妮，别这样哭了，”看到安妮哭的悲惨样子，她好像真有些担心了，“谁都有可能做错事的，这并不是一次可笑的失败。”

“不是你说的那样，只有我才能做出那种事来呀。”安妮十分颓丧地说，“为了阿兰夫人，我拼命想烤出一个像样的香喷喷的蛋糕来……”

“噢，我明白了，尽管烤得不成功，但安妮的热情和心意我领了，我太高兴了，快，别再哭了，下楼带我去看看花坛吧，听卡斯伯特小姐说，好像安妮有个专用的花坛，我对种花也很有兴趣，想去看看。”

安妮被阿兰夫人这么一说，果然不哭了，两人说着话一起下楼了。安妮想，阿兰夫人也和我具有同样的灵魂，太好了，以后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儿了。

送走客人，安妮心想，尽管中间出了这么一段插曲，但还是度过了一个相当愉快的傍晚，为此，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玛瑞拉，一想到明天，我又会惹出什么祸事来，我就有点儿担心了。”

“没关系，因为你总是要惹出乱子来，像你这样总是惹祸的孩子，我还从来没见过。”

“确实。”安妮也只好悲伤地承认道，“不过，玛瑞拉，只有一样我是有信心的，你注意到没有，我从来不会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

“可是你却一次又一次地犯新错误，每次都不相同。总之，那个蛋糕连猪都不愿意吃，何况人呢！”

名师点拨

安妮精心地为牧师夫妇准备了蛋糕，却错把止痛药当作香料。懊恼、委屈的安妮哭得昏天黑地。但和蔼可亲的阿兰夫人却主动来安慰和开释她，使安妮重新振作起来。

本章通过神态、动作、语言的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

词语积累

朝气蓬勃　磨磨蹭蹭　撕心裂肺　骸骨　感人肺腑　痉挛



精彩瞬间

◎今天不是我来到绿山墙庄园的纪念日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呀！

◎其实到林德太太家去即使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关系，而玛瑞拉也和亚邦里的人一样，有着可笑的弱点，这就是其中的理由。

思考交流

想必阿兰夫人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试概括她吸引人的优秀品质。

第十二章　危险游戏

本章导读

打赌是常见的决定胜负的一种方式，这体现了人们争强好胜的心态。打赌赢了也许会给人带来愉悦和成就感，然而，因为逞强而与人打赌做冒险的事，可就不是那么好玩的事了。我们来看看安妮的遭遇。

在安妮应邀到牧师馆做客过了一个礼拜之后，黛安娜又举行了只有同班女孩子的一次社交聚会。喝完茶后，大家都到院子里玩起了“挑战游戏”。

“挑战游戏”是眼下在亚邦里孩子中间极为流行的游戏，开始时只在男孩子们中间玩，后来又渐渐扩展到了女孩子们中间。

名师点评

小孩子这个阶段也许是一生中最为“争强好胜”的时期。而且一旦被别人采取激将法，都会有一种不服输的“傻劲”，硬是要在别人面前逞强地表现自己的“能力”。

先是查理·斯隆向鲁比·吉里斯挑战说：“你能爬上正门前那棵高大古老的柳树吗？”这棵树上有许多粗粗的绿色的毛毛虫盘踞着，鲁比吓得要死，可是，眼前一浮现出被母亲训斥的情景，她就什么也不顾了，噌噌地爬了上去，挫败了查理·斯隆的挑战。

接下来是乔治·帕伊向珍妮·安德鲁斯挑战说：“不许摇晃，你能只用左脚在院子里单腿跳着绕圈吗？”珍妮虽然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可是当跳到第三个墙角时，终于坚持不住，右脚落地，惨败下来。

乔治趾高气扬，看上去很令人讨厌，于是安妮反驳说：“你能在院子东边的板墙上走吗？”在板墙上走需要平衡技术，因为头和脚后跟很难保持平衡。

也许乔治·帕伊不太讨人喜欢，但她好像天生就有在

板墙上行走的本领，再加上她勤于练习，因此，她在巴里家的板墙上走起来毫不费力。

目睹了这场惊险的平衡技术表演，女孩子们勉勉强强地对乔治赞扬了一番，然后大家都在板墙上试了试，结果都失败了。乔治神气十足地从板墙上下来，撇着嘴瞅着安妮，安妮猛地一甩红发小辫子说：

“在又低又矮的板墙上走，没什么了不起的，在梅亚利斯皮尔逊还有能在屋顶的栋梁上走的小孩子呢。”

“那实在不敢相信，”乔治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道，“有能在栋梁上走的人吗？至少你不能。”

“我要是能呢？”安妮逞强地喊道。

“那就请你试试吧！”乔治也不服气地顶嘴说，“不服你就爬到巴里家厨房屋顶的栋梁上试试。”

安妮听完脸色都变了，然而话已出口便别无选择了，在厨房房顶上立着一个梯子，安妮走到了那里，女孩子们一半兴奋，一半惊喜。

名师点评

逞强的安妮，说出去的话已收不回来了，加之被乔治这么一激，她虽然害怕，却碍于面子，不得不去接受挑战。真是天真透顶。

“安妮，你不能在上边走呀！”黛安娜拼命地喊，“你会掉下来摔死的，你别在乎乔治说的话，她让你干危险事儿，她太耍赖了。”

“不这样，我的名誉就会受到损害了，”安妮严肃地说，“我只能接受挑战。黛安娜，我要是死了，你就把我的珍珠串成的戒指留作纪念吧。”

在女孩子们屏住呼吸紧张注视下，安妮登上了梯子，然后在栋木上站了起来，在危险的建筑架上走着。她正想着这么摇摇晃晃地会不会失去平衡时，突然失足踩空，摔到下面茂盛的美洲常春藤中。

安妮若是从爬上去的这侧屋顶摔下来，黛安娜当场就可以得到那个珍珠串成的戒指了，然而幸运的是，安妮是从相反一侧的屋顶上摔下来的。这侧的屋顶一直延伸到阳

台顶部，房檐离地面非常近，从那里摔下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尽管如此，黛安娜她们还是像疯了一样，绕过房子跑了过去，只有鲁比·吉里斯惊恐得脚像生了根一般，在原地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此时，安妮倒在乱糟糟的美洲常春藤中间，失去血色的脸上现出一副筋疲力尽的神情。

“安妮，你死了吗？”黛安娜高喊着，失魂落魄地蹲在安妮的旁边，“噢，安妮，我的安妮，求求你，你就开口说一句话吧，快说话呀！”

刚说到这儿，安妮便摇摇晃晃地抬起身来，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女孩子们这才暂时松了一口气，尤其是乔治·帕伊把悬起来的心放了下来。

“没事儿，黛安娜，她没死，好像是神志不清了。”

“这是哪里？啊，安妮，看看，这是哪里？”查理·斯隆抽噎着问道。

没等安妮回答，巴里太太就赶来了。

“怎么了？什么地方受伤了吗？”巴里太太问道。

“脚脖子受伤了。”安妮喘息着说道，“啊，黛安娜，把你父亲找来，请你求他把我送回家，我无法走回去了，单腿跳着走也非常困难。”

玛瑞拉正在果园里摘着夏季苹果，忽然她看见巴里先生穿过独木桥，爬上斜坡走了过来。同巴里先生并肩而行的还有巴里太太，两个人的身后跟了一大群女孩子。巴里先生的怀里抱着安妮，安妮的脑袋有气无力地偎依在巴里先生的肩上。

那一瞬间，玛瑞拉似乎突然猛醒了，她意识到了上帝指明的隐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不安像锐利的刀子一样刺中了她的心脏，玛瑞拉深深地感到安妮的存在对于自己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她近乎疯狂地冲下了山丘。

名师点评

这段精彩的心理描写，将玛瑞拉的紧张不安、担心害怕表现得淋漓尽致。安妮已然是她心里难以割舍的亲情的组成部分了。

“巴里先生，安妮怎么了？”玛瑞拉迫不及待地喘着粗气问道，脸上现出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惊慌。

安妮抬起头来，回答说：“别担心，玛瑞拉，我是在栋木上走不小心掉下来的，扭了脚脖子，不过，也许是踝骨骨折了，伤势可能很重。”

“你一去参加聚会，准会惹出什么乱子来的。”玛瑞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话的语气又禁不住变成了尖刻、可怕。

因为难以忍受伤痛，安妮希望昏死过去的愿望终于被满足了，她真的不省人事地昏迷了过去。

正在田里收割的马修也被急忙叫了回来。

马修立刻去请医生，不久医生就来了，这才知道安妮的伤势要比预想的严重得多，踝骨骨折了。

晚上，玛瑞拉到了安妮的东厢房，脸色苍白的安妮躺在床上忧伤地问道：“玛瑞拉，您觉得我可怜吗？”

“你是自作自受！”玛瑞拉放下百叶窗，点着了灯。

“说我不值得可怜，是因为我自作自受吗？太痛苦了，不过玛瑞拉，被别人挑战去走栋木，您又会怎么样呢？”

“站稳脚跟，随他们来挑战好了，真是的！”

安妮叹了口气。

“您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我比不上。我被乔治·帕伊当成傻子给愚弄了，太令人无法忍受了。乔治这个人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坏的败类，我也遭到了过分的报应，已经不那么生气了。

“神志昏迷这种感觉一点儿都不妙，医生给我接踝骨时，疼死我了，这下要六个礼拜或者七个礼拜不能走路，也看不到新来的老师了。等我能上学时，她已经不是新老师了。学习也要被班级所有的同学超过去了。啊，我真是命苦，不过要是玛瑞拉不生气，我会拼命忍耐的。”

名师点评

这兴许是安妮的偏见，乔治·帕伊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都有争强好胜的天性，只是她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而安妮的“铤而走险”也是童稚的虚荣心在作祟，并不能把罪责推给乔治·帕伊。

“好，我不生气。”玛瑞拉说道，“来，吃点儿饭吧。”

“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太好了，它的帮助太大了，没有想象力的人若是骨折了，会怎么样呢，玛瑞拉？”

在此后漫长、寂寞的七个礼拜里，安妮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自己的想象力才好，但是她也并不仅是靠想象力来战胜伤病的。来探望安妮的人很多，同班同学说不定是谁每天都会露面的，并带来了鲜花和书，给她讲述亚邦里学校的新闻。

“玛瑞拉，大家都非常热情、亲切地对待我。”安妮拖着脚过了多日，但是终于有一天能下地走路了。

“整天躺着很讨厌，但也有好的一面，玛瑞拉，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我有很多朋友，连贝尔校长都来看望我了，他是个好人……我已经很喜欢他了。

“校长先生还对我说起他小时候也骨折过等等一大堆事儿。一想起贝尔校长也曾是个孩子，便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是小孩子时的情景，看来我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不过阿兰夫人小时候的模样我却很容易地想象了出来。

“阿兰夫人竟然先后14次来看望我，这是一种荣耀吧？玛瑞拉，作为牧师的妻子，该有多忙呀！阿兰夫人一来，我的精神也振作起来了。

名师点评

忙碌的阿兰夫人，不忘来看望，这令安妮内心深受感动。这是她身体恢复迅速的内在因素。

“乔治·帕伊来看望我的时候，我尽量待她诚恳，尊重她。她好像对向我挑战去走栋木这事儿感到后悔了，我要是死了，她也没脸活在世上了。黛安娜的确是个忠诚的朋友，每天都在我枕边跟我逗趣，连林德太太也来看望我了。

“啊！若是能上学了，我该多么欣喜呀！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新老师的传闻，我心里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女孩子们都已经对她着了迷。听黛安娜说，她长着一头金色卷

发，眼睛非常有魅力，经常穿一身漂亮的衣服，是亚邦里最美丽的大红灯笼袖裙子。现在学校里隔周礼拜五的午后，不仅背诵课、背诵诗，还演短剧小品，光是想想就觉得够棒的了。乔治·帕伊非常讨厌背诵课，因为她缺乏想象力。黛安娜和鲁比·吉里斯、珍妮·安德鲁斯，现在正在为下礼拜主演一出名叫《早晨的拜访》的短剧而加紧排练呢。还有，在没有背诵课的礼拜五，上野外课，老师把大家带到森林中，去观察羊齿草和花鸟，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体操活动。

“林德太太说她从没听说过这种事，不就是因为聘用了位女教师嘛！我却认为这太棒了，我想斯蒂希老师也一定是和我相同类型的人。”

“只有一件事很清楚，”玛瑞拉说道，“从巴里家的屋顶摔下来，好像你的舌头并没有受到丝毫损伤。”

安妮脚伤痊愈能够上学时，已是金秋十月了。安妮又和以前一样，与黛安娜共用一张茶色的书桌，她真快活极了。鲁比·吉里斯隔着过道向安妮点了点头，查理·斯隆递过来一张纸条，朱里亚·贝尔从后边的座位上悄悄传过来一只松香。

安妮削完铅笔，边整理着画片，边神思荡漾地深深呼吸了一口气，噢！人生，实在是令人快乐的。

新来的老师确实是安妮意料之中的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她理解孩子们的心理，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上，都能充分调动孩子们的情绪，使他们的才智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受到老师的影响，安妮也愉快、迅速地成长着。

一回到家，安妮便闪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向玛瑞拉讲了学习成绩和目标，马修则在一旁笑眯眯地一字不漏地倾听着，玛瑞拉依旧同往常一样对这一切持批评态度。

“玛瑞拉，我真是从心底里爱着斯蒂希老师，她那么

名师点评

与第一次进校园对老师的评价截然不同，这次安妮不遗余力地夸赞斯蒂希老师令玛瑞拉颇感意外。

温文尔雅，连声音都特别好听，叫我的名字时还郑重加上了‘E’字母，她非常尊重人。”

“听林德太太说，上个礼拜五，她看到男孩子们爬上了贝尔先生家的大树顶去掏乌鸦窝时，就被吓得血都凝固了。”玛瑞拉说道，“让孩子们去干那种事情，斯蒂希老师到底要干什么呀？”

“观察大自然，知道乌鸦是怎样做窝的呀！”安妮解释道，“我们上野外课了，真是太棒了，玛瑞拉，而且斯蒂希老师对什么都特别有耐心，给我们讲解得浅显易懂。上野外课那天，我们还做了作文，我的作文最优秀。”

“老师真的是那么说的，玛瑞拉，而且我也没自傲呀，我几何学得那么差，有什么可自傲的。不过最后一个阶段，我对几何有点开窍了。斯蒂希老师的讲法特别好懂。”

到了十一月份，孩子们已经对礼拜五的野外课、背诵课及美容、体操不再感到那么新鲜、有趣了，于是，斯蒂希老师向公民会堂提交了一份提案，内容是在圣诞节之夜，由孩子们组织召开一场音乐会，把收益作为购买校旗的一部分费用。

全体同学都非常赞成，孩子们便立刻开始着手准备节目，被选拔出来演出的人都很兴奋，其中安妮对此最着迷，也最热衷。玛瑞拉不容反驳地指责安妮这么做根本没价值。

“痴迷得像傻子一样呆头呆脑的，不是把重要的学习给耽误了吗？让小孩子来组织什么音乐会，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罢了，这样下去，早晚会堕落成一个贪玩的人的。”

“可是我们有很明确的目的呀。”安妮试图改变玛瑞拉的看法，“要是有了校旗，不就能培养起我们的爱国心了吗，玛瑞拉？”

“简直太无聊了。你们这些孩子哪懂什么爱国心呢，

名师点评

玛瑞拉真可谓是一针见血，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虽然孩子们确实不懂什么爱国心，但孩子是最易于被塑造的人群，少年时期的教育更易于形成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必须而且有益的。

只不过是想快活快活罢了。”

“把爱国心和消遣娱乐结合到一起，总该可以了吧？组织音乐会可有趣了，有六个合唱，黛安娜独唱、领唱，我参加《妖精女王》等两个短剧的演出。男孩子们也参加短剧的演出。我还朗诵两首诗，一想起来我就激动得要发抖。最后大家组成一幅‘信仰、希望、博爱’的图案，我、黛安娜和鲁比都摆出图中人物的姿势，一动不动，要求把头发披散开来，穿白色衣服，我演‘希望’，两只手就这样交叉着，放到胸前，眼睛仰望着上空。

“我得在顶楼练习朗诵，你听到了呻吟声也不要吃惊，台词里有一个地方必须要发出一种悲愤至极的呻吟声，这是表现艺术的呻吟，非常难，玛瑞拉。”

“这场闹剧结束后，如果你能安稳下来，举止端庄一些，我就高兴了。你现在这种状态可不行，一听你说话，我就有点儿奇怪，你的舌头怎么就磨不破呢？”

安妮叹了口气，来到后院，马修正在劈柴。安妮坐在圆木上，和他唠起了音乐会的事儿。至少马修还是安妮最忠实的听众，凡是安妮说的事他都热情地倾听并不断点头赞同。

“是呀，的确是个很不错的音乐会，安妮一定能演得很成功的。”马修微笑地看着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的安妮。安妮也微笑地望了马修一眼，两个人真是一对亲密无比的好朋友。

马修也很庆幸自己和管教安妮没有关系，他总是在义务和情感之间受夹板气，而在眼下这种场合，马修倒是喜欢“娇惯安妮”（玛瑞拉这么说的），据观察，表扬比管教更有效果。



名师点拨

意气用事很难有好的结果，安妮也不例外。安妮走上屋脊那一段用了很多动作描写，使人不得不为她捏一把汗。而对于黛安娜等小伙伴的神态、语言等的描写又从侧面烘托出情势的紧张，读来惊心动魄。

词语积累

盘踞　挫败　趾高气扬　不容辩驳　痊愈　荡漾



精彩瞬间

◎那一瞬间，玛瑞拉似乎突然猛醒了，她意识到了上帝指明的隐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不安像锐利的刀子一样刺中了她的心脏，玛瑞拉深深地感到安妮的存在对于自己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思考交流

1. 相信类似于安妮他们的打赌事件你也经历过，不妨跟大家分享分享。
2. 你如何看待爱国主义教育？

第十三章 圣诞礼物

本章导读

圣诞节快到了，憨厚的马修也精心地为安妮准备了礼物。那神秘的盒子里装着什么呢？

12 月的一个寒冷、阴沉的黄昏，马修走进厨房，坐在劈柴箱上，正要脱掉沉重的靴子。安妮此时正和同班的女孩子们在起居室排演《妖精女王》，不一会儿，孩子们一起蜂拥着穿过正门厅，吵吵嚷嚷一边笑着、一边涌进了厨房。马修一向见到女孩子们很难为情，所以他马上躲到了劈柴箱子后面，女孩子们也没有注意到他。马修一只手拎着靴子，另一只手拿着脱靴子用具，足足有 10 分钟，他好像很害羞似的窥视着女孩子们。

名师点评

这一细节描写再次突出了马修腼腆内向、不善与人沟通交流的性格。

女孩子们穿戴着衣帽，谈论着关于音乐会和短剧的事儿。躲在背后的马修突然注意到安妮似乎和别的孩子在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和其他女孩子相比，安妮表情明快，眼睛也比别的孩子大，忽闪忽闪的，容貌长得小巧细致。

然而，马修所注意到的安妮的与众不同和这些毫无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同呢？

过了一会儿，女孩子们手拉着手，沿着冻得坚硬的小路回家去了，安妮还要学习，也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之后，马修仍然对自己的疑问百思不得其解。

这天晚上，马修又掏出烟斗，陷入了沉思。他足足吸了两个小时，绞尽脑汁，终于找出了答案，噢！原来是安妮和别的女孩子们在穿着上不一样啊！

马修越想越觉得从未见过安妮和别的孩子穿过相同的

衣服，玛瑞拉也真是的，一直让她穿着样式单一、朴素、土里土气的衣服。

马修对服装还讲究什么流行这些事情一概不知，但还是注意到了安妮衣服袖子的样式的确和别的女孩子的一点儿也不一样。他觉得每个女孩子都打扮得非常华丽、漂亮，他不明白，玛瑞拉为什么总把安妮打扮得那么朴素、土气呢。

马修暗自决定给安妮买一条裙子，再过三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一条漂亮的裙子不是很好的圣诞礼物吗？

名师点评

自从安妮出现以后，马修心里似乎找到了一个依托，这令他很惬意。虽然他不善于交流，不懂得表达，但他总想为安妮做些事，以表达对她的喜爱。

第二天晚上，马修便急忙跑到卡摩迪去买裙子了，他心里有一种特别痛快的感觉。马修知道买裙子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件非常费劲吃力的事，虽说马修眼神还好使，也能够讨价还价，但要是购买女孩子穿的裙子，只能对店员言听计从了。

卡斯伯特家一直是在威利阿姆店买东西，这已经是老规矩了，这和到长老教会及支持保守党一样，是事关良心的事情。

然而，在威利阿姆店，那两位姑娘总是非常客气地出来接待。马修不知为什么总不能说清楚到底想要买点儿什么。马修想买裙子这件事，必须要这样或那样对营业员进行说明，因此，他就决定到罗逊店去买，这个店是由沙米尔或者他的儿子站柜台，所以让他感到放心。

然而沙米尔近来为了扩展店铺，也新添了女店员。她是沙米尔妻子的侄女，是个亭亭玉立的姑娘，手腕上戴着好几个手镯，手一动弹，便闪闪发光，稀里哗啦叮当作响。光是这么一位女店员的存在就足以使马修慌得六神无主了，再加上手镯一响，就更把他吓得不知所措了。

“欢迎光临！卡斯伯特先生。”鲁西拉·哈里斯小姐和蔼地说着，用两只手噼噼啪啪地拍了拍柜台。

“这个……这个……嗯，有耙子吗？”马修吞吞吐吐地问道。

听了这话，哈里斯小姐愣住了，在数九寒天的季节要买什么耙子，真叫人觉得奇怪。

“我想还剩有一两个放在上面的小仓库里了，我去看看。”

就在哈里斯小姐离开柜台的几分钟，马修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状态，他决定再试试看。

哈里斯小姐拿着耙子一回来，就微笑着说道：“您不要点儿别的什么吗？”

“不。那个……也就是那个……想要那个……我是说那个……想请你允许我看……也就是那个，我想要点儿干草籽。”

听了这些结结巴巴，令人糊涂的话，哈里斯小姐心想，他的话有些怪里怪气的，好像精神有点儿不正常。

“我们店卖的干草籽，只是春天有，现在库存已经没有了。”哈里斯小姐像对待傻子一般解释道。

“啊，对，对，您说得对。”可怜的马修结结巴巴地说着，抓过耙子就要出去，可是走到了门口才想起来还没付钱呢，便又凄惨地折了回来。

就在哈里斯小姐查找零钱时，马修决定孤注一掷了，于是说道：“那个……如果不麻烦的话……请把那个……那个……就是那个砂糖，让我看看，看看……”

名师点评

马修一再地吞吞吐吐，始终没勇气讲出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可见他是多么羞于与女人讲话。

“是白的还是红的？”哈里斯小姐耐着性子问道。

“啊，啊，对了，就是那个红的。”马修声音微弱地说道。

“在那儿有桶装的。”哈里斯小姐把手镯弄得丁零丁零直响地指着说道，“只有那么一桶了。”

“啊，是……是吗？那么请给我称 20 磅砂糖。”马修说道，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

往回走离家还有半分钟左右的路程时，马修才好不容易恢复到了平时的状态。一到家马修赶紧把耙子藏到了小仓库里，砂糖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拿到了厨房那里。

这以后，马修又前思后想反复地考虑了一下这件事。如果对玛瑞拉说了，她肯定会对自己煞费苦心的计划挑毛病的，马修只好到林德太太那里请教去了。

林德太太爽快地答应为马修解忧。

"你想挑选一条送给安妮的裙子呀，我正要去卡摩迪，到时候替你看着斟酌买一条吧。如果没有什么限制的话，我就适当地挑一条回来吧。威利阿姆店最近新进来一批非常漂亮的缎子布料，我来给她缝制一条吧，要特意让安妮大吃一惊，若是玛瑞拉缝制的话，也许事情在此之前就会败露的……这活儿就包在我身上吧，谁让我爱做针线活呢。"

"这个……非常过意不去，还有一点我不太清楚，最近人们的衣服袖子好像和以前的不一样了。这个……如果请您按照现在流行的样式裁缝袖子的话……"

"就是灯笼袖样吧，当然可以了，我准给她做个最新流行样式的。"

圣诞节前夜，林德太太将新裙子拿了过来，玛瑞拉显得很平静，连说整体上看很不错，但林德太太却寒暄说是马修担心如果玛瑞拉做的话，就会败露让安妮知道了，然而这话却怎么也不能使人相信。

名师点评

玛瑞拉的平静是装出来的，她确实觉得安妮应该有新的裙子，但她的主张是实用、大方而不花哨。但显然地，马修托林德太太做的裙子因为很时髦，所以，在心里面，玛瑞拉是拒绝的。

"我说呢，马修这两个礼拜总是一个人'嘿嘿'地一个劲儿傻笑，干什么要那么偷偷摸摸，原来如此。"玛瑞拉装出一副豁达的样子说道，"安妮的确不需要这么好的裙子呀，今年秋天，我已经给她缝制了三件实用的衣服，再多就是浪费了。"

"唉，光是袖子就够奢侈了，这样不就助长了安妮的

虚荣心了吗？哥哥，她本来就像孔雀似的傲慢得挺胸腆肚的，这回愿望也好不容易得到满足了。她对这种裙子简直喜欢得不得了。”

圣诞节的早晨，到处都是一片雪白。12 月以来天气开始变暖，人们都盼望着一个绿色的圣诞节，但夜间静悄悄积起的厚雪，却使亚邦里整个变了样。

安妮一边大声唱着歌，一边走下楼来。

“圣诞快乐，玛瑞拉！圣诞快乐，马修！多美的圣诞节呀，银色的圣诞节太好了，如果到处不是一片雪白，我想那就不能令人觉得是过真正的圣诞节了。我讨厌什么绿色的圣诞节。啊，马修，那个是给我的吗？”

马修用眼睛瞟了玛瑞拉一眼，然后打开纸包，提心吊胆地拿出了裙子。玛瑞拉正往茶壶里灌着开水，但眼睛却不停地往这边斜视着。

安妮恭恭敬敬地接过裙子，出神地盯着、瞧着，这是多么漂亮的裙子呀，柔软、美丽的茶色缎子，宛如丝绸一般具有光泽。裙子的一部分做成了波形褶边和抽褶，腰身也按照流行的款式，加上了双罗纹集圈，领窝饰有带褶的薄薄的花边。长长的袖口一直延长到臂肘处，袖口再往上，灯笼袖被做成两段，呈葫芦形，两段之间用抽褶收拢起来，上面扎着茶色的丝绸饰带。

名师点评

安妮梦寐以求的漂亮、时髦的裙子马上就会成为自己的了。这恭敬的表情、陶醉的神态，将安妮对新裙子的热爱充分地表现出来。

“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马修腼腆地说道，“怎……怎么样，安妮？中不中意？”

安妮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哪能不中意呢！啊，马修！”安妮把裙子挂在椅子的靠背上，紧紧地握着两只手，“马修，我太高兴了，简直不知道怎样谢你才好了，快看这只袖子！啊，我真像是在做梦。”

“好了，好了，快吃饭吧。”玛瑞拉插嘴说道，“虽说我觉得这裙子可有可无，但因为马修已经买回来了，你

可要好好爱护呀，安妮。林德太太还给你留下两条发带，和裙子一样都是茶色的，快，快，收起来吧。”

吃过早饭后，黛安娜来了。在白雪覆盖的洼地的独木桥上，看到身穿红色大衣的黛安娜兴高采烈的，安妮跑下了山坡。

“圣诞快乐，黛安娜！真是个美妙的圣诞节呀。有件东西想让你看看，太棒了！马修送我一件漂亮的裙子，尤其是袖子样式非常特别，简直无法想象会有比这更漂亮的裙子了。”

“说起礼物，这儿还有一份。”黛安娜说道，“看这个，这个盒子。约瑟芬祖母寄来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给安妮的。”

“啊，太漂亮了！黛安娜，简直有点儿好得过分了，人间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东西？是不是老天在助我呀？”

圣诞节这天，亚邦里的学生们都兴奋得不得了，公民会堂也布置妥当了，然后他们又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音乐会在夜里举行，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小小的公民会堂里观众爆满，参加演出的学生们个个演得非常精彩，其中安妮表演得最出色，特别引人注目。

“真是一场精彩、热烈的晚会！”安妮激动地说道，“你的独唱相当成功，你被要求重演的时候，想到受此殊荣的是我的知心朋友，我比你更得意，更自豪。”

“哪里呀，只有安妮的朗诵才获得了满堂喝彩，你演的那个悲哀的家伙真是太棒了。我坐在座席上，还看见斯隆大婶正在那里擦眼泪呢。吉尔伯特·布莱斯演得也很好。安妮呀，你就不能原谅吉尔伯特吗？《妖精女王》那个短剧结束后，你从舞台上跑下来时，头上的蔷薇有一朵掉下来了，我看见吉尔伯特把它捡起来，放在胸前的兜里了。”

名师点评

斯隆大婶的眼泪，从侧面印证了安妮演出的成功。

“他要做什么，对我来说什么意义都没有，我甚至连

想他都觉得无聊，黛安娜。”安妮昂着头说道。

玛瑞拉和马修已经有 20 多年没参加过什么音乐会了。那天夜里，安妮睡着以后，两个人便都凑到了厨房的暖炉前。

“真没想到咱们家安妮演得那么精彩。”马修得意扬扬。

“是呀！”玛瑞拉也深有同感，“马修，这孩子聪明着呢，而且还很漂亮，音乐会上没想到她演得这么棒。总之，我今天晚上也为安妮而感到自豪，但我并不打算把这句话告诉她。”

名师点拨

圣诞节，安妮收到了马修送给她的梦寐以求的漂亮、时髦的裙子。这个家庭越来越和睦，玛瑞拉、马修更是视安妮为己出，时时牵挂着她，甘心为她付出一切。

词语积累

窥视　愣住　手镯　煞费苦心　斟酌　寒暄　宛如



精彩瞬间

◎第二天晚上，马修便急忙跑到卡摩迪去买裙子了，他心里有一种特别痛快的感觉。

◎往回走离家还有半分钟左右的路程时，马修才好不容易恢复到了平时的状态。

思考交流

圣诞节在西方犹如我国的春节。每当这个时候，同学们都会收到父母、亲人的礼物或者祝福。但是，假如逢年过节，能为父母亲精心准备一份礼物，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呢？

第十四章　虚荣心引发灾祸

本章导读

同学之间都有一些悄悄话，尤其是女孩子之间。她们的话题无非是别人的新衣服或者新发饰等关乎美的方面。事实也证明，打扮得漂亮确实能增加人的自信。不过，心灵美似乎比外在的美更为重要……

这年冬天是个少见的暖冬，几乎没下过雪。安妮和黛安娜像其他季节一样，穿过“桦树道”去上学。

安妮过生日那天，两个人又迈着轻快的脚步，徜徉在“桦树道”上，一边闲聊，一边留意四周的景色，因为斯蒂希老师说过，最近要以“冬天，在林中漫步”为题，写一篇作文。所以必须好好观察一番。

“黛安娜，到今天我已经年满 13 岁了。”安妮说，“我也成为一名少女了，可成为少女的感觉是什么样呢？我还不清楚。黛安娜 13 岁生日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你没有什么面貌一新的感觉吧？我觉得人生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再过两年，我也要长大成人了，一想到了那时，即使你说长句子也不会被人笑话，真羡慕死了。”

名师点评

安妮十分渴望长大成人，她认为长大成人后就可以做许多小孩子不能做的事。

四月的白天变得越来越长了。玛瑞拉在参加了妇女协会的聚会后回家的路上，就切身地感受到了这冬去春来的变化，她兴奋得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在收养安妮之前，玛瑞拉每次参加聚会回来，等待着她的只有冷清的厨房，可现在不一样了，厨房里有可爱的安妮在盼着她，火炉内的木柴肯定正烧得噼噼啪啪直响。一想到这些，玛瑞拉就有一种莫大的满足感。

可是事实却令玛瑞拉大失所望。玛瑞拉来到厨房一看，暖炉的火是灭着的，到处都不见安妮的影子。玛瑞拉既恼火又感到焦虑。

“等安妮回来，非得狠狠地教训她一顿不可。”

晚饭准备妥当，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可安妮仍然没有回来。

玛瑞拉阴沉着脸，收拾好，然后要到地下室去取东西，这才想起蜡烛放在安妮的房间里，便上楼来到了安妮的房间。她摸着黑把蜡烛点着，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安妮脸朝下正在床上趴着呢。

“怎么回事？”玛瑞拉吓了一跳，“你睡着了吗，安妮？”

“嗯。”安妮好像心事满腹地回答着。

“怎么，哪儿不舒服吗？”玛瑞拉关切地来到床边询问道。

安妮似乎永远也不想让别人看见的样子，越发地把头埋到了枕头里。

“没什么不舒服的，不过我求求您，请您到那边去吧，不要看我，我已经陷入绝望的深渊了，我的人生已经完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玛瑞拉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上起来，说个清楚！”

安妮一脸绝望的神情，老老实实地下了床。

“玛瑞拉，看看我的头发。”安妮用蚊子一样的声音说道。

玛瑞拉举起蜡烛，仔细地看了看安妮垂下来的那头浓密的头发。

“怎么回事，怎么变成了绿色？”

“对，是变成绿色的了。”安妮简直像是在呻吟了，“我原以为没有比红头发更糟糕的了，没想到绿头发竟比红头

名师点评

妇女协会的聚会结束后，玛瑞拉回来的路上感觉到冬去春来的快乐，想着家里有安妮的期盼，更是喜从心来，但回到家却不见人影，暖炉的火也是灭的，这令玛瑞拉恼火。

名师点评

看见安妮并没有出去而是趴在床上，玛瑞拉先是被吓了一跳，先前的恼怒已减去几分，心里想着会不会是安妮哪儿不舒服，先前的恼火已然变成了关切。

发更令人可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染了。”

“把头发染了？我说安妮，你都这么大了，还分辨不出好坏吗？”

“这点我懂。不过，如果能把头发的颜色换了，就是吃点儿苦头，做点儿不好的事我也愿意。玛瑞拉，从今以后，我一定做个听话的乖孩子。”

“下了决心染发，怎么不染个正经的颜色呢？”

“我并没有打算染成绿色呀。我想变成乌黑的头发。但他竟然不守信用。”

“他是谁呀？”

“下午来的一个小贩，我就是从他那里买来的染料。”

“安妮呀，我跟你说过好几遍了，让一个陌生人在咱家转来转去的，会坏事的。”

“我没允许他到家里来，我在外边把门关好，让他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给我看染料的，而且是个犹太籍的德国人。他是为了把夫人和孩子们从德国接来，才这样拼着命地挣钱的。我有点儿可怜他，想为他做点儿什么，就在那时，我发现了这瓶染料。小贩向我保证，不论是什么样的头发，都能染成美丽的乌黑色，怎么洗也不褪色。可是一瓶染料要价 75 分钱，而我当时只有 50 分钱。小贩心肠非常好，只给 50 分钱也卖给了我，因为这是最后一瓶了。那小贩一走，我就马上回到了屋里，按照说明书上说的，用旧发刷沾上染发剂，开始染头发，我把一整瓶染发剂都用上了。噢，玛瑞拉，当我从镜中看到我的头发变成了那种可怕的颜色，简直后悔死了。”

名师点评

小贩刚走，安妮就迫不及待地试用起染发剂来。她的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凸显了安妮爱美的天性，和她对改变自己红头发形象的迫切愿望。

“虽然你现在感到后悔了，但还要深刻地反省反省，虚荣心的报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玛瑞拉严厉地说，“先

把头发好好洗一洗，试试看能不能洗掉。”

安妮赶快用肥皂和水反复使劲地搓洗，但仍不见一丝效果，看来，小贩说染料不易褪色倒是句真话。

“玛瑞拉，这可怎么办呢？”安妮急得哭起来，“乔治·帕伊见到我弄成这副模样，肯定会笑死的。整个爱德华王子岛可能数我最不幸了。”

因为染发这件事，安妮整整一个礼拜没出门，每天只是一个劲儿地用洗发剂洗头发。又过了一个礼拜之后，玛瑞拉做出了一个无情的决定：“安妮，我看只有剪头发这最后一招了。”

安妮嘴唇颤抖着，悲痛地叹了口气，低着头去取剪刀了。安妮是哭着剪完头发的。剪完之后，看着镜中的自己，她绝望极了。玛瑞拉把安妮的头发几乎全给剪掉了，剩下的只有短短的一点点。安妮气得一下子把镜子翻了过去。

“头发不长出来，我就决不再照镜子啦！”安妮暴躁地叫道。谁知刚说完不一会儿，她又突然把镜子翻了过来，“不行，还得照！做了错事就得赎罪呀。每天从这里经过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多丑陋。”

名师点评

看来安妮也意识到了虚荣心带给自己的“灾难”。每天看着镜子，以此来警醒自己。

当安妮光着头在学校里出现时，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谁也不知道安妮剃光了头到底是因为什么。乔治·帕伊觉得安妮就像稻草人一样蠢得要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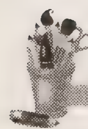


名师点拨

玛瑞拉的剪刀，剪掉了安妮的虚荣。同时，安妮以镜子时刻警醒自己。

词语积累

关切　赎罪　褪色　骚动



精彩瞬间

◎玛瑞拉在参加了妇女协会的聚会后回家的路上，就切身地感受到了这冬去春来的变化，她兴奋得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虽然你现在感到后悔了，但还要深刻地反省反省，虚荣心的报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思考交流

1. 作者的幽默笔触从一开篇一直延续下去，在轻松愉悦中给人以启示。想必你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试用幽默的笔触将其描绘出来。

2. 说不定你也有过如安妮一样的被虚荣心“捉弄”的例子，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十五章 目标——奎因学院

本章导读

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想也渐渐清晰。安妮也在为将来的路考虑了，那么她的方向是什么呢？她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她的理想的呢？

这是十一月的一个黄昏，安妮像一个土耳其人似的蜷曲在暖炉前的小坐垫上，出神地凝视着暖炉内燃烧着的火焰。

刚才，安妮还在看着书，而现在书已经不知不觉地从手中滑落到了地上。安妮的嘴角微张，脸上泛着一丝笑意，此时她又陷入到了浪漫的幻想之中。

玛瑞拉对于眼前的这个长着灰色眼睛，身材苗条的少女，表面上并未表现出什么特殊的热情，可是在内心深处，她却十分疼爱、关心着这个孩子，她生怕自己把安妮娇惯出一身毛病来，因此，平时对安妮总是持一种严厉、批评的态度。

名师点评

想想我们的父母、老师，其实多数时候，他们采取的教育方式都和玛瑞拉如出一辙，他们表面很严肃，内心却很柔弱。

“安妮！”玛瑞拉突然说道，“今天，我遇到了斯蒂希老师。”

安妮吸了口气，很快从梦幻世界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真的吗，她说有什么事吗？”

“一开始我就想跟你说的，可是插不上嘴呀，老师提到安妮的事了。”

“我的事？”

安妮的脸“刷”地一下子变红了，她马上抢着说道：“我知道她说的什么事儿，我早想跟你说了，真的，不过回来

名师点评

安妮以为斯蒂希老师是向玛瑞拉告发她在学校上历史课时偷看《本·哈》的事，所以她形色慌张，想要辩解。但大人们说的却不是这件事。

后我就把这事儿忘了。昨天下午，本来应该学习加拿大史，我却在看《本·哈》，被老师发现了。那是我从珍妮·安德鲁斯那里借来的书……”

“斯蒂希老师没提到这件事，安妮。你自己感到内疚了，就以为老师是来说这件事的。斯蒂希老师说准备组织参加奎因学院考试的高年级学生，组成一个特别的班级，在学校放学后，进行一个小时的补习。我和马修想听听你是否愿意加入这个班，你想考入奎因学院取得教师的资格吗？”

“啊，玛瑞拉，”安妮跪下来，握紧了两只手，“那可是我人生的梦想呀。这辈子若是能成为老师，我可太高兴了。不过，这不是需要很多钱吗？”

“钱你不必担心，起初领养你时，马修和我就商量好了，尽可能让你接受良好的教育。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将来还是能自己自立最好。只要我和马修在，你什么时候把绿山墙庄园当成自己的家都可以。可将来的事谁也说不清楚，掌握各种本领不会有害处吧？安妮，如果你也有这种想法，可以参加奎因学院的考试。”

“啊，玛瑞拉，谢谢。”安妮一边用劲儿搂住玛瑞拉的腰，一边用严肃的表情抬头看着玛瑞拉，“我会拼命努力学习的，为了使玛瑞拉、马修感到自豪而努力。只有几何有点儿叫人不放心，从今以后只要努力，我想会好的。”

“我想考试对你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斯蒂希老师说，安妮头脑聪明，学习非常努力。”

玛瑞拉并没打算把老师说过的话全传达给安妮，怕引起安妮的虚荣心。

“你不用马上像发疯似的那么学习，不必焦虑，到考试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呢。老师说，还是应该首先把基础打牢。”

“从现在开始我会更加一心一意地学习的。”安妮像陶醉了似的说，“这下我的人生目标应该能实现了。牧师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应该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我想成为斯蒂希老师那样的人，玛瑞拉也是那么想吧？老师这种职业是一种崇高的职业。”

不久，奎因学院应考班组成了。因为黛安娜·巴里的父母并没有打算让她报考奎因学院，所以她没有参加应考班，这对于安妮来说可是件大事。

在奎因学院应试班留在学校补习的第一个晚上，当安妮看到黛安娜和其他人一起慢吞吞往外走时，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她慌里慌张地抓过来一本拉丁文书，然而不论怎样遮掩，吉尔伯特·布莱斯、乔治·帕伊还是看到了安妮在流泪。

名师点评

能上奎因学院应试班是安妮的幸运，但不能和最好的朋友同在一起学习又是她的不幸。每当看见黛安娜，又不能和她一起回家，这让安妮感到很不舒服。

自从那天在池子边，吉尔伯特没有得到安妮的宽恕之后，除了更加强烈地激发了竞争意识之外，他全然无视安妮的存在。

安妮尝到了被人无视的痛苦，心底也有些不是滋味。如果“碧波湖”那样的机会再出现一次，她肯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安妮觉得如果自己当时不那么板着脸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话，也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后悔莫及了。

然而，吉尔伯特表面上对安妮漠不关心，实际上却非常注意安妮。当吉尔伯特看到安妮轻蔑冷淡地对待大献殷勤的查理·斯隆时，他微微感到了高兴。

安妮每天很充实、幸福、积极向上，总找些事做。有许多要学习的东西，取得好成绩，读令人愉快的书，在主日学校合唱队也练习新曲子，在礼拜六的午后，到牧师馆去和阿兰夫人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

就这样，转眼绿山墙庄园的春天又到来了。在安妮没有注意之中，周围已经不知不觉被花的海洋包围了。而不

得不留在学校里学习的应试班中的学生们，只能享受一下推开窗户的那一瞬间的室外景色。

“现在还应该继续努力呀。”斯蒂希老师在学期最后的几天里对同学们说，“大家尽量地过个快乐的暑假，多到外面去拥抱一下大自然，为了明年的升学考试，好好养足精神和学习的劲头，因为明年是迎接考试激战的一年了。”

“老师，新学期您还在这里任教吧？”乔治·帕伊问道。

> **名师点评** 斯蒂希老师是同学们都挺喜欢且敬仰的老师，她的去留牵系着同学们的心弦。就连平时没心没肺的乔治也提出了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

乔治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敢满不在乎地提问，今天她提的问题大家可都要感谢她了。奎因学院应试班的全体同学，此时屏住呼吸等待老师回答。

“我有这种打算，虽然我也想往别的学校转，不过我放心不下你们，我不能就这么说再见。”

“万——岁！”

穆迪·斯帕琼斯叫道。穆迪从来没有过这般感情外露的表现，在这句话说出的一个礼拜之内，一想起这次冲动他就感到脸红。

> **名师点评** 对穆迪·斯帕琼斯这一典型人物的细节描写，彰显了同学们对斯蒂希老师的热爱之情。即使是在平时从不感情外露的学生，也会不顾一切地对斯蒂希老师表达爱意。

“啊！太高兴了！”

安妮忽闪着大眼睛说道：“如果斯蒂希老师不留下来，那可太糟了。再来一位新老师，我都没有学习劲头了。”

晚上一回到家，安妮就把教科书塞满了放在屋角后边房间里的旧皮箱，把锁扣好，把钥匙扔进了装毛毡的箱子里边。

“暑假里我不打算看课本了。”安妮对玛瑞拉说，“这学期我已经拼命学习了，把一本书的定理都背了下来，把几何符号也弄懂了，所以没什么担心的了。

“我太想过一个愉快的暑假了，也许因为它是我作为孩子的最后一个暑假了吧。那样一来，我还相信什么妖精

之类的小孩子把戏，好像就不可以了吧。所以今年夏天，我就尽情地想象，想象个够。

“肯定会是个快乐的暑假的。快到鲁比的生日晚会了。下个月还有学校的郊游和传教音乐会。还有黛安娜的父亲要带我们到怀特·桑德的大酒店去吃饭。”

“玛瑞拉没出席这礼拜的妇女会是什么原因呢？”第二天午后林德太太来询问。

“礼拜四马修的心脏病有点发作。”玛瑞拉解释说，“唉，他现在虽然说好了，但和以前比他现在频繁发作，叫人担心。医生说，不能让他再兴奋了。

“唉！马修和什么兴奋之类的倒是不相干，不过医生说剧烈的活儿也不能干了，一干重活就会拼命喘气。来，雷切尔，把帽子放下来，一起喝点儿茶。”

“你这么盛情，我可就不客气了。”雷切尔夫人这么说着，实际上刚才一进门她就这么打算好了。

在玛瑞拉和雷切尔夫人坐在客厅随便闲聊时，安妮过来给客人倒茶，还烤好了小巧的、热乎乎的面包。面包烤得软软的，很雪白，连雷切尔夫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傍晚，玛瑞拉一直把雷切尔夫人送到了小径那里。分手时雷切尔夫人说道：“安妮真变成了一个大姑娘了，你也有帮手了。”

“是呀，现在她变得非常安稳，现在让她做什么我都放心了。”

“三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时，还想过这个孩子不会成为一个好孩子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对托马斯说‘他们家收养这个孩子，以后要后悔的’。

“现在看来是我错了。看到安妮成长成这样太好了，她并没有变成像我错误断定的那种人，以前我还断定这孩子的性格不会让她幸福，唉！”

名师点评

林德太太原来告诫玛瑞拉不应该领养小孩，尤其是女孩的说法，被安妮的渐渐成熟与稳重否定了。安妮完全颠覆了她们原来的观念，这使得林德太太对领养又有了新的认识。

“也奇怪呀，原来那个失常的、与众不同的孩子不存在了，我还总想我是不是弄错了。而且安妮的容貌也变好了，好像确实变得漂亮了。”

“安妮是个美人呀。她和那些孩子相比，就好像是水仙和大红芍药争艳似的。”

暑假刚开始的一天，当初米尼·默伊得病时，从斯潘塞·贝尔赶来的医生，在一位患者的家里遇见了安妮。医生用敏锐的目光仔细打量了一番安妮，然后托人给玛瑞拉捎去了一个口信：“要让那个红头发的姑娘整个夏天都在户外玩耍，直到她的步伐变得更加敏捷轻快为止，希望不要让她在此期间学习功课。”因而安妮得以轻松、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美好的黄金之夏。她散步、划船、采集野果，尽情享受着幻想的快乐。随着九月的来临，安妮已经变得精力充沛、两眼炯炯有神、步伐也更加坚实有力了。

“我现在要全力投入学习中去。”从阁楼上取出教科书的安妮激动地说道，“玛瑞拉，我这个暑假过得太棒了。现在，我精神饱满，浑身是劲。我要是男人就当牧师，只要努力学习神学，将来准能给人带来好影响。为什么女人就成不了牧师呢？这话如果让林德太太听见的话，她肯定批评我荒谬至极。林德太太说，虽然听说好像美国有女牧师，但感谢上帝，在加拿大还没发展到那一步。可是果真这样，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即便是女人，也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牧师的。像亲睦会啦、教会的茶友会啦，一旦需要募集资金时，不都是女人们去张罗吗？人要锻炼，女人传教也是完全可以的。”

名师点评

林德太太觉得女人是不能当牧师的，这已经在他们老一辈的心里成了根深蒂固的准则。而安妮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女人也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牧师。

“真会这样吗？”玛瑞拉有点嘲讽似的说道，“如今呀，非正统的传教根本行不通，只要有雷切尔监督，亚邦里谁也不能放肆。”

“噢，玛瑞拉，我真心实意想成为好人。而且，有玛瑞拉、阿兰夫人和斯蒂希老师在，这种愿望就越发强烈起来。我特别想让你们认为我很能干，让你们高兴。可林德太太总有些瞧不起我，使我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个恶人。”

玛瑞拉一瞬间被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但马上就笑了起来。

“我也是只要雷切尔在场，就会产生那种感觉。不过，雷切尔的确是个优秀的基督教徒，心里并无恶意。像她那样亲切热情的人，在亚邦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斯蒂希老师一回到学校，同学们都来了精神，特别是报考奎因学院的学生们。可说到入学考试，同学们又都吓得心直哆嗦。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安妮考虑这个问题都想累了，连道德和神学的问题也学得不认真了。一做噩梦，差不多都是考试成绩发布时的情景。吉尔伯特·布莱斯的名字醒目地列于榜首，而安妮的名字却哪儿也找不着，只能凄惨地死盯着合格者的名单。

尽管如此，这年冬天还是很轻松、愉快地在忙碌中飞一样地过去了。和从前一样，学校的生活特别有趣儿，同学们的学习成绩都有了质的提高。其实这一切都是和斯蒂希老师的知识渊博和其巧妙谨慎的指导分不开的。斯蒂希老师注意引导学生们自己思考、自己探索、自己发现、自己解决问题。这使林德太太及理事会成员们都大吃一惊，她们对于把传统的做法进行改革这类事情都持消极态度。

名师点评

斯蒂希老师不仅知识渊博、教学谨慎，而且往往采取一些新颖的教学手法，这令学生们欣喜。但却遭到了诸如林德太太这样的保守派的怀疑。

安妮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社交方面视野也变宽了。也许是听信了斯潘塞·贝尔医生的规劝吧，即使安妮经常外出，玛瑞拉也不再反对了。安妮的个子也长得飞快。有一天，偶然地想起来要和安妮比个子的玛瑞拉，看到安妮比自己高出了一大截，竟吓了一跳。

“啊，安妮，你都长这么高了！”玛瑞拉好像还有些

不相信似的吸了口气。

名师点评

生动的心理描写，加之马修看见玛瑞拉的反应，都可以看出玛瑞拉对安妮深深的爱。

玛瑞拉对安妮身高的增加产生了种莫名其妙的怨恨感。她喜欢的那个孩子不知何故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长着聪明的额头，总是一副认真的眼神，个子高高的 15 岁少女了。玛瑞拉虽然仍像爱着童年安妮一样，爱着眼前的这个少女，但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孤独感。

那天夜里，安妮和黛安娜一起去参加祈祷会了，玛瑞拉独自一人坐在阴暗的角落中，泪水止不住地簌簌流了下来。这时，马修手拎着提灯走了进来，看到这个情景，不禁惊慌地盯着玛瑞拉愣住了，弄得玛瑞拉又破涕为笑了。

“我在想安妮的事儿呢，一想到明年冬天她就不在这里，真有点儿舍不得。”

“她会经常回来的。”马修安慰地说，“到那时候，通往卡摩迪的铁路支线也已经铺设完了。”

“不过，还是和平常在一起生活不一样啊。”玛瑞拉闷闷不乐地叹息道，“你们男人是理解不了这些的。”

安妮的变化还表现在行为上，她变得更加稳重、成熟了，考虑的事情多了，幻想虽然常有，但话语却少了许多。玛瑞拉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便问道：“安妮，和从前相比，你的话少了一半，也不使用长句子，到底是怎么了？”

安妮合上正在读的书，红着脸笑了。“怎么说呢，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太想说了。”安妮像沉思一般用食指按着下巴，“我喜欢考虑美好的事情，然后珍藏在心里。而且长句子也不太想使用了，小时候总盼着长大后能说长句子，好容易长大了，可又不愿意说了。长大成人在某些方面是愉快的，但和我过去所想的那种愉快不一样。”

名师点评

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妮的思想变得成熟起来，言行、思维也更加理性了。

“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你觉得自己能通过吗？”

安妮听了这话，身子开始哆嗦起来。

“不太清楚，有时觉得没问题，有时又感到非常不安。每个人都有一个头痛的科目，我当然是几何学了。六月，老师将进行一次模拟考试，据说难度和正式入学考试差不多，评分也和正式场合一样严厉。我想这样一来大体上就一目了然了。真希望能快点儿结束，半夜醒来，有时会想，要是名落孙山该怎么办呢？”

“那就再回学校读一次。”玛瑞拉满不在乎地说道。

“可是，那多没面子呀。特别是假如吉尔伯特等其他人都考上了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我在考试时十分怯场，到时候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的。我要是也有珍妮·安德鲁斯那样的胆量就好了，珍妮对什么都不在乎。”安妮叹了口气。

六月过后，便迎来了学年末。斯蒂希老师在亚邦里学校的执教生涯也临近了尾声。傍晚，安妮和黛安娜闷闷不乐地从学校回来了，两个人红红的眼圈和湿透了的手帕都如实说明，斯蒂希老师的离别演说同三年前菲利普斯老师的演说一样地感人肺腑。黛安娜站在长满针枞树的山脚下，回头向校舍望去，不由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真有一种一切都结束了的感觉。”

“黛安娜比我还强呢，到了九月，你还能返回学校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可能就要永远和亚邦里学校分别了。我觉得，下学年还有可能重返亚邦里学校，我预感可能考不上，真令人害怕。”

“怎么，斯蒂希老师搞的模拟考试你的成绩不是很好吗？”

“好是好，那是因为我对老师搞的考试不怯场呀，一想到正式的入学考试，我就吓得心扑通扑通直跳。而且，我的考号是13号，乔治·帕伊说，13号是个很不吉利的号码。我不那么迷信，但最好也别给我弄成13号呀。”

名师点评

少年时期的学生与老师间真挚的感情往往催人泪下，尤其是要与自己特别喜欢的老师分别，那是一件特别残酷的事情，往往令人肝肠寸断。

知识链接

欧美国家的人信仰基督教，因为耶稣是被犹大出卖而被烧死的，而犹大在“最后的晚餐”中是第十三个进去的。所以他们迷信地认为“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我要是也能一起进城就好了，一定感到很神气吧。到了晚上，你就不得不拼命地学习了吧？”

“大家都已经向斯蒂希老师保证再也不摸教科书了。老师说，现在每天最好出去散步，尽量不去考虑考试的事儿，晚上早点儿睡觉。虽然说这是个好的建议，但照着它去做可就难了，所谓好的建议大都如此。”

“在城里这一段时间能来信吧？”

“礼拜二晚上我就写信说说第一天考试的情况，我肯定给你寄信。”安妮发誓道。

“那么礼拜三我就到邮局前等着。”黛安娜也起誓道。

礼拜一安妮进了城，黛安娜如约于礼拜三等候在邮局门前，终于收到了安妮的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黛安娜：

现在是礼拜二的晚上。我是在海滨森林住所的书斋里给你写这封信。昨天夜里，我一个人睡在客室里，感到非常的孤独，心想要是有你在该多好呀！

学院到处都是人山人海。考场已经定好了，老师不能一起进去。我挨着珍妮，她不慌不忙，非常沉着，让我羡慕得不得了。而我心里一有事便会在脸上反映出来，甚至心跳得连别人好像都能听见。

名师点评

夸张的描写，表现出了安妮临考前的紧张状态。

试卷一接到手，我的手一下变得冰凉，脑袋也直发晕。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那种心情和4年前向玛瑞拉询问能否留在绿山墙农舍时的心情完全一样，简直太可怕了。不过，不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头脑一直清醒着，心脏也开始跳动起来——起初一瞬曾完全停止了跳动。

历史题难度相当大，年号都弄乱了。尽管这样，今天考得还算过得去。

可是，黛安娜，明天是几何考试。如果“小九九”能起作用的话，我从现在就开始背诵，一直背到明天早晨。

傍晚，我去看望朋友。途中遇见穆迪·斯帕琼斯大模大样地走来。穆迪觉得自己历史考得不好。他说自己辜负了父母的期待，想坐早上的火车回家。他说比起当牧师来，还是当木匠舒服。

我劝他坚持到最后，如果不考到最后，不是就对不起斯蒂希老师了吗？

到了同学的宿舍一看，只见鲁比已经变成了半疯狂状态。在英语考试中，她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她刚安静下来，就到外面去吃冰淇淋了，大家都说，要是有黛安娜在就好了。

噢，黛安娜，如果我几何考试通不过的话，该如何是好呢？那样，林德太太准会想，安妮在几何上栽了跟头，但太阳还会依旧不变地升起、落下的。说是这么说，可对于我来说，如果失败了，还是太阳不升起来的好。

你忠实的朋友

安妮

安妮于礼拜五的傍晚回到家。她觉得有些疲倦了，但却有一种考上了的直觉。黛安娜在绿山墙正等候着她的归来，两个人好像多年没见面似的，为能再会而感到高兴。

“考得怎么样？”

“除了几何，我想都答得不错，几何考得怎么样我不太清楚。我很讨厌几何，觉得怎么学都好像不行似的。”

“别人考得怎么样？”

“女孩子们都说考得不好，但实际上都考得很好。乔治说几何这玩意儿太简单了，连10岁的孩子都会做。穆迪·斯帕琼斯还是历史不行，查理则败在了代数上。成绩还不清楚，还要等上两个礼拜，我真想就这么睡着，一直睡到成绩发布再醒。”

至于吉尔伯特·布莱斯考得怎么样，打听也没有用，

名师点评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学海生涯中也难免会遇到挫折与坎坷。但是那些磨难终将是我们成长的财富，只要我们能挺起胸膛，勇敢地面对。

这一点黛安娜非常清楚。所以她只是安慰安妮些“没关系，准能考上，不用担心”之类的话。可安妮立刻争辩道：“如果考不出上等水平，还是考不上的好啊！”

吉尔伯特有好几次都和安妮在路上相遇，但互相都视而不见地走了过去。每当别人劝说安妮和吉尔伯特和好时，安妮也这么希望着。可是，一碰见吉尔伯特，就又重新发誓在考试中决不能败在吉尔伯特的手下。

名师点评

安妮是好面子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否决她当初的“毒誓”。所以，虽然她心里也想和吉尔伯特和好，但怎么也过不了面子这一关。

安妮知道亚邦里的学生们都在注视着是谁取得了胜利，所以她觉得如果通不过考试的话，那种屈辱说什么也无法忍受下去。对安妮来说，想取得好成绩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为了马修和玛瑞拉，特别是为了马修。于是，安妮便拼命地死记硬背起那些枯燥无味的方程式和动词活用来了。

两个礼拜刚一过去，安妮便和忐忑不安的珍妮、鲁比、乔治一起到邮局去打听消息了。大家的心情都和考试期间一样非常的紧张。她们颤抖着手打开了《夏洛特丹报》，仔细地查寻着。

终于有一天晚上，通知来了。当时，安妮正坐在敞开着的窗户边。每天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能暂时忘掉考试和尘世间的烦恼。此时的她已经完全陶醉在夏季黄昏的田园景色之中。

就在安妮被这大自然的景观所深深吸引的时候，猛然间，她发现黛安娜手举着报纸，穿过枞树林，越过独木桥，登上了山丘。

安妮立刻领悟到报纸上肯定刊登着什么消息，便不顾一切地站了起来。是成绩发布了！她的脑袋里立刻眩晕起来，心跳节奏也迅速加快起来，她紧张得一步也动弹不了了。

名师点评

夸张的修辞手法，将安妮即将知道成绩时的激动与紧张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黛安娜跑过大门，兴奋得连门也没敲，就径直冲到了

房间里，至此，她觉得好像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

“安妮，你考上了，而且是第一名！吉尔伯特也是第一名，你们俩是并列第一名。不过，安妮的名字登在最前面。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呀！”黛安娜把报纸扔到了桌子上，累得一下子瘫倒在了安妮的床上。

安妮一把抓过报纸。真的！合格了！自己的名字列在200多合格者之首！

“安妮考得最好了。”黛安娜终于变得呼吸平缓，并且能说出话来了，“也就是10分钟前，我爸爸从布莱特•里巴拿着报纸回来了，是下午用火车发送过来的，靠邮局送，明天也到不了呀。我一看合格者的名单，简直都要发疯了。”

名师点评

能为你的成功而高兴，为你的失意而悲伤，那便是真正的朋友。

“我心里很乱，虽然有一肚子想说的话，但不知说什么才好。对不起了，黛安娜，我必须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在田里干活的马修，然后再上街去把好消息通知给大家。”

两个人急忙跑到仓库左边的干草地，马修正在那里捆干草，恰好，林德太太也在栅栏门边和玛瑞拉站着说话呢。

“马修，我考上了！是第一名，是并列第一中的一个！我太高兴了！”

马修乐呵呵地看着合格者的名单：“怎么样，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吧？考这个对你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呀！”

“你考得太好了，安妮！”玛瑞拉尽管高兴得很，但在爱挑剔的林德太太面前，还是有所收敛的。

本性善良的林德太太发自内心地祝贺说：“安妮确实考得很不错，做什么事都做得这样痛快、漂亮，这符合我的禀性。安妮你也是我的骄傲，大家都在为你而感到自豪。”

当天晚上，在牧师馆和阿兰夫人谈话之后，安妮悄悄地跪在了窗边。在柔和的月光下，她喃喃地从心底里感谢上帝对自己的保佑，虔诚地祈祷自己的抱负将来能逐一实现，之后便躺在白色的枕头上进入了梦乡，遨游在充满少女的希望、明亮、美丽的梦幻世界中。

名师点拨

经过努力，安妮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了考试，而且名列榜首。

本章中，作者刻意让安妮有了改变，例如话变得少了，也不爱说长句子了……以此表现出一个渐渐成熟的少女形象。

词语积累

频繁　充沛　募集　遨游



精彩瞬间

◎玛瑞拉对于眼前的这个长着灰色眼睛，身材苗条的少女，表面上并未表现出什么特殊的热情，可是在内心深处，她却十分疼爱、关心着这个孩子，她生怕自己把安妮娇惯出一身毛病来，因此，平时对安妮总是持一种严厉、批评的态度。

◎玛瑞拉虽然仍像爱着童年安妮一样，爱着眼前的这个少女，但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孤独感。

思考交流

1. 相信你也有过如安妮一样焦急等待成绩的经历，不妨用你独特的笔触将它描绘出来。

2. 在每个人的读书生涯中，都会有一个甚至几个知心的朋友，试写一篇回忆性的文章来表达你对朋友的思念。

第十六章　人生路漫漫

本章导读

人生如一个魔盒，你永远都猜不到下一秒里面会蹦出个什么玩意儿。恰恰因为如此，人生才有许多值得期盼和渴望的事情，但也有许多令人沮丧的事情。拿到大学奖学金的安妮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磨难与痛苦，她能挺过去吗？

“马修，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玛瑞拉在用僵硬的声音呼唤着马修，气氛显得异常紧张。这时，正巧安妮捧着一束雪白的水仙花从外面走了进来。后来，安妮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非常讨厌水仙花和它的香味。

马修手里拿着报纸正倚在阳台的门口，一脸土灰色，神情有些不对头。安妮见状猛地甩掉了花束，几步穿过厨房，和玛瑞拉同时奔向马修，可是两人都迟了一步，马修已经瘫倒在了门槛上。

“已经咽气了！”玛瑞拉悲叹了一声，“安妮，快去叫马丁！快！快！他就在仓库里。”

名师点评
短促的语言，正表明气氛紧张。

雇工马丁刚从邮局回来，他听安妮一说便立刻跑到了奥查德·斯洛普，向巴里夫妇通了信儿。碰巧林德太太有事也在这里，于是三个人闻讯急急忙忙地跑到了绿山墙庄园。进门一看，安妮和玛瑞拉两人正拼命想方设法抢救马修呢！

林德太太轻轻地推开两人，上前摸了摸马修的脉，又用耳朵贴在马修的心口上听了听，然后她悲伤地抬起头来，望着安妮和玛瑞拉两人焦急不安的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名师点评
林德太太这一连串的动作和神情，首先表现出她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其次在得知马修的死讯后，夺眶而出的眼泪表明她有着善良的品德与悲天悯人的情怀。

“玛瑞拉，”林德太太呜咽着说，“已经没救了。”

“夫人，不！这绝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马修他……”

安妮无论如何也说不出那句可怕的话，她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苍白得吓人。

“可怜哪！可事实就是这样。安妮，看看马修的脸，这种面孔我见过好几次呢，一看就明白了。”

后来听医生讲，他像是受到了什么突然的刺激而死去的。马修受到刺激的原因就是他手中拿着的那张报纸，上面有一条消息说亚比银行破产了。

马修去世的消息很快就在亚邦里传开了。马修的生前好友和邻居都来到了绿山墙庄园慰问，绿山墙庄园一整天都挤满了人。为了照料玛瑞拉和安妮，安排马修的后事，人们进进出出，跑前跑后。

生前忠厚、老实、腼腆的马修·卡斯伯特，在这一天里第一次成了人们注目的对象。马修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独自一人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夜幕悄悄地降临了绿山墙庄园，古老的房屋里也安静了下来。在客厅里，马修·卡斯伯特横卧在灵柩中，温和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慈祥的微笑。花白的头发垂落到了脸上，看上去他好像是在做着美梦永久地睡着了一般。灵柩的四周摆放着一簇簇鲜花。这些花还是当初马修的母亲刚结婚时栽种的呢。马修生前一见到它们就常常会回忆起美好的往事。因为马修生前从心底里喜爱着这些花，所以，安妮把它们采摘下来，郑重地平放到马修的身边。这也是安妮能为马修做的最后一件事了。玛瑞拉苍白的脸上，干涩了的双眼因为过度悲伤像燃烧一般一闪一闪的，只是眼睛里没有眼泪。

那天晚上，巴里夫妇和林德太太都留在了绿山墙庄园。黛安娜跑到东厢房一看，只见安妮正在窗前站着呢。

“安妮，今天晚上我陪你一块儿睡好吗？”黛安娜轻声地说道。

“谢谢你，黛安娜。”安妮回过头来认真地看着黛安娜，“我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希望黛安娜能理解我。我不害怕。从不幸发生的那时起，我还没独自静静地待过一会儿呢。真想一动不动地感受一下，可我却感受不着。一是我不能相信马修去世了，二是好像马修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人世似的。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被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煎熬、折磨着。”

对黛安娜来说，安妮的性情实在让人摸不透。而生来就自制心很强，平

时感情不外露的玛瑞拉，这时却一下子精神崩溃了，陷入了极度的悲哀之中。比起见不到一滴眼泪的安妮的苦闷，黛安娜觉得还是玛瑞拉这种情感能够让人理解。黛安娜无奈，扔下安妮一个人独自留在房间里，不放心地走了。

安妮估计如果剩下她独自一人时，眼泪也许就会流出来。安妮是那么尊敬和爱戴着马修。慈祥、亲切的马修昨天傍晚还和她在一起散步，如今却安详地躺在楼下昏暗的房间里，永远地睡着了。可是起初安妮的眼泪怎么也流不出来，即使跪在昏暗的窗边，遥望着山丘那边的星空祈祷也无济于事。代替泪水的却是由于深深的悲哀而带来的可怕的阵阵心痛。由于一整天的极度紧张和操劳，安妮不久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半夜时分，安妮从梦中醒来。周围漆黑一片，寂静无声，悲痛一下子又涌上了安妮的心头。马修临终前的那个晚上在门口和安妮分别时那微笑的面孔又浮现在了安妮的眼前。她仿佛又听到马修在说："咱家的姑娘呀，安妮。你是我的骄傲。"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安妮立刻悲痛欲绝地大哭起来。玛瑞拉听到了哭声，便悄悄走进来，安慰安妮说："好了，安妮，你是个好孩子，快别哭了，你就是再哭，马修也回不来了。我也一样，虽然心里明明白白的，可怎么也控制不住。马修那么亲切、慈祥，是个难得的好兄长。"

"玛瑞拉，你就让我这样哭个痛快吧。"安妮抽泣道，"哭出来我就好受多了，陪我待一会儿，您就这样搂着我，我不能让黛安娜留下来陪我，我不能让她也跟着悲伤。还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吧，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悲哀。玛瑞拉，怎样才能让他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呢？"

"安妮，我也同样需要你呀，如果你不在，如果这一段时间你不回来，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呢。也许你会认

名师点评

自己至亲的人突然离去，平时再怎么感情矜持的人也会痛哭流涕的。玛瑞拉的极度悲哀令人容易理解。反倒是安妮的看似平静，令人捉摸不透。安妮的痛苦又会亚于玛瑞拉吗？绝对不会！

为我平时总是要求很严，好像我没有像马修那样爱过安妮，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安妮，我是爱你的，就像是自己的亲骨肉一样，从你来到绿山墙庄园的那天起，我就对你感到很满意。”

两天后是出殡的日子。马修·卡斯伯特的灵柩被从家里抬了出来。灵柩和马修生前种过的田地、果树园和树木逐一进行了告别。

安妮过了好长时间才算安定下来，只是马修不在了，偶尔还会觉得孤单。看见朝阳又升到枞树的树梢，花坛里浅桃色的花蕾在含苞待放，安妮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每当黛安娜跟她说起有趣的事儿，安妮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在这个如鲜花一般的美丽世界里，爱与友情依然感动着安妮的心。人生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同安妮对着话，吸引着安妮。

名师点评

亲情的丧失是人生莫大的悲痛，但不能因悲痛而沉沦。相似于亲情，我们还有真挚的友情和热烈的爱情。这些都是令我们不断地转悲为喜的因素，我们应该去珍惜。

一天傍晚，和阿兰夫人一起来到牧师馆院子里的安妮，忽然间又有些郁郁不乐了。

“马修不在了，可我还是这样的快活，我总觉得这是对马修的背叛。今天，黛安娜和我说了件有趣的事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我就想，再也不能笑了，我觉得笑是不应该的……”

“马修活着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安妮的笑声吗？他希望你生活得幸福、快活，不是吗？”阿兰夫人恳切地规劝道，“马修现在只是到很远的另一个世界去了，他还是想听到安妮那银铃般的笑声的。不过，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任何人都会有这种经历的。”

“今天，我到墓地去了。在马修的墓前种上了一棵蔷薇。很久以前，马修的母亲从苏格兰带来的就是这种白色的蔷薇，马修最喜欢这种让可爱的花朵从刺中间开放出来的蔷薇了。天国要是也有蔷薇就好了……我如果不回去，

玛瑞拉一个人在家，到了黄昏时分，会感到孤独的。”

“安妮如果上大学去了，她会感到更加孤独的。”阿兰夫人说道。

安妮没有回答，只是说了句“再见”，便慢慢地走回了绿山墙庄园。

此时，玛瑞拉正一个人在门前的石阶上坐着。安妮见状也轻轻地坐到了她的身边。

“刚才你出去时，斯潘塞医生来了，他说眼科大夫明天要来城里，建议我去找眼科大夫看看，我明天只好去了。如果能求他给配一副眼镜我就谢天谢地了。你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吧？我已经求马丁陪我一起到城里去……你要熨衣服，还要烤蛋糕。”

“没关系，我让黛安娜过来玩儿就是了。家里的活儿您就交给我吧，您尽管放心地看病去，我决不会再烤煳或者加进什么药水了。”

“那时候你总干蠢事，我还真以为你干什么都不行呢。还记得染头发的事儿吗？”

“当然记得了，怎么能忘记呢！”安妮的脸上又浮现出了笑容，手不自然地摸了摸两根小粗辫子，“那时候，这一头红发真让我苦恼了很长时间呢，现在回忆起来就忍不住有些好笑。当时，我总觉得红头发可是个大麻烦。当初我被红头发、雀斑折磨得好苦呀，现如今雀斑真的消失了，而且不负大家的厚望，头发也最终变成了茶褐色，只有乔治・帕伊还不这么认为。玛瑞拉，我已经死了心了，乔治这个人你就是和她再好，也是白费事。”

名师点评

安妮的头发未必由红色变成了茶褐色，从乔治的说法便可以得到佐证。只是安妮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觉得外表对一个人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她便不再纠结于头发的颜色，无形中也便觉得顺眼多了。

“乔治终归还是帕伊家的人呀。你拿他们也没有办法。这些人到底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生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意义，真让人弄不懂。”

“嗯，明年我还去奎因学院，穆迪・斯帕琼斯和查理・

斯隆也去，是珍妮和鲁比告诉我的，她们俩都定下来在学校里教书了。珍妮在新普里西，鲁比好像是在西边的什么学校。”

“吉尔伯特也接到了通知了？”

“是的。”安妮的回答仅此而已。

玛瑞拉听了怔怔地呆在那里。

“吉尔伯特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已经长成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汉了，相貌、身材酷似他父亲年轻的时候。琼斯·布莱斯当年也是个很棒的小伙子，他和我曾经要好，大家都说我们是一对恋人。”

安妮立刻来了兴趣，抬起头来问道：“是真的吗？玛瑞拉，后来怎么样了？为什么您如今还是一个人呢？”

“后来我和他吵架了，琼斯来承认错误时，我没有原谅他。当时我曾打算原谅他来的，可是我很生气，想先惩罚惩罚他，可是，琼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来找过我。据说布莱斯家的人自尊心都很强，我一直觉得很内疚、后悔。后来，找了个机会我原谅了他。”

“这么说，玛瑞拉也有过一段罗曼史呀。”安妮轻轻地说道。

“是呀，没看出来吧。不过，我和琼斯以前的事儿，大家都忘记了，连我自己也忘记了，只是上个礼拜偶然遇到吉尔伯特，才触景生情，又唤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名师点评

玛瑞拉的罗曼史似乎和安妮的有几分类似，吉尔伯特的倔强不正和当初的琼斯如出一辙吗？而安妮的情形也和玛瑞拉当时的处境相仿。

第二天，玛瑞拉进城去了，直到傍晚才回到家。安妮把黛安娜送到奥查德·斯洛普后也返了回来。她刚一进门，就见玛瑞拉正一只手支着脑袋，在厨房的桌旁坐着呢。安妮感到脊梁骨里直冒凉气，玛瑞拉这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安妮还从来没有遇见过。

“玛瑞拉，累了吗？”

“是呀。”玛瑞拉费力地抬起了头，“可是我也并不

完全是累的，我是在想别的事儿呢。”

“请眼科医生给看过了？他是怎么说的？”安妮不安地问道。

“看过了，还彻底地检查了眼睛。医生说以后凡是累眼睛的事儿都不能做了，还不能伤心落泪。戴上了医生给配的眼镜，小心保护眼睛，病情就不会继续恶化下去了，头痛病也会渐渐地好起来。如果不听医生的劝阻，任凭情况恶化下去的话，6 个月以后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安妮，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安妮吓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稍过了一会儿，她才恢复了勇气，断断续续地说：

“玛瑞拉，您不能总是琢磨这件事，这可不是医生所希望的。多注意一些，视力就不会完全丧失掉。还有，如果戴上眼镜，头痛病也会好起来的，这该有多好呀。”

“没什么指望了。”玛瑞拉难受地说，“看书、做针线活儿，如果用眼睛的事情彻底做不了，那还有什么生存乐趣呢？而且医生还说不能哭，那我心情不好受时该怎么发泄呢？我眼睛的毛病，至少最近一段期间对谁也不能说，假如大家都知道了，肯定会纷纷来咱家看望我，那样我会受不了的。”

玛瑞拉一吃完晚饭，安妮就让她早些去休息了。然后，她自己也回到了楼上的东厢房，静静地坐在黑暗的窗边，一个人心情沉重地掉下了眼泪。上床休息的时候，安妮暗下决心，要鼓起勇气，正视现实，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数日之后的一个下午，玛瑞拉在院子里同一个安妮不认识的客人谈完话后，缓缓地回到了屋内。后来，安妮才了解到这位客人是来自卡摩迪的琼斯·桑德拉。看玛瑞拉的脸色，她好像同桑德拉谈了什么重要的事儿。

“他来有什么事儿吗，玛瑞拉？”

玛瑞拉在窗边慢慢坐下，两眼望着安妮，好像故意和医生的禁令对抗似的，泪水从眼睛里簌簌地流了出来。

“他是听说我要卖掉绿山墙庄园而特意从卡摩迪来的。看样子他好像要买。”

“什么？您是说要卖掉绿山墙庄园？”安妮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难道说还有别的办法吗？也许到头来我的眼睛一点儿也看不见了，更不用说料理农田果园了。这样下去农田就会荒芜，到最后成了谁都不想买的荒地。雷切尔建议我把农场卖了，再另找个地方住下来。我打算在咱家附近找处房子。咱家现在的房子虽说卖不上什么好价钱，但维持我一个人的生活也足够了。安妮，感谢你自己争取到了奖学金，这样就有救了，只有一点对不起你，那就是你放假回来住宿的地方没有了。安妮呀，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玛瑞拉说到这里又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不能卖掉绿山墙庄园。”安妮断然地说。

“安妮，我也不想卖掉它呀。可是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这里了，操心、孤独，一直这样下去，我的脑袋会弄坏的，眼睛也会失明的。”

“谁说让您一个人住了，玛瑞拉，我也留下来，不到雷德蒙德去了。”

“不去雷德蒙德了？”玛瑞拉昂起憔悴的脸，盯着安妮，“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刚才说的意思。玛瑞拉进城回来的那天夜里我就下了这个决心。您抚养了我这么多年，难道我能丢下您一个人不管吗？玛瑞拉，您听我说，巴里先生提出明年要租种咱家的农场，所以农场这里已经没有问题了。另外，我决定当教师了。亚邦里这边的学校好像已经不行了，据说理事会已经决定聘用吉尔伯特·布莱斯了。不过，我可以到卡摩迪那里的学校去任教。天气好的时候，我可以从家乘马车去学校，冬季，每个周末我也会回来的。玛瑞拉，我给您读书听，让您快乐，决不会让您感到无聊和寂寞的。您和我两个人在这里一起和睦、愉快地生活下去。”

玛瑞拉好像是在做梦一般听着安妮的话。

“安妮呀，你这么做全是为了让我得到快乐，我很清

名师点评

好不容易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到大学继续深造的安妮却要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陪伴在玛瑞拉身边，这令玛瑞拉感动，但她也疼爱安妮，不想安妮为了她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楚，可是，你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根本没有必要呀，我不同意你这样做。”

安妮听后笑了笑：“您别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谈不上什么牺牲不牺牲的。如果没有办法，只能卖掉绿山墙庄园，那是最糟糕的结局了。我不愿看到这种事发生。玛瑞拉，我的决心已定，您就不必为我担心了。”

“可是，继续深造不是你的夙愿吗？那么……”

“现在我干劲十足，只不过是目标发生了一点儿变化，今后，我立志成为一名好教师。我不愿眼看着玛瑞拉视力继续恶化下去了。我想在家里通过大学的函授讲座，也可以继续学习深造。我已经计划得满满的了。这一个礼拜，我反复在考虑着这个计划。这是我认为最周全的计划了，我想这也算是我对您的报答吧。当我从奎因学院毕业的时候，我的未来像伸展着的道路一般非常宽广、笔直，一直可以展望到前方。而现在，前进的道路出现了曲折，这个曲折过去了，前面还会有什么，尽管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在前方一定会有好机会在等着我。道路曲折，这对我来说就更具有魅力了。”

“你就这么放弃了深造的机会，是不是太可惜了。”

“玛瑞拉，您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 16 岁半了。以前林德太太就说我是非常固执的。”安妮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我们都舍不得我们最可爱的绿山墙庄园，因为只有绿山墙庄园才能让我们快乐。绿山墙庄园对我们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卖掉它？”

“安妮，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玛瑞拉终于被说服了，“不知为什么我好像又复活了似的，真的，加把劲儿，应该让你上大学的，可是对我来说这又太勉强了，算了吧。不过，咱们还是另想办法补偿吧。”

安妮决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自愿留在家乡任教的事很快就在亚邦里传开了。因为人们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安妮这样决定是做了件蠢事，唯有阿兰夫人理解安妮的决定。当然了，林德太太也不像其他人那样看待这件事。

一天晚上，安妮和玛瑞拉正坐在大门前，林德太太来了。林德太太一屁股坐到了门旁的石头长椅上，身后的花坛里生长着粉色和黄色的延龄草。

“听说安妮决定不上大学了，这可太好了。一个女孩子，受了这么高的

教育已经足够了。女孩子和男孩子一起到大学里，学习拉丁语、希腊语这些没用的东西，把脑袋塞得满满的，多没意思呀，唉！”

“可是，不论怎样我也要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去不了大学，我就在绿山墙庄园学习。”安妮笑着说道。

林德太太像打了个寒战似的把两手举了起来。

“哎哟，要是这么学习，早晚会累出毛病来的。”

“不会的。我想晚上回到家后，还会有足够的精力的。当然了，过度劳累是不行的，我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学习。冬天的夜晚很长，况且我对刺绣又没有兴趣，所以会有充足的时间学习的，您知道了吧，我要到卡摩迪的学校去教书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是在亚邦里当教师了吗？理事会好像批准了安妮的申请。”

“林德太太，理事会不是定下来聘用吉尔伯特·布莱斯了吗？”安妮吃惊地站了起来。

“对，原来是的。可是，当你申请了之后，吉尔伯特撤回了自己的申请，他说愿意把机会让给安妮，他本人可以到怀特·桑德去教书。

“显然，吉尔伯特是为了安妮才取消申请的。他已经知道了安妮要留下来和玛瑞拉在一起生活的原因了。这孩子确实很善良，能体谅关心他人，还富有牺牲精神。到怀特·桑德去教书也真够难为他的了，因为他领不到食宿费，还要积攒上大学的学费……托马斯回来后跟我说了这些事，我听了备受感动。”

“我不能让吉尔伯特为了我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现在怎么说都晚了，吉尔伯特已经和怀特·桑德的理事会签了合同，你提出辞呈也没有意义了，安妮，你肯定会留下来的。咦，巴里先生家那边直闪光，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妮笑了。

“是黛安娜在发信号让我去一趟。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发出这种信号互相联系。我先去一下，看看她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儿。对不起了。”

安妮说完，便沿着长满三叶草的斜坡，像山羊一般跳跃着跑了下去，不

一会儿就消失在“幽灵森林”的枫树丛中了。林德太太眯着眼睛，一直盯着安妮的背影。

“这姑娘，还是那么孩子气十足。”

“不过，她身上的女人味也多了。”玛瑞拉一时又恢复了以前说话时的流畅劲儿。

第二天下午，安妮又来到了亚邦里那片很小的墓地。她为马修的墓献上了鲜花，又为墓前的苏格兰玫瑰浇上了水，在宁静、安详的气氛中，安妮在墓前一直逗留到傍晚。

安妮起身离去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走到半山腰时，只见一个高个青年吹着口哨儿，正从布莱斯农场门口处迎面走来，安妮仔细一看，原来是吉尔伯特。吉尔伯特也发觉了向他走来的安妮，便有礼貌地摘下了帽子，一声不响地来到安妮身边，停下脚步，伸出了手。

“吉尔伯特，谢谢你为了我所做出的牺牲，你这样关心、体贴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安妮的脸涨得通红。

吉尔伯特高兴地一把握住了安妮的手。

“安妮，这完全谈不上什么牺牲和感谢，为了你，我甘愿做任何事情，今后我们能再次成为朋友吗？过去的事儿，你能原谅我吗？”

安妮笑着想把手抽回来，可是吉尔伯特却并没有松开的意思。

“我已经不在意以前的那件事了。我……我坦白地说吧，我一直在为我的做法感到内疚和后悔。”

吉尔伯特听了顿觉心花怒放。

“今后，就让我们好好相处吧。安妮，其实我们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好朋友的，只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抗拒着命运的安排。从现在起，让我们互相帮助，携手前进吧。你打算继续学习深造吧？我也是这么考虑的，来，让我送你回家吧。”

安妮刚一回到家，玛瑞拉便盯着安妮的脸问道：“和你一起走到门口的是谁呀，安妮？”

“吉尔伯特·布莱斯。”安妮没想到说完这句话，自己的脸竟红了，“是在巴里家的山丘那儿碰见他的。”

这天晚上，安妮久久坐在窗前，想了许多。从奎因学院回来之后，安妮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坐在窗前沉思。今晚的心情与往日相比显得特别兴奋和激动。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会使人感到充实，拥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会使人感到喜悦，胸怀大志会使人奋发上进。这些安妮都一一具备。安妮与生俱来的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理想的梦幻世界是谁也夺不走的。不论什么时候，前方的道路都不是笔直、平坦的。

“有上帝在天保佑，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是美好的。”安妮轻轻地低声说道。



名师点拨

本章充满泪水与希望。正如文章末尾所言：“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会使人感到充实，拥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会使人感到喜悦，胸怀大志会使人奋发上进。”

词语积累

鸣咽　灵枢　煎熬　荒芜　积攒



精彩瞬间

◎在这个如鲜花一般的美丽世界里，爱与友情依然感动着安妮的心。人生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同安妮对着话，吸引着安妮。

◎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会使人感到充实，拥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会使人感到喜悦，胸怀大志会使人奋发上进。这些安妮都一一具备。

思考交流

1. 安妮为了照顾玛瑞拉而放弃了得来不易的上大学的机会，旁人都认为安妮做了一个很蠢的决定，你怎样看?

2.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或多或少会遇到困难与挫折，你是如何应对生活中的磨难呢?

阅读延伸



阅读感悟

读《绿山墙的安妮》有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绿山墙的安妮》，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妮坚强乐观。虽然她从小失去了父母，之后的遭遇也很不幸，但她爱幻想，乐观面对生活。在之后的学习中，渴望获得知识，志怀高远、积极向上，勇于竞争和拼搏，最后终于考上了令人羡慕的大学。

安妮热爱生活。她对周围的世界，对大自然的一花一草，都充满了好奇心，喜欢给它们取名字，对它们诉说心事。在常人看来极为平常的事物，她总能发现它们的美；在她的想象世界里，樱花是白雪皇后，天兰葵是小精灵；玫瑰花和百合都会说话；她还把玻璃里的影子当成知心朋友……

安妮对亲人、朋友、同学、老师，都时常怀揣一颗热忱、感恩的心。在好朋友戴安娜的妹妹米尼生病时，她大显身手，及时拯救了米尼；在马修去世而玛瑞拉的眼睛又不好时，她坚决地放弃了学业，做了老师，以便照顾玛瑞拉。

安妮有许许多多的梦想，有些似乎很难达到，但安妮在自己的努力下，这些梦想一个个地成了现实。安妮的乐观、坚强、对生活的热爱、努力实现梦想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在她的影响下，我也会乐观地面对生活，微笑着迎接每一次挑战，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拼搏！

知识考题

一、选择题

1.《绿山墙的安妮》的作者露西·蒙哥马利是哪国人？（　　）

A. 英国　B. 美国　C. 加拿大　D. 法国

2. “绿山墙”是（　　）。

A. 一个人名　B. 一个城堡　C. 一堵长满青苔的墙　D. 一个农舍的名字

3. 安妮来自（　　）。

A. 孤儿院　B. 工厂　C. 富人家庭　D. 农民家庭

4. 安妮来绿山墙的原因是（　　）。

A. 住亲戚家　B. 斯潘塞夫人的失误　C. 上学　D. 寻找朋友

5. 被安妮命名的地方有（　　）。

A. “恋人的小径”　B. “紫罗兰溪谷”

C. “幽灵森林”　D. “闪光的小湖”

6. 安妮邀请戴安娜赴茶会，戴安娜喝到的是（　　）。

A. 木莓汁　B. 葡萄酒　C. 茶　D. 苹果汁

二、填空题

1. 安妮最要好的朋友是（　　）。
2. 安妮在学校里最大的仇敌是（　　）。
3. 安妮最后和吉尔伯特和好了吗？（　　）。
4.（　　）喜欢安妮。
5. 安妮最得意的是（　　）。
6. 安妮喜欢玛瑞拉吗？（　　）。
7. 马修送安妮的圣诞礼物是（　　）。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C　2.D　3.A　4.B　5.ABC　6.B

二、填空题

1. 黛安娜·巴里
2. 吉尔伯特·布莱斯
3. 和好了
4. 查理·斯隆
5. 她的想象力
6. 喜欢
7. 一件有着灯笼袖的茶色的裙子

大语文

名师导读丛书

繁星 春水
爱的教育
骆驼祥子
朝花夕拾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
童年
昆虫记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城南旧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小王子
绿山墙的安妮
伊索寓言
鲁滨孙漂流记
福尔摩斯探案选集
海底两万里
木偶奇遇记
汤姆叔叔的小屋
呼兰河传
绿野仙踪
会飞的教室
苦儿流浪记
狐狸列那的故事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金银岛
老人与海
希腊神话
红与黑
茶花女
羊脂球
百万英镑
雾都孤儿
唐·吉诃德
悲惨世界
巴黎圣母院
名人传
呐喊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 DE ANNI

责任编辑：李竹君 熊家艳
封面设计：牧云堂工作室

上架建议 课外阅读

ISBN 978-7-5621-6614-6



定价：21.80 元